

天

主

經

後三求

NIHIL OBSTAT

P. Vit. Chang SVD
Libr. Censor.

IMPRIMI POTEST

P. Th. Schu SVD.
Sup. reg.

IMPRIMATUR

Yenchowfu, die 1. Nov. 1932.

† A. Henninghaus SVD.
Vic. Apost de Yenchowfu

序

西歷一八五三年，在泰西新出版一部道理
 天主經專講吾主耶穌親自教給我們的那段「在
 天
 第三卷，第一卷講天主經前三求，目的是勸人光榮天主的聖名，使天國
 臨格，世人承行主旨。第二卷講天主經第四求，目的是勸人依靠天主
 生活。第三卷講天主經末三求，目的是幫助人得罪之赦，得兇惡的救
 星。

這部天主經自從出版，直到現今，幾十萬人都爭先恐後的購這部
 書，一句說完，凡是善人，未有不歡迎這部書的；這部書是好書，大有
 裨益與人，可想而知了。

著作這部書的最認識民衆的心理，最摸清了民衆所當知道的，好
 明瞭的，歡喜聽的道理；又最好用比喻，故事，以引起民衆的興趣，使民
 衆閱着聽着津津有味。

該書中的道理能安慰受苦者，能壓服驕傲者，能喚起醉在罪惡者，能令人棄邪歸正，敬主救靈；因此我用淺近的白話譯為華語，以便閱者聽者易於明瞭。

吾主耶穌說：『我來到世上是爲的放火，難道我不願意各處灼起火來嗎？』那麼，我譯這部天主經，當然也是爲使民衆灼起愛主之火來。最後我希望天主聖神幫助，俾閱或聽這部書的奉教者避惡務善，多愛慕事奉天主；外教者棄歸正趨光明之途！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四日

司鐸 李若翰 序

★爾免我債目錄

一	人不知白	一面
二	省察己罪	二一面
三	天主十誡	二六面
四	天主降罰在世	八〇面
五	天主降罰在地獄	九〇面
六	如何脫免地獄	一〇二面
七	耶穌受難	一〇面
八	依靠耶穌得救	一一七面
九	告明己罪	一二六面
十	赦罪之益	一三八面
十一	天堂是同頭之報	一五四面
十二	世禍是回頭之報	一六四面
十三	末篇道理	一七五面

★ 爾免我債 天主經末三求

司鐸 李若翰述意
韓朝明記錄

▲ 第一章 人不自知

有個會拉胡琴的，到晚上無事的時間，有人求他拉拉給眾人聽。他於是拿過胡琴來，先定定弦，試試音對符不對符。這一根弦音太高，那就是上的太緊一點兒；那一根弦音太低，那就是鬆的太鬆一點兒。他把緊的鬆鬆，鬆的緊緊，左調右調，調和的都成了和音，都合了格式，這就拉起來。你說眾人聽着不怪好聽嗎？

我們的靈魂，和這胡琴有相同的說法；但是那拉胡琴是爲悅樂人的聽官，我們活在世間，是爲悅樂天主的心，好救我們的靈魂。你願意悅樂天主，就該恭敬他；要恭敬天主救靈魂，那你的思言行爲，都得合天主的聖意。胡琴有四根弦，靈魂可有七情，（喜，怒，哀，樂，愛，惡，

欲，也該如胡琴似的一般合格。這樣七情當合天主聖意，以天主聖意爲標準。靈魂的七情都合天主聖意的，則是善人，不合的，則是惡人。拉胡琴的得定弦，敬主救靈的，得長看所思，所言，所行，是否合天主的聖意。弦要鬆了呢，音格不及；緊了呢，音格又過。靈魂的七情，也有同樣的比較觀。既有過，亦有不及，那就是靈魂的不善，無過無不及，纔是好的。胡琴弦不合格，是得要定定，靈魂的七情，不也該正正嗎？再說，弦拉磨的日子多了，就暫鬆起來，我們的心情，日子多了，不也好卸觔嗎？弦不調，人會調他；靈魂的七情不正，怎麼就不知道正他呢？爲整齊和平自己靈魂的七情，我要給衆位講一些當知道的道理。可是一件，心裏要清靜，才能將這些道理聽到心裏；心裏要清靜，有個好法子，就是避靜。

許有人問我：避靜是什麼意思呢？既有不知道的，請聽我把避靜的意思，說上一說：就是丟開世俗的煩擾，專務神工，找個僻靜地方，默想道理，預備善領聖事，這就是避靜的真意思。所以你要避靜

得找一個清靜地方，效法吾主耶穌。當初宗徒們傳教回來，耶穌請他們上了某山一個山峒裏。在那山峒裏，什麼煩心的事也不見，也聽不見；徒弟們沒法兒，只得想想自己靈魂的事情。山峒裏可容易想起天主來，容易默想，容易祈禱，容易省察自己的罪過。

前年我也上那麼一個地方去過。那年我不順心的事情實在是多，心裏很不平安；我一想，這可了不得，我總得找一個清靜地方，省得人找我，惹我生氣，總得把掛念世俗的念頭，一概都丟開，這樣好能盼望得個心裏的平安。事也湊巧，正那時節，有個修道院裏的院長，請諸位信友們往他那裏去避靜，我不免也就去了。

及至一進修院，看見了一座大樓，樓院闊大，沒法說有多清靜，聽不見動靜，也看不見人影。我一想：這麼大的房屋，怎麼就無人住呀！不能吧？一頭想，一頭走，光聽見自己腳步聲響。走着走着，就到了一個往後園裏去的後門間。往裏一瞧，原來人都在後園門外呢。兩傍邊有些青年人：有手裏拿書本的，有坐在板凳上的，俱都不言不語；還

有人手捧念珠往回走來着念經的。再放遠眼光，往園儘後頭一瞭，有座大涼亭，中設圓桌一張，周圍滿擺着坐凳；亭下十幾位青年人：也有念書的，也有手托腮邊默想道理的，也是不言不語。又掉轉眼光，東西縱目，兩邊遊廊之下，那些人如水中游魚一般往來穿花，更聽不見有個則聲的。按說這些青年人在一齊，能有個不亂嗎？乃竟如啞子一般。噫！原來他們這都是避靜啊！忽聽噹噹啞啞的鈴響，鈴音一發，那些人前來的前來，轉身的轉身，都一直往樓上一個大屋裏去。我估量，有一百多人；這些人俱都左右不顧，更無一個禮乎我的。及至都進到屋中，便有慈眉善目的一位神父，從我面前經過；我便向他鞠躬，神父笑喜喜的點頭，問我何來？來此何事？我回答說：來想避靜，神父即指給我院長神父的住室，叫我前去那裏報名；說罷轉身進了講道室，把門關上。我便在外邊打算要聽聽，就聽他們先念伏求聖神降臨，以後神父開講。我側耳細聽，雖聽不甚准，也少微聽見了幾句。我聽神父大聲說道：「救靈魂要緊，……千萬不要犯大罪，」又

聽見一句道：『人得了天下，……』往下便聽不真切。我看避靜不錯，爲此我趕緊報了名，隨着這些青年人，就避了三天靜。真個的三天沒說話，光念經，整天默想，也有朝拜聖體，拜苦路，念玫瑰經的工夫。守這些嚴規矩，可是不容易，到底是真好。出靜前一日，我辦了總神工，這纔覺着真正的心安神樂，靈魂潔淨無罪了！

衆位！你們許不容易離開家往一個修院裏避靜去，可是本堂神父，往你們那裏下會去的時候，住上兩三天的工夫，一天幾次講道理給你們聽，這個當兒，你們要把擾亂心的世俗事，一概丟開，誠心聽道理，辦個妥當神工，善領聖體，那也能得避靜的好處，叫天上的天主，世上的世人，都不怨恨你們，叫你也能得心裏的平安，靈魂的救援。

以上說的那個拉胡琴的，要發出好聽的聲音來，他得會聽音合格不合格；要聽不出音的參差來，如何能發出樂人聽官的好音聲來呢？他定的音若不合格，他硬說是合格，便一路的胡拉混扯起來，人聽着，准是不大好聽。這就說的人不自知。

教友們！我們不自知有罪，或有毛病，也有同樣的比例。自己既不知道有毛病，怎麼能改？既不能改，那還能救靈魂嗎？該知道要救靈魂，當緊要明白心正不正，要不正，硬說是正，那可怎麼能恭敬天主呢？所以我們認識自己，是最要緊的。胡琴的正與不正，人都容易聽出來，自己的心正與不正，大多數人却不知道，也覺不出來，這不是馬頭生角，奇怪事嗎？

我有個比喻，說給大家聽聽：在一個小小的莊村上，有這麼一個人，落了個不講理大丈夫的好名譽，他却自己信爲真有這個好名譽，時常自誇，說道：『四外莊上，再找不着相我那麼善心的丈夫。』他時常打他的妻子，打的很利害。他妻子挨打挨的像傻子一般，不敢向他白文，爲此就不願活了，想尋個自盡。這事真有，一點不假。鄰居百舍都知道了，亂說他不情理，不是人，他倒看着鄰居百舍多事，覺着還抱屈的了不得！他心裏就很難受，暗忖道：我的家務！井水不犯河水，與他有何干涉呢？

本堂神父聽說，這人的妻子要真個的尋自盡，可關係靈魂非同淺鮮。再說自己又是本堂，負着責任，因是不辭跋涉奔波之苦，想前去勸說這個大好人；神父於是就往他家去了，要打聽打聽，問問這事的虛實真僞。

及至到了他家，這個人覺着怪合心意。他尋思這可得表白我的心跡，鄰居百舍問不着，本堂神父可問着了，於是就給神父說本身的這麼一個經過，爲叫神父明白他多麼心慈面軟，真有仁人的心情。他說：『頭幾年，本地遭了荒歉，爲謀生活起見，我同我妻子只得出門逃荒，不呢，就得牢守田園餓死。我們夫婦走到一個河涯上。路相岫蜒的窄小，而且是一條眼光達不到的長途，大約着說，也有六七里，又是個大窪，四不靠鄰的地點。我心裏一動，可就起了個歹意。我想，與其兩個人難渡生活，那勝一人生計的輕巧。乘這個無人見的當兒，湊冷子，使個拐肘，推他下河。神父請想，他這一死，又無人見，後來剩我一人過活，這不受用的多了嗎？雖是我心裏發生了這個歹意，可是叫好心

眼兒壓住了，浮不上來。怎麼個事呢？我的好脾氣不許我那麼着，我也就沒那麼辦。

神父！憑這回事上看去，你可明白我這個人了吧！至於那些傍言閒語，吹在神父的耳鼓裏，說黃道白的，說我這個人不知道善丈夫的本分，可冤苦了我這個人。神父若是取信，可着他們胡弄不輕呀！你看這個大好的壞人，因為沒殺他妻子，就覺着自己滿腹的好心，滔滔不斷的在神父跟前說了這麼一大千世界。

嘻呀！這樣的大好人，天下可多了，到處都有，雖是不好的個人兒，自己哄着自己，自以為他這一輩子辦的事情，皆都妥當。難為他怎麼想來！在自己罪過毛病的中間，竟能會左遮右掩的，再找出什麼德行來。他在復活大瞻禮前後，（聖教會定的該滿四規時間）；或者神父下會的時候，為當臉塞責的，却也來辦神工，及至到了堂裏，你看他那種懶惰的情態罷：伏在跪燈上，一手托腮；或半邊架兒，靠牆依着。據這等的外觀上看去，他心裏都是想些什麼？存於心的，方形於外。心裏

必是想着說：神父叫我告罪！但是我仔細想去，真想不出什麼罪來。我又沒殺過人，我又沒偷過人。誰又何曾見我喝過醉酒呢？人有打架鬪毆的，我便急忙躲開，這可有什麼可告的罪呢？有憑空捏造，說我長短的，那是個證據呀！且我又是辦公事的人員，要不看我是個體統人物，誰又來保舉我呢？如今我該來辦神工，唔！不辦吧，又不行，辦吧，還能告沒犯過的罪麼？依我說，神父瑣碎的狠，問有這個罪麼？有那個罪麼？如同問小孩子似的，真討厭的很！看那誓反教裏有多便易，人家不用辦神工，要有幾個人願意隨着我，我准就奉誓反教去。

請聽這個大冷淡教友，他在辦神工以前，只知默想自己的德行，不知省察自己的罪過，我把他好有一比，他真相那有癆傷的個病裁縫。一個裁縫因工作過度，得了肺癆。他就是有點護短。這天大夫來看他，剛一進門，還不曾問他，他就向大夫說：不碍事！我沒有病！你別看我好出汗，那不要緊；這麼厚的被子搭到身上，有個不出汗麼？先生！你是明白人，什麼不懂得？人要白天睡足了，自然黑夜就睡不着，那

還算得失眠麼？我喘氣，却是有點驚的慌，那皆是因爲出汗過多。不錯，我兩肋裏常作痛作疼，那也有個原故。當初我年輕時，常在外邊跑買賣，少微受了點風寒，直到如今，風寒還在內裏窩着，沒全解表出來，可是到暑天，一煖和就好了。就是我這咳嗽，也不關什麼緊要。我那小女兒比我咳嗽利害得多呢，我還不害怕，總而言之，只要人能吃飯，就不防事的，一家人都吃不過我，時常家裏做的飯，不夠我一人吃的。這還不是一個好憑據，能證明我無病麼？先生！你來看！我就有這麼點兒鼻涕。除了這點點鼻涕，算是一點病症。別那有病呀！

請看這個裁縫，真算護短護到底兒了。病到這步田地，也算到了臨死急危的時候；他還一味的護短，真叫傍觀的人捏兩把汗，裁縫靈魂的事務要都妥當，那還無什麼大害，若是靈魂有該死的病症，（有大罪，）該下地獄，這人倒覺着不礙事，反妄想有升天堂的盼望，到死不悟，那便怎麼處呢？

教友！相那樣辦神工，咱們說句私話。試問：你小的時間，怎得

就有一些的罪告，到了如今，怎得倒沒罪告了呢？小時間，智識不大開，經過且少，渾身就有那麼些毛病；及至你健壯起來，智識大開，人情所俱，概無不曉，難道說，你一身淨是德行了嗎？

你許說，我不知道的事情，怎能叫我難受呢？我省察不出罪來，怎能叫我又痛悔又告明呢？

朋友！你這話是平心說的嗎？不准吧？我給你說個比喻，請你尋思尋思！你曾見過瘋人嗎？在你們莊上也許有過。外國大地方，當官長的特爲這些瘋人，立有瘋人院，如若你能到那裏一瞧，真能見一些古怪的瘋人。我曾見過這麼一個，他自稱是皇上；因此就在他破褂子上，貼上一些棋子似的金紙，當做勳章，頭上戴着高帽。看有人來，卽昂然而視的擺起架子來，就自以爲駕坐金殿似的，極有得色。家中可是很窮，孩子們都討飯吃，只因爲這假皇上，不知道孩子們的痛苦，所以也就知不道難受。這樣從一推十的想去，瘋人都是一樣。能說他們不算受苦的人嗎？却是整天說，唱，喜，笑，高高有興的，這樣說，不知

道的事，不能叫他難受，說的真對。可是只因爲有瘋病的人高興，不知道自己有病，就能說他們是享福的人嗎？准不是的。等他們明白過來，回想他瘋時的經過，不但羞臊的了不得，尤其是看見他這一家人爲他的病上撤了職，以後沒法過活，他總得愁腸百倍的難受起來！

惻隱的心，人人都有，所以時常有人見了瘋人院的人，心生憐憫，回到家，好幾天難受的轉不過架來，這個是人的善情，到底依我說，却倒不必，也不用難受，想個法子相幫可憐他們，纔是正呢。要是我們見天天一羣一羣的瘋子，他們的瘋病，可是自己招來的，能叫他們死後永遠受苦，那纔叫我們真正的難受咧。這彷彿瘋人的，倒是怎樣的人呢？原就是一種只顧肉身，不顧靈魂的人。一種圖東西，任意犯罪的人。一種自信他靈魂妥當，覺着有功無罪的人。其實他靈魂有罪無德，而不自知。這等人在天主臺前，純粹是個瘋癲的人。

我說這等人，是瘋子，並非是比喻，純是實言，瘋子不過暫時的瘋病。不自知有罪，不自知有毛病的瘋子，恐怕死後，有永遠退不了的瘋

病，及至下了地獄，那地獄的苦，叫他難受的癡迷起來。你還能說，我不知道的事，不能叫我難受！那肉身的瘋子，臨死以前，也許幾天，或幾點鐘的工夫，心裏全明白過來，至於靈魂的瘋子，到臨的時候，也要明白過來，就是忽然開了眼睛，看清了，自己馬馬虎虎的白活了這麼一輩子，沒法兒升天堂，這就大爲起難來，叫他失望，叫他看見魔鬼親自來拉他下地獄。論說，罪人臨死，也明白過來，却不是因爲天主聖神發的光，照明他回頭的路，是將來到他身上的地獄的火，發的明亮，照明他下地獄的路。嘻呀！好不可怕的很哪！爲叫你們明白得顯明，現有兩個故事，述給你們聽聽。

頭四百年在英國，亂黨起了反。他們鬧的亂子，可不在小處，竟敢把國王殺了，這亂黨裏頭，有個爲首的，名叫苟味爾。這人不能再壞，不能再奸，最詭詐，口是心非，真可稱爲外恭內險的假善人。這苟味爾漸做了大首領，大衆亂黨，都聽他的喝令。殺國王的时间，就是他主的謀。當那時節，預先商議妥當，定好計謀。到底爲冒『名正言順』的名

義，就先過了國王的堂，通同作弊，捏造是非，用強硬的手段，定了該殺的罪案。標了犯絲牌，插了王命旗。強逼在場人衆都得舉手畫押。苟味爾頭一個先畫的。他畫押的時候，喜的如同瘋迷的一般，亦且似小孩子作耍，把畫押的墨水，亂彈了同謀的人一臉。似這玩戲般的，就把國王殺了。剛殺了國王，這苟味爾便站在國王的屍首跟前，便誦言說道，真可惜！他還怪壯實呢，若不殺他，還與他活大年紀咧！

俟後苟味爾在英國爲了總統，如國王一般的掌握國權。正是一旦得勢，誰人不懼。說也稀罕，這苟味爾，正在強壯的時候，又享福，又局面，這個當兒，他忽然心裏起了很大的怕情，擺弄得他，坐不得安，臥不得寧，白晝黑夜的害怕起來，亦且在一個住室裏不能連住兩宿。於是他天天挪屋，夜夜換床。心想這可能平安睡覺，得不到有那害怕的光景了。誰知白費心機，徒勞力役，俱不見效。試問：金錢勢力，應有卽有，心無不隨，意無不樂，使奴喚婢，頤指氣使的，他這可怕什麼？什麼事能叫他那麼不平安？你們猜思猜思吧！

又頭一百六十年間，在法國有個大飽學，名萬爾泰，因他才高學廣，著作又多，朝野上下，無不推尊他的，即國王亦以朋情待他。只可惜一件，這萬爾泰不信神，時常咒罵天主，惱恨天主教，除了恭敬自己本身，他什麼神也不恭敬，真稱得起是個無神派的創辦家。這個人，一切的著作，全是要引誘民衆跟他學一樣不信神，不信天主，聲明了自己要打倒天主教。當時在法國有一些不守十誡的教民都推尊他，高看他，贊成他，擁護他，說：既是這個有名望的大飽學家，就沒有神，沒有天主，也不信，也不恭敬；相我們這無智識，無學問的愚民，就是犯天主的誡命，那還怕什麼呢？這些不守誡命的人，原先放縱自己的私欲，良心就不大得安，如今受了萬爾泰學的鼓吹，要找一找良心的平安；但是這萬爾泰嘴是這樣說，未必可能口心符合啊。

請看有這麼一位富家的老太太，她就是恭敬萬爾泰，不怕天主。這一天她得了重病，大有要命的危險。就有人勸她說：你請神父來給

你終傳，預備預備你的靈魂吧！她聽說這話，心中一動，不免自己心裏盤算，疑惑害怕起來。緣故是人到臨危的時候，看生前死後的大關頭，比那無病時期，更較親切，所以她怕以先所信的道理，要到死後一看，纔知信錯，纔知不對，那不後悔已遲了嗎？想到此間，不覺毛骨悚然，戰慄不安，就趕給萬爾泰去了一封信，問問他，人領終傳這件事，到是要緊不要緊？萬爾泰同答她說：你問得領終傳是否要緊，我給你說：惟有人到臨危的時候，須得多多留神，千萬莫要錯了念頭，錯了路徑！終傳若不要緊，領了總也無害，若是要緊，如要不領，那便怎樣呢？這話極其清亮，極其明白，到底是萬爾泰口中物，不怪稀罕嗎？你往下聽吧！還有稀罕的咧。俟後萬爾泰也得了死症，他忽然很盼望神父來給他開工，好能辦妥當神工，到底他那些無神派的朋友，也是同萬爾泰一樣的不信天主；就是他有病，怕死，怕聽審判，人家沒有病，不怕死，不怕聽審判，這是不同的異點。所以他們把他看管起來，不叫神父偎邊。緣故因為萬爾泰以先也不信天主。可是他們現在

沒有病，所以見天主，審判，他們一切不怕，於是他們看着終傳不要緊，也就阻擋着不叫神父來。

朋友！你說那麼一個文明開通的識者，一輩子恥笑善人，侮辱天主，怎麼到臨危的時節，會害起怕來？願意辦神工，如同老實忠厚人一樣呢？怎麼就不怕害羞，不怕無神派的人笑恥呢？試問這是怎麼回事呢？請你再一着想！我再給你講一講！

地球之上，有些地方，常遭地動的禍患：即如中國甘肅一帶，東洋日本一帶，時常的不免這個災害。臨動的時候，地皮突然搖動；於是房屋倒塌，人多慘死。那些苦況，真是不堪入目。但是那本地方的走獸，在地動發顯以前，能預先覺出來，或跳出來，爲是他有天然的感覺力。所以他感覺力一動，就知道地動的災害快要發作，於是先就顯出害怕不安穩的形態來。

再有蜘蛛在絲裏做工。天氣的陰晴，變像以前，他的動靜，也不一樣，似乎也有點變態；這樣看來，走獸蜘蛛胸中，許有天主賞給他們的

陰晴表罷？故此幾時有爲他們有害的事，他們幾時能預先裏知道。據我說，誰能在畜類身上，造這麼一個天然的感覺力，他在人的靈魂上，也必能按置那麼一個陰晴表。他也真那麼辦的。人到臨死以前，也常覺出來，他死之後，爲他是晴是陰；爲此許多大罪人，頭死幾年或幾天裏，忽然害起怕來，心身不安，怎麼個緣故呢？因爲他怕天主的罰，如地動一般的突然來降臨呀。那蜘蛛小蟲尙還知道，預備下大雨的事情。不錯，也有那樣昆蟲，卽如屎可郎，不知道預備下雨的害處。可是一免害，一招災，那不是顯然易見的嗎？這樣無數的大罪人，見別的大罪人死的不好，仍然還是肆無忌憚的犯罪，總也不聽良心警告的聲音。所以就有許多罪人，正喝着酒的時候死了，正犯着罪死了。噫！他們真可以稱得起是失目的傻子，雖然他死了，將來也有一位強硬的把眼給他掙開。

我們要試試，能看得出來，靈魂脫離了肉身，往那邊走的時候，走的是那一條路，我說一個行事，給大家聽聽。

在德國一個小城裏的縣誌上，記載着這麼一回事，說那一年有個病人，看着確確實實的是死了。過了兩天，正要殯葬他，忽然他又復活了，人都以為是稀罕事，不免一長一短的問他。據他說，我的肉身雖是如死的一般，人事不知，我的靈魂可開了眼，我清清楚楚的看見了我一輩子所辦的事，我一生的行事經過，連我已經忘了的那些沒有影兒的罪過，我都看見了，如同纔辦的是一樣。這人以後，又活了好幾年，很守規矩，表樣很好，在當時的人，都看得出來。他經歷過那邊的事情，別人真沒經歷過。從生到死，好比一座橋梁，橫在中間，他算是走了一多半，又回來的。他算是比別人的眼光，看將死的人，往前多射了一步。試問：他究竟看見了些什麼呢？就是見了他的靈魂，帶着一些罪惡，缺少德行；那一種窮苦的模樣，必定使他不寒就抖擻起來。到底我問，他從生死的橋上，全走了過去，看見了這死後的情形，就不那麼害怕了麼？

我們人的靈魂，住在肉身裡頭，趕死亡來，給他扒去這層肉身的皮

第一章 人不自知

第三卷

革。他這溺愛肉身如醉一般的靈魂，可要醒悟過來，睜眼一看，看見了一生的事情，及天天所犯的罪過，又有天主給他記的罪賬，共有多少，給他定的罪罰，多麼利害，他一概看得親切逼真，嗜呀！兄弟們！千萬不要到死後纔認識自己哪！

聖經上聖史瑪竇記載吾主耶穌一句話說：『我實話告訴你們，爲那些無益的閒話，將來你們也要受審判。』這話既是天主耶穌說的，他必定也要辦到。嗜呀！每句爲什麼說的，也得給天主報告哇！你想！誰也不會記得，一天的工夫，共說有多少言語。那麼，從會說話的時候起，直到舌頭不會動彈的時候止，說的話共有多少，誰能清亮的記着呢？爲報告一輩子的言語，到聽審判的時候，我們可都要想了起來。嗜呀！無益的話，天主還要罰咧；這個道理，真能叫我們及早醒悟，心裏發熱，如滾鍋的一般。

第二章 省察己罪

教友們！以上講的這些道理，你要是留心聽了，真能認識自己，真能看出來人在世界上，當小心察考自己靈魂的事情，爲認識自己，該省察自己的罪，我給你們說一個比喻，那便容易明白了。卽如總統在他總統府裏設了筵席，請諸位文武官員的客。那受請人員，在臨去赴筵以前，勢必清潔身體，端正衣帽，諸事妥帖以後，再站在穿衣鏡前，瞻前顧後的照照衣裳果然周整嗎？頭臉果然潔淨嗎？怎麼這樣的修整打扮呢？你想總統府中，待客廳裏邊燈燭輝煌，光華奪目，真是無微不至的地點；若不將自己修理的乾淨整齊，怎能配在這裏一坐呢？假使真有一位官員，進得門來，灰頭土腦的，頭髮多長，臉也沒刮，領子，袖子，多少的髒污，衆官員一看，必是笑個不止，卽總統亦必怒色滿面。那位官員見了這樣情形，定是驚疑不止，及至他對鏡一照，看見了他那討人厭的

容顏體態，勢必羞得他愧悔不及，躲藏無地，光想尋個地縫兒，一時鑽將下去纔好哇！——教友們！天主也要請我們往天堂上赴筵席去。可是有罪過的去不了哇！所以你若願意死後往天堂上赴天主的筵席去，享永遠的福樂，更該知道天堂上的那種光華，那種輝煌，卽是那最小的毛病，最密的罪過，都能照得清楚，看得出來。爲此你不要彷彿那個客似的那麼不乾淨，那麼不整齊，及至到了待客廳裏，纔知道了。你該早先裏察看自己的靈魂，乾淨不乾淨，妥當不妥當。當緊可要小心，生前是去毛病的時候，挨到死後，那可就後悔不及了。

我在一部古書上，見了這麼一個故事，此事本來決不會有的，但情理却一點不錯。天有半夜的時候，有一個孤獨的靈魂，進到林裏，愁眉不展，難受的樣子，站在一坟墓跟前，大聲喊着說：我的肉身哪！你快起來吧！我來要告你咧，咱們兩個得對面算算哇。說也奇怪，他這一喊，真個的這坟墓裂開，往兩邊一分，棺材蓋的前頭，往上一擡，從裏頭就跳出一個白色的骨頭架來，站在他的靈魂跟前，問道：誰呀？是那個把

我從土裏喚出來？誰要見我說話呀？喲！原來是你呀，你不是頭幾年離開我的那個靈魂嗎？你喊我起來，要怎麼着？你爲什麼要告我呢？靈魂說：「噫呀！你害的我好苦呀，我如今受苦，不都是怨你嗎？當初我願意跪彌撒去，你裝着有病，我願意念早課去，你偏違拗着不願意去，我願意念晚課去，你說你睏的慌，要早睡覺去，我該當哀矜窮人的錢，你偏拿去都吃喝浪費了，如今連累的我受了罪，這不都是怨你嗎？那肉身聽了這些言語，便接口說道，你既然要告我，我也要告你，當初在世的時候，你是一主，我是一奴，你出命，我聽命，你領路，我隨從，你領我走了犯罪的路，如今你受苦，怎麼倒反來怨我呢？靈魂還想分說這個理兒，無奈金鷄唱鳴，東方發曉，靈魂就不見了，肉身仍歸墳墓而去。

朋友！你如今也這樣與你的靈魂對對質吧！叫你的靈魂及你的肉身，一個當原告，一個當被告，好能彼此的找出是非罪過來。萬不可想着，自己過自己的堂，這是鬧着玩，這是替天主審判自己呢。聖保祿宗

徒說：『我們若是自己審判自己，天主就不審判我們了。』

衣裳穿的不整齊，不周正，有鏡子能照照；靈魂不整齊，不潔淨，也有鏡子能照照，就是省察自己的罪；也有省察罪的鏡子嗎？朋友！靈魂的鏡子，就是人的良心，我相幫你看看這個鏡子，到底我不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。——你也許成了家，但是你們夫妻不和睦，好生氣，常打架，鬧的灰心喪氣，不願意好好的往前過，彼此抱怨，彼此懷恨，連天主也都受你們的抱怨，孩子們也不能跟着你們學好孩子，他們整天見你們犯罪，你說那能學得好了呢？噫！你們這樣的家境，常受忿怒的火燒，真算得是個活地獄，你說你妻子真能氣死你，你妻子說，你想逼死他，這到底怨誰呢？那是你們忿怒的根子呢？這忿怒的惡種子，不是你們撒的嗎？你們自己仔仔細細的察考自己吧！

你許有病，覺着身上不舒服，所以得多花錢，少做活，這樣連累的你，你的孩子也不能上學，恐怕還得討飯吃。可是病災，人固然是免不了的，到底怨誰呢？你得病的原因，不是因為你以先的大吃大喝嗎？不

是因爲慳吝，出力太多，吃飯太不好嗎？我對你說，忿怒，迷色，就是生病的惡種子，只因你這樣的過下去，當不住後來就缺了你爲父母的本分，你說，你這可抱怨誰呢？

你如今用心省察省察，直到如今你所辦的事吧！以前以後，以往以來，以左以右，你都仔仔細細的看看吧！世界上真沒有那麼個人，你叫他作過難，受過委屈嗎？真沒那麼個人，假使你死了，比你活着，過活得更舒服，更平安的嗎？你不知道，有人犯了大罪，是你引誘的嗎？據我想，你還該很抱怨自己，說，某人是因着我的表樣，壞了心性品行，犯了大罪死了，也沒撈着得終傳。再說兒女的好歹，也都是從父母來的，俗話說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別的當父母的，也都是同你一樣的作難，到底人家的家庭，有多麼齊整，多麼妥當。嘿呀！說到這裏，你誰也別怨，就是怨你，那纔是呢。這樣你省察罪，就容易省察了。省察罪，得按着天主十誡，我往下要提醒你這些話，如同對心的火針，疼，固然是不錯的，可是能治好病呀。你當緊不要胡弄你自己的靈魂，說，怨

△ 第三章 天主十誠 ▽

第三卷

這個，怨那個，怨他自己，不怨我的，這麼推推脫脫的，又不要披羊皮，藏狼心似的，裝一個無惡心的那麼個善羔羊，真能這樣，也能認識自己，也能省察自己。

△ 第三章 天主十誠

★ 第一誠 一欽崇一天主萬有之上

古經上記載着，天主在西乃山上，頒給梅瑟十誠的時候，一開口便說的第一句，說：『我是天主，你的主子，除了我以外，沒有別的主子，所以不許你恭敬自造的木偶神像。』教友！說的主子，可就是天主自己，木偶神像，就是邪神，到底那邪神的說樣多着呢。你許尋思着，光廟裏的木椿泥塑的神像，算是邪神嗎？這第一誠說，該愛天主在萬有之上，『萬有』這兩個字，包括得意思多着咧，凡世界上，什麼面子咧，財貝咧，光榮咧，人類咧，無論什麼世俗，只要你愛他，把他提高，在天主

以上，都是如同敬邪神，一樣的犯第一誡，一樣的有大罪，所以你該省察省察！你整天腦筋裏所思想的，胸腹中所愛慕的，若果然把這些世俗裏頭的，不拘那一條，你提高起來，駕乎天主以上；那就不算愛天主在萬有之上，就算犯第一誡，免不了有大罪，我先說一個愛財貝不得善終的，你聽聽就明白了。

法國有一位盧大夫，一輩子見了無數人臨死的情形，因此他寫了一部書；其中也記載着這麼一個行事，說：有個買賣人，很發財，因為他過於會過，很怕花錢，他也就不願意成家，原是慳吝成性，捨命不捨財的一流人物。除此以外，並沒有別的毛病。處在社會上，還是很有體統，很有禮貌的人物，待人接物，又公道，又和氣，十誡四規守的都不錯。趕到衰老之年，得了重病，臨死的時候，也領了終傳聖事，也領了告解聖體等聖事，凡病人所應得的，他却全都得了。這可想他得着了善終吧！噫！這樣想，可大想錯了呀！他就是所說的捨命不捨財，到了油盡燈滅的時候，他還迷迷糊糊的如同做夢似的做買賣，大呼小叫的，

如沒有病似的，喊着算賬放賬，及至氣力短少了，也不會說正經話了，那算賬放賬的話頭，便哽塞着。就一個勁的光說，要錢要錢。管賬的，趕緊從櫃檯裏，拿出一塊銀圓來，遞到他手裏，他又說多拿多拿！他們就把櫃裏的銀圓都拿出來，撕去了紙封，放在他臉前一大堆，明煌的白錢，病人便高高有興的，伸出他那冰涼的手來，在錢堆上，亂糊拉他一輩子所愛的大寶貝。在病人自己看見這白花的顏色，聽着那錚錚的聲音，外觀上看去，他是怪喜歡的。在衆人眼裏，看着他那胳膊，黑黃相間的顏色，好比那黑質黃紋的長虫，如尋食吃似的，禹禹涼涼的亂趴。心裏想着，這怪稀奇，不多會兒，病人又嘆息着說，多要多要，管賬的又趕快去找，又找着了幾包，拿來都放在病人的眼前，病人的眼，這時節已經發直，還是不忘了瞪着眼睛瞧着錢。不多時，他又說，還要錢，還要錢，管賬的復又尋找，又找出來了，他預先藏起來的那些錢，趕快又給病人送去了，真如同親娘照顧孩兒，要什麼，給什麼，及至到斷氣的時間，病人可說不出話來了，他那嘴唇絲忽還有一點兒動

彈，他的近人便低頭俯耳的，仔細一聽，就聽他還是要錢，要錢要錢的就死了，請看這個人，是愛天主教在萬有之上呢？是愛財貝在天主教以上呢？

又有一個教友，做拉腳的事業，一輛車，兩匹騾子，接送過往的客商，他做買賣想發財的心盛，就知道一心愛他的這兩匹騾子，在這兩個畜類身上，雖是花費的很多，他倒一點也不慳吝，爲伺候他這兩個寶貝，連早課晚課，都顧不得念，他就是把他的買賣，提高在天主以上，愛世俗比愛天主愛的多，就是主日上，也是一樣的拉腳，接送客商。這一天他又攬了買賣，正是出門，走在汽車道上，迎面來了一輛汽車，這汽車走得又快，聲音又大，那兩匹騾子，一聽汽車的聲音，一眼又都驚跑起來。這個教友，捨不得他兩個寶貝，便用力一勒，那騾子力大，就把他拉倒在地，躲個不及，車輪子從頭上軋過去，紅光迸顯，死於非命，這就是他可愛的寶貝騾子，及他提高的那個世俗，使他想發財的心，要了他的命，賞給了他這麼一個大報應。

教友！請看，這算在天主以外，在天主以上，還有別的所敬的神，就是錢財。我的朋友！你許不是這樣的人，你到臨死的時候，還能如同這兩個忠厚妥當買賣人似的，求錢不求天主嗎？到底也容易在你心裏樹起一個金牛犢子來，（就是義辣爾人敬的那個邪神像，）我怕你後來也恭敬財神，因為你一心所盼望的，整天願得的，就是財貝，貪財的毛病並非是小毛病，你務必分外的留神纔好。

我曾接連着見過這麼兩個病人，只因爲他們俱得的是長遠病，我所以見了他們兩個好幾次。一個是年輕人，一個是老年人。年輕人是邪淫的毛病，老年人是貪財的毛病，到底我容易勸那年輕人回頭，不容易勸那老年人轉心，年輕人一聽我的勸言，也真心從心裏後悔，忍耐病苦做了補贖，以後就平平安安的死了；那個老年人，雖然一輩子忠厚老實，到底是很貪財，勸他真不容易轉心；他究竟怎麼死的呢？噫！死的不能再兇了！他病在牀上，常咒罵自己，臨死的時候，他彷彿見了魔鬼，光想要刀子，把自己的頭鋸鏹下來，就是這麼着死的。我們要

想想我們自己，也有這個貪財的毛病嗎？也是多愛財貝，少愛天主嗎？你當緊的可記着，貪財是大罪，與敬邪神是一樣的罪，而且比辦異端更利害。

人一入在社會場中，普通說，未曾結過婚的人，費用得少些，已經結過婚的人，費用得多些，這是過日子的常情。朋友！你許還沒結過婚，也許不那麼財迷的貪財，可是要有人給你送一布袋錢，或一斗多的那麼些銀圓來，按人情說，你准不能不要；但是你雖然留下，到底我看，這並不是你最所思想的，最所喜愛的；這樣說來，在貪財以外，有別的你所最喜歡的，是一個人，你愛他在天主以上。

誓反教的人說：天主教的人恭敬聖人，是辦異端，我到底答應他們說：『你們因着這沒良心，將要受審判』，就是將來在我們獨敬的天主台前聽審判，他總得重重的懲罰這瞎話及妄證，到底有別的一個真正異端，這個異端，連天主教的人，和誓反教的人都辦過，就是恭敬人過於愛天主，很多的人辦這個異端。說的恭敬人，不是說的恭敬死

的，說的是恭敬活的，就是有骨頭有肉，將來該死的那些活人。

設若有一個無廉恥的女人，想着回頭從良，願意當個好人，可是一件，他得斷絕不好的來往，把他所愛的人，事，物，一概都得丟開，那纔能行。若不是這樣，有同他犯罪的人，對他說，往後你若真回頭，不願隨我的意思，我要叫你丟人；再說我也不幫你錢使用了。這個當兒，這個女人愛誰呢？怕誰呢？是愛天主，怕天主，隨天主的意思呢？是愛人，怕人，隨人的意思呢？若他愛天主隨天主的意思，就算恭敬天主的人，若怕人隨人的意思，他就算恭敬人的人，就犯第一誡，如辦異端一樣的大罪。他可得把主意拿堅固啊！

再如當母親的，就怕他疼孩子的太過，疼愛孩子雖說是個好事；但是怕他愛孩子，如同愛天主一般。當不住有時候，他對於天主的愛，還不如對於孩子的愛情更大。我實言的告訴你，愛孩子是當母親的自然性，並不算什麼德行，因為人類同別種動物，在這愛兒女的愛情上，有相同的地點，如吃喝一樣是本性自然的傾向，所以也沒有

什麼功勞，我說一種動物你聽聽，雖說不甚悅耳，到底是很恰當的。卽如一個家兔，生了小兔，便把自己的毛拔下來，給他的兔鋪鋪窩，恐怕小兔受寒冷；如果有小孩子們來看他的小兔，他立時生氣的樣子跑出來，帶着想打架的光景。據說這家兔的秉性本來就好害怕，一見人，沒有不跑的，至於他瞪着眼，看着小孩子，如同城裏的巡警看着怪孩子似的，這都是他的本性使然，莫非他這還有什麼德行，有什麼功勞嗎？再一說，當父母的，要黑夜白日，心裏光有他的金娃，銀香女，把心力都使用在他們身上，天主那一面忘得無影無踪，連經也顧不得念，試問他這愛孩子的德行，還能比家兔子的德行大嗎？畜類是無心思無靈性的，除了愛他自生的小的，那還有什麼可愛的外物呢？可惜有些當母親的，看着他那寶貝的孩子，如上神一般的敬奉，真算是糊塗到底了哇。

爲父母的如果真能拿天主爲他最可愛的，爲聽天主命令的緣故愛孩子，我實言說吧，他的孩子，並吃不了虧，反倒還有好處，因爲這樣

的父母，也知道孩子有個靈魂，准能好好的教訓他們，叫他們敬畏愛慕天主。

有人說，我不這麼愛孩子，我也不看他們這麼寶貝；到底我問問你，就是如同你說的，你不這麼愛孩子，看孩子不那麼寶貝，還怕有別的一個人，你愛他過於愛天主，把他提高在天主以上呢？你想想！有那麼個人嗎？你怕他，依靠他，恐怕比怕天主，依靠天主還多，若是真有，也算犯第一誡。我再給你提個行事，從前有一位官宦，他是國王的愛臣，有一天他得了重病，眼看要死，國王親自來看望他，站在病人牀前，很慈善的面容望着他，對他說：『我的愛卿！你不拘向我求什麼恩典，你只管說吧！我沒有不允的。』病人回答說：『我可愛的國王！我求你叫我好了吧！可別叫我死呀！』國王一聽，難受的樣子答道：『我雖然一心願意叫你好了，但是你知道，這事無奈我不當家，我真辦不到，除了天主以外，誰也沒有這個能力！』病人聞聽此言，便轉過身去，臉對着裏面，嘆息着說：咳！我這個人，好糊塗，我一輩子事奉他，依靠他，

到了這時，我作了大難，他倒不能相幫我了，咳呀！誰能救我呢？惟有無上的真主，我可怎麼把他來忘了呢？請看這位官宦就是依靠國王，不依靠天主的；也算是犯了第一誡。若是接着發了痛悔還好，不然他的靈魂，難說能得救哇。

我的朋友！請問你也這樣恭敬邪神嗎？你平心實說吧！世上真沒有那麼個人，你怕他生氣，比怕天主不喜歡，怕的更利害嗎？真沒有那麼個人，你盼望他高看你，比盼望天主高看你盼望的情意真切嗎？我真怕你任意的犯罪，光要聽你丈夫的話，又真怕你，光愛你的妻子在萬有之上！如果真是這樣，你就是個大罪人，若不及早回頭，一准的得下地獄，緣故因為你真恭敬了邪神。

雖然你光想過好日子，光想要面子，到底你不願意承認你心裏有牽腸掛肚的人，有錢財，有衣裳，及一切別的事物；這就是明明的承認你心裏沒有天主的憑據。這樣還敢說，你不冷淡天主嗎？即如你的兒子，成了家以後，總不願意同你說句話，除了過年的時節，給你拜一次

節，別的時候，全不睬你，就是冬天無事的時間，他在街上，同人家閒談，看見你來了，他便躲開，不答理你，這樣你再說他疼愛你，親熱你，你那不是自哄自嗎？你必不這樣說法，必定說他冷淡你，看不起你。教友！天主是你的大父母，你就是這個孩子，因為你也這樣待承吾主耶穌，一年只一回來領聖體，別的時間，就是有工夫，也不來見見他，給他說句話，這你不是冷淡他嗎？你如今仔細尋思吧！若你看出來，有輕慢天主，冷淡天主的罪，那就是看出來了，你犯的是第一誡。

所以你說實話吧！你真愛天主在萬有之上了嗎？你喜歡的，真是天主喜歡的嗎？你惱恨的，真是天主惱恨的嗎？你思想的，真是天主的聖寵恩典嗎？你害怕的，真是犯罪得罪天主嗎？你盼望的，果然是天堂嗎？你所辦的，果然合天主的旨意嗎？你別說瞎話，你若真合了以上問的這些條件，那就是你真愛了天主在萬有之上，也守着第一誡；不然就是犯了第一誡，天主不是你心裏的主子，世俗，錢財，光榮，面子，人，是你心裏的主子。聖若望在默示錄上記載吾主耶穌一句話說：『你

既不冷不熱，就這麼冷淡淡的，所以我要把你從我嘴裏吐出來，『這句話也是對你說的。』

朋友！請看！過了春季，到了夏天；夏天一過，秋風一起，天氣又透着涼了，寒冷的冬天，又快到了。有時候秋日的時間，還許有溫暖的幾天，就有些果木樹還興開花，嚟！苦情の花呀，你來的太晚了些兒，結不了果子了，將要快被嚴勵的寒冷枯凍死了！

眞可痛呀！教友！你幼年的時期，那就是你的春日夏天，趁着這能開花結果的當兒，在愛天主的德行上，你可開開你的心門吧！不然你的秋日冬季快來了，那時你年老了，纔想起愛天主，結德行的果子來，太晚了呀！太冷了呀！

★ 第二誠 勿呼天主聖名

第二誠天主不許無是非呼號他的聖名，就是命人該尊敬他的聖名。許有人問，尊敬天主聖名，還是怎麼個大事呢？值得叫天主刻在十誠上嗎？嚟！教友！怎麼你還有這一問嗎？普通說，在社會場中，誰的

分位越高，他的名字也越尊貴，試問，誰能比至尊至大的天主的分位再高呢？輕慢一位尊貴人的名字，他若聽見，必責罰你；輕慢至尊貴天主的名字，應該如何受責罰呢？所以我明亮的告訴你說，天主定了第二誡，不但禁止無是非的呼號他的聖名，又續一句說道，誰若輕呼我名，我將不饒恕他，必要降罰他。天主是無限尊貴的，天主的名字當然也是無限尊貴的。你願意知道天主的尊貴，請看天主造的工程吧！晴明的黑夜間，萬里無雲的清清亮亮，仰看天上，就見幾千幾萬，成億成兆的小火星發光，就是星辰。據我想，那麼些星星，擁擠擠擠的，就不彼此的踢腳碰頭嗎？據你想，他們的距離，不彼此顯着怪近嗎？噫！我們這都是呆思笨想，你聽聽那些天文家怎麼說的？天文學上說，假使有一個燕子，從這個星星上飛起，黑夜白日，不落翅的飛着，飛到那個星星上去，（依我們的眼光看着，那兩星的距離，並不甚遠，最多不過一二寸的光景，）他得飛幾百年還不會到呢，還離得遠着呢。

星星不但相離甚遠，論數目也最多，論形體也最大，遠看着每個

星，似金點那麼大小，其實無拘那個星，滿跟上太陽的體積大，也跟他發光。如果這些星星，離我們住的地球，同太陽那麼近，我們准也見得着他們有太陽那麼大，那麼明。換句話說，如果太陽離地球，同星星那麼遠，我們就看着太陽有星星那麼小了。試問太陽到底有多大呢？請看這個地球，能容納五洲四海，算得是好大的一個體積，要轉一遭，得費好幾年的時間，到底將這麼個大地球，同太陽一比，真有天壤的分別，好相小小的米粒比那大石礮一般。若是天主願意，能把太陽剖開，分出一百三十萬個地球來，只因他離我們太遠，約有兩三萬萬里的路程，所以我們纔看着他那麼小。

早晨太陽一出，他所發的光線，只用八分鐘的時間，就來到了我們這裏。那些小星星，離我們比太陽離的更遠，所以他們的光線，得幾年的時間，纔能射到世界上來。有天文家合算着天上的星星，有離我們那麼遠的，他們的光線，得一百年的工夫，纔能射到世界上來。你想光的速率，八分鐘，能走兩三萬萬里的路程，噫呀！高天是怎樣的廣大呢？

天上星辰的多，誰也不能數清，若用望遠鏡一觀，就能看見，在我們眼光能達得到的以外，還有無數的星星尾隨着，如密麻也似的稠，如林葉也似的多。我們住的地球，也是萬萬星星中間的一個小小的星星，可是在世界上有歐洲，斐洲，亞洲，美洲，澳洲，並有五大洋及海。你想這地球，是多麼廣大呢？到底把他來同天一比，地球就好比沙粒一般的小了。噫呀大哉天主的全能呀！誰能測得透呢？所以先知們說過：『地球如同管底上的水滴子，』這話說的很對。天上的天河，兩邊有一千八百萬星星，如銀岸一般的明亮，但是總起來說，他們比天主可算得什麼呢？如果天主不是一位純神，我就大膽的要說，天河是天主的一根白頭髮。

諸位請想想！天主用一句話，造成了天地，又用他的全能掌管着天上下地，他的分位是怎樣的高呢？他的名字是怎樣的尊貴呢？你竟敢鬧着玩，罵着誓，說出天主的聖名來嗎？你竟敢用天主的聖名，證你的虛誓嗎？你竟敢給天主說話，如給同事人說話那麼不恭敬的樣子嗎？

據我說，除非你十分魔道，萬不能這樣吧！有一位先知聖人，他論天主說道：『當歐西亞國王死的年間，我見了主子，坐在他的寶座上，九品天神們圍繞着他；這些天神們都有六隻翅膀，兩支遮着面目，兩隻遮着腿腳，剩下兩隻飛着，都一口同音的說：『至聖者，至聖者，至聖者軍旅之主宰，你的光榮，充滿天下』那讚美的聲音，使大堂裡的柱子都搖動，他們焚的乳香，滿堂繚繞，香煙撲鼻。我一見便說道，我雖然口舌不淨的，居在不潔淨的人間，我的眼可已經見了天地的主宰。哎呀！我怎麼還能活在世上呢？』朋友！你如今可能明白，天主爲什麼定了第二誡，說誰無是非的呼我的名字，我定然不饒恕他。

所以你別說天主大量的很，他聽不見這，也不理乎這。當初有宗徒說的『天主離個個都不遠，我們是因着他生活，因着他轉動，我們就是在他以內』，天主既然那麼大，充滿天地，就離我們很近，若你無是非的，不恭敬的樣子，呼號他的聖名，或發虛誓，犯聖愿，你不是小看天主，輕慢天主嗎？說到這裡，你可好好的省察省察，恐怕你犯了第二誡

的罪，不只幾千回了，還怕你咒罵過天主，我實言告訴你，天主的聖名，比天主的聖像，還尊貴的多多。如果屋中壁間有掛的苦像，你摘下來，用如錘子一般的麵核桃，再不然你用他如木棍一般的打人，事後你平心一想，你不就覺着犯了罪嗎？到底你要冒用了天主的聖名，放心吧！天主說的『我將來不饒恕冒用我聖名的』，這話總不能白說；天主是至真實的，說得到，也必妥辦得到。你仔仔細細的想想，直到如今，你說的異端話，說的嗤笑神父的話，說的嗤笑熱心教友的話，缺的經言，在堂裏不恭敬，立的壞表樣，這些事情，不光凌辱天主的聖名，且是凌辱天主自己，你不用含糊，天主准不能不責罰你。輕慢天主聖名的人，並不認識天主，並不信從天主，這罪可是該下地獄的罪呀；你要不認識天主，天主將來也不認識你，不信從天主的人，更救不了靈魂。

★ 第三誡 守瞻禮之日

世界上常有一些老實人，為表明他們的心跡，好說他們也沒偷過人，也沒說過瞎話，到底我說，這等老實人，要是在主日上，冷淡的不

守主日，就能給他們說，你們在人跟前，落了個好名譽，沒落了當賊的壞名譽，可是在天主跟前落了個當賊的名譽，恐怕當了好幾年賊，更恐怕還不如牢獄裏的明賊呢。怎麼說呢？因為你們主日上，也做過活，也做過買賣，你們這樣掙來銀錢，並不是天主賞的，是從犯罪得來的，是魔鬼降福的。該知道犯主日得來的錢項，是不公道的財貝，天主的咒罵包含在內。凡包含天主咒罵的財貝，或是阻擋你好過，（如同外教人說的，擋住了風水）叫你沒運氣，叫你不得天主的降福，招橫災，失敗家業；或是你發了財，發了福，你的錢財，如同吾主耶穌說的拴在人脖子上的磨石，這樣要拉你下地獄。——我知道某縣裏有那麼個教友，小本經營，就是賣大糞。因為家中窮苦，沒有本錢，便把自己的房屋拆了折賣，置辦小車，荊蓁，鐵木鋤等一切用具。數年的工夫，很有點積蓄。他本是個精明人，俟後遂幹辦着當了買賣大糞的經紀，不幾年發了大財。好地要了有一頃八十畝，雖然過着這分的好日子，他還是如從前一樣主日上去做買賣，也不大念經，你想他後來的結局怎麼樣呢？死的時候

候也得了終傳嗎？沒有！這就是吃了有財貝的虧。這天正是主日，又去做買賣，忽然這個當兒，得了個急症，猝然死了。哎呀！好可憐，誰知他的靈魂往那裏去呢？教友！當緊的守主日瞻禮吧！

天主定了主日，不光叫人這一天的工夫，光清閒的歇着，一點的事情也不做；主日上也得出力，但是不專務肉身的事情，獨獨的叫你專務在恭敬天主，救自己的靈魂上出力，請看那熱心的好教友們，每逢主日上把圍裙脫了，把做活的器具都堆在一旁裏，然後穿上乾淨衣裳，有好衣裳的，也都穿上。（你許說，我那有好衣裳穿哪？嗟你年下拜節，或走親戚，那時你怎麼有好衣裳穿呢？）

熱心的教友，聽見堂裡打了一遍鐘，就趕緊往堂裡念經去，若有神父，還得聽道理，望全彌撒。朋友！你看別的好教友也都去，你若不去，還能行嗎？你想想！天堂上的聖人們，永遠不停聲的讚美感謝天主，你若盼望後來要升天堂，就及早該在世界上操演着行天堂上的規矩，又因為你既得了天主無數的恩典，故此也得讚美感謝天主，得盡這個

恭敬天主的嚴本分。不光主日上，不光在堂裡，即便在家裏，在地裡，或是自己個人，或與多數衆人，都該天天一齊讚美天主，你這樣熱心恭敬天主，一定主日守的也妥當。若是一個人，在這七天的中間，只主日這一天想起天主來，他雖守主日，包管也妥當不了。可惜有多些領過洗的教友，明知故意的犯主日，懶懶惰惰，遲延着晚進堂，就悞聽道理，缺少要緊的經言，反倒抽空去做活或串門子，也興喝酒，賭博，也興打牌玩耍，恐怕比別的時候，犯罪更多更重，這不是把天主的日子，變成了魔鬼的日子，叫魔鬼在旁邊看着，高興的歡笑嗎？設若有些人，在堂裡紡線，縫衣，劈火柴，或是在堂裡賭博，你想這有多麼輕慢聖堂？到底我直言的告訴你，犯主日的人，輕慢天主的日子，在天主跟前辦的如同這是一樣可恨的事。聖堂是天主的聖堂，主日是天主的日子；天主的聖堂，天主的日子，皆是一樣的尊貴。犯主日的人，在天主跟前，真好相一個惡物，討厭極了；所以誰要在主日上做活，簡直的相一個屎可耶落在飯碗裡，看有多討厭呢？誰在堂裡不恭敬，簡直的彷彿一個山羊

跑到堂裡，看有多失體統呢？那些可羞耻的農夫及手藝人，真如跑到堂裡去的山羊，不管不問是聖堂不是；一總犯主日的人，也不管是主日不是，每逢主日上，得做活就做活，別的時候到倒閒着玩耍，這守的真是魔鬼的誡命。

★ 第四誡 你該孝敬父母 好在世上得高壽

聖經上記載說，梅瑟聖人領了天主十誡，刻在兩塊石版上；一塊上刻着前三誡，命我們愛天主在萬有之上；一塊上刻着後七誡，命我們愛人如己。那後七誡的頭一個誡命，命我們孝敬父母，因為天主看着這個誡命，是最大最要緊的，故此擱在頭裡。難道說，梅瑟以前，人不知道孝敬父母嗎？知道，當初天主一造人，就把這個規矩寫在人心裡，人的良心，清清楚楚的給人說明這個規矩，就是那外教人，野蠻人，無知無識的人，如在黑暗之中，也還能眼看得清楚，手摸得出來；換句話說，即是外教人，雖不知道天主十誡，也准能知道愛父母。所以天下萬國各外教的區域，其中都有很多孝敬父母的人。

教友！你想想：你守第四誠守的怎麼樣呢？你該知道相反第四誠的罪，在天主的天平秤上，往下墜的極有重量，一總不愛人的罪，若是在父母身上犯的，就更加大這個罪。你的父母若早死了，你在父母身上犯的罪，可還仍然的存在，我相帮你省察你在四誠上所犯的罪，我這裡問，你那裡答，你可得說實話，當緊不要自己胡弄自己：你給父母攪氣生來沒有？你增添父母的苦受來沒有？因為不聽命，沒禮貌，有毛病，這樣你加重父母身上的十字架來沒有？諾厄喝醉了酒，他兒子岡聲明他的羞耻，不但不給他遮蓋，反倒令人笑話他，這樣你也聲明，耻笑你父母的毛病和短處來嗎？你也曾吵嚷過他們嗎？你也背地裡罵過他們嗎？你說過他們死了纔好的話嗎？

我再問問你：你也會爽快利利的交給父母養老的那些柴火糧食等用度來嗎？你伺候父母，也會想着到你老的時候，如同你願意你的孩子伺候你那樣的順心來嗎？你該知道你同老的分家以後，你若不供給他們足用的糧食，這樣叫他們作難受委屈，這是呼號天主降罰的罪，是

偷盜的罪，是大罪。你哥哥供給父母，供給的不足，你也會跟他學犯這個罪來嗎？你兄弟叫父母吃黑的，你也會那樣辦法來嗎？你說老的不會過，不用給他零錢花來嗎？他們爲散心解悶，打個小牌兒，你責備過他們，說他們賭大博來嗎？我給你說，你的孩子花錢，你倒不疼的慌，你的老的花幾個零錢，你便有一些的閒話等着他，拿父母並不如孩子重器，怎能稱得起是個人哪？

你父母已去世了，我就問你：他們臨死以前，你盡到心了沒有？誠心調治他們的病來沒有？請好先生診治來嗎？取好藥來嗎？也格外照顧他們的靈魂來嗎？請神父行終傳來嗎？及至父母死後，也曾盡到你的孝心，爲他們的靈魂念經，求全大赦，獻彌撒來沒有？恐怕你父母，直到如今，還在煉獄裡受苦呢。你也會想個法子，可憐他們，輕減他們的煉苦來沒有？你父母當初在世的時間，或者偏向你，叫你的哥哥弟弟吃了虧，或者少欠人的沒有還；或者許給人家的沒有給；或者疼兒女太過，缺了斥責教訓的本分，就因這些等等不一的過失，誰知道如

今在煉獄裡多受些苦呢？

你在父母身上，許沒犯過大罪，恐怕在那些養育教訓你的長上跟前，犯過大罪呀！你想想：你應當如同父母似的孝敬他們，你辦到了嗎？吾主耶穌說過：『誰輕輕看你們，就是輕看我，誰輕看我，就是輕看打發我來的天主。』這話不光是爲宗徒們說的，也是爲接他們位的主教神父們說的，你身上也許有得罪本堂神父的一些罪吧？你妄斷輕慢過他嗎？你挑唆過別人，不服他來嗎？你也曾拿着他的東西，或莊稼，如同無主的一樣來嗎？你好好的想想：似乎這樣的事，你有過沒有？如今省察，還不算晚，到死的時候，若仍然帶着這些罪，你將要下到一個區處，在那裡再要省察，可來不及了。——你的一總的長上，都是天主派來的。聖經上記載天主一句話說：『你得尊敬愛慕你的長上，聽他們的正命。』爲此你當緊別隨從亂黨，亂黨不但不是良民，反倒是良民的賊，有什麼憑據，證明他們不是良民呢？他們自己說的一句話，就可算是個大憑據，世界上那些當亂黨的革命的，幾時權勢到了他們手裡，他們就

該煩惡惱怒別人起反了。眞再有革他們命的，他們就又說變樣的話了，說亂黨不是好人，反革命是頂壞的份子。教友！你可記着，咒罵長上，不是小罪。聖保祿宗徒說：『輕慢長上的人，將來在大審判的日子里，必要受重罰。』

論孝敬父母，我再說一句，按人的本性，按天主十誡，有些當敬當愛的人，你若不孝敬，不愛慕他們，你算社會中極壞的一份子。請看獅子老虎，豺狼，狗熊，雖是極惡的猛獸，總不下口咬生養他們的老的，你是有靈性的人，竟敢毒口利牙的咬你的父親母親，還許不光一回，或者因爲你咬了他們一口，他們難受的早死了。古教有個法律：『誰若咒罵他的父母，衆人就該如打瘋狗一般的用石頭砸死他。』忤逆不孝的人哪！現在你許不用怕別人用石頭砸死你，到底將來有一天，天主親手把一塊石頭扔到你身上，就是咒罵棄絕你的那塊石頭。

★ 第五誡 勿殺人

有一個行竄，很兇，這個也說，那個也傳，凡是聽見傳說的，沒一個

人，不胆戰心驚的。說的是有一個買牛的客人，黑夜走差了路，錯過了宿店，就來到一個村頭上，孤孤的這麼一家門首裡來投宿。這家人不多，就他夫妻兩個，遂把這客人留下。待夜裡客人睡着了，夫妻兩個偷偷的摸了摸客人的錢袋子，知道他帶的銀錢不少。原來這客人來投宿的時候，已是望黑影的光景，看不見路行人了，所以本村裡的人，誰也不知道他家有借宿的客人。這夫妻兩個，也很明白這個情形，於是見財起意，兩口兒商量着把買牛客人殺害了。殺完以後，把死屍埋在當院裡東南牆角下，用土遮掩停妥，上邊又堆上一垛柴草。在他們以爲神不知，鬼不覺，沒事了。

誰知從那一日爲始，每天半夜的時景，就聽見有個人似的，在院子裡咳聲嘆氣，趑拉着鞋，走來走去的鬧起鬼來。他妻子一聽，心裡怪害怕，就趕緊推醒他男人，說：「你聽！有鬼。」他男人也是小胆，更兼心裡有虧心的事，一聽這話，急忙臥起來坐着，就見他嚇得一身冷汗。諸位！請想：夜裡鬧鬼，真個的他要推開門，撞進來，真能嚇死哪！

從那日起，夜夜不隔的來嚇唬他們。他兩口子真沒法兒過了，實在擔受不住了，嚇得他們心緒已亂，沒了主意。這男的遂進城，自己投案報官，說明怎樣殺了買牛客人，死屍現在院子裡某處埋着，這個當兒，他在城裡報官，他妻子在家裡，也上吊死了。有人傳說，他的臉黑，舌頭伸出來多長，難看的如魔鬼一樣。

你一聽這個行事，就許說，我可感謝天主吧！這種的兇惡事，我可沒辦過，而且我也不敢辦，因為小胆，我不能見血，有一天醫生給某鄰居扎針，我一見血流出來，嚇得我幾乎暈過去。朋友！你真小胆，不能見血，可怎麼能殺人呢？哎！不見血，也能殺人，不能說一總殺人的，都流紅血，更不能說一總殺人的，都半夜裡見鬼，雖然沒見過紅血，沒見過鬧鬼，恐怕你身上，還是有殺人的大罪埋在你心裡咧，如同那夫妻兩個把死屍偷偷的埋在地裡的一樣。不錯，被殺的人，不能動彈，也不能告狀。哎！他們還有復活的時候咧。

哎呀！多些婦道人，曾犯過墮胎的兇罪；多些傷天理的大夫，曾配

過墮胎的毒藥。這樣的庸醫，使暗刀殺人，他還自哄自的說：胎兒沒有靈魂，還沒成人，因此殺胎沒有罪。到底你想，胎兒若沒有靈魂，就能長成似人形的肉身嗎？還有一些的可恨的老的，小孩子一下生就把他殺了，也有掐死的，也有淹死的，也有壓死的，難道說，這些孩子，也都沒有靈魂嗎？這不是殺人的罪嗎？

更有一些大人被殺的。在殺害他們的兇手一方面，覺着也不怕打官司，也不用抵償，因此逼出人命來，尋短見死了。他們的死法却都不一樣，有些上了吊，有些投了河，跳了井，有些服了毒，這都是殺人不見血的呀。又有些抗大活賣力氣的，雖似牛一般的出力，到底肚中受着委屈，或是不耐飽飯，或是不耐好話，從這得病，縮短壽限死了。過家庭裡的日子，惟有當媳婦的最難，受儻吃苦的，整天忙碌，終究不得一點好氣，以致得病早亡了。總而言之，有媳婦受婆婆威逼的，也有婆婆受媳婦折磨的，這樣吃氣吃飽了，漸積成病，不覺餓了，以致飲食不能下嚥，慢慢的病重。臥床不起的竟自死了，這也都是殺人不見血的。還有

些殺人不見血的咧。有些胡塗老媽媽藥死人，他却不是特意的，譬如他會幾個小單方兒，竟敢下手給人治病。就有那得病的人家，爲儉省起見，圖省幾文錢，來求他的單方。這老媽媽也不知道他那單方對症不對，就胡裡胡塗的給了人家，可惜是個不對症的，如藥耗子一般的把人家的病人藥死了。

也有病人，本來他的病能治好，但因爲他的近人，怕請大夫，等前伺後，煎湯熬藥的受囉唆，更怕抓藥，花費銀錢，因此把病耽誤了；或是病人自己怕落抱怨，不敢花錢吃藥；或是病人聽見氣話，病勢加重，難受死了。以上說的，都是殺人不見血的，都是犯第五誡，都有大罪。

不但殺人的犯第五誡，自殺的也一樣犯第五誡，卽如喝醉酒，吸大烟，白丸，海洛英的，行邪淫長惡瘡的，都算自己殺自己，如殺別人一樣有大罪。你曾見過路旁邊有躺着被殺的人來嗎？也曾見過在教場裡被斬的死屍來嗎？不能再嚇人，不能再難看，到底上吊死的屍首，比這難看的多。俗語說『吊死鬼』，真有魔鬼的臉那麼難看，所以你見了

吊死的死屍，不但是覺着見了死亡的兇臉，還覺着是見了大罪，及魔鬼的惡面。你若見個死牲口，准不那麼害怕，若見了自殺的死屍，誰見誰害怕；緣故是因為人是萬物之靈，所以人的肉身是很尊貴的，到底自尋無常的人，他們的肉身，還沒有死牲口的肉身尊貴咧。一句包總，人不拘用什麼法子自殺，或是快法子，或是慢法子，皆是大罪。大罪的效果就是死亡，這死亡乃是永遠的死亡，永遠的地獄。

第五誡還沒講完，你掀開新經，有瑪竇寫的十五章二十一節。你念念是怎麼說的。審判的主說：『你聽見過給古人說的那話麼？你不可殺人，誰若殺了人，該審判他的罪，我却告訴你們，凡人惱恨自己的兄弟，就該審判他的罪。誰若罵兄弟為拉加，就該叫公會裡定他的罪。誰若罵自己的兄弟為那巴爾，就該受地獄的火刑。』你聽見了嗎？持刀殺人，行兇害命，有大罪，該受審判，到底心狠意毒，惱怒咒罵，也有大罪，也該受審判，所以你雖然沒見過一滴子血，沒治死過一個小雀，沒踏死過一個昆蟲，一樣也能當殺人的兇手。

天主是個神，他的眼光，能穿透肉身，看到你心裡去。他若看見你的靈魂，帶着蜘蛛喝血的臉，（就是惱恨人的臉）天主就看你如殺人的兇手一般。做官的檢驗傷痕，光看兇手使的什麼兇器，是鎗，是刀，是鏢，是棍，就完了。就是件作驗傷，也不過檢點傷有幾處，傷有多大，多寬多深，到底天主驗傷，專看人心裡窩的仇恨多大，多毒，也看你仇恨人的那把暗刀，磨的有多快，就這樣審判你。所以那些富貴家的夫人太太，宦門中的閨女小姐，以及那眉清目秀，渾身肥胖的掌櫃的，並那帶着金絲眼鏡的尊官紳董，排排場場的樣子，這些人，若心裡惱恨人，他們在全知的天主台前，還不如兩個粗魯莽撞人呢。別看他們依仗年輕，喝個醉酒，動不動就打架拼命，摸刀傷人，可是他過時就後悔了哇。

第五誡，「勿殺人」。按耶穌的解說，「勿殺人」，也能說，勿當魔鬼。教友！你的嫉妬，忿怒，若從你心裡往外發，如起沫子，滾了鍋的一樣，你就是當了魔鬼；若不往外發，只從你眼裡露出來，那就是一個啞吧魔鬼住在你的心裡。你想想吧！卽如師傅考學生的時候，他在衆學生裡頭，

另外誇讚某某學生，才學不錯，品行端正，你心裡怎麼樣呢？生氣來嗎？嫉妬來嗎？你當緊留心看明白你心裡的動靜！上一個主日念經的時候，你不願意同某人跪在一條凳子上，你一見有他，就趕快挪到別的一條凳子上去；某人的小狗，跑到你毛側裡，你生大氣，把他用磚頭砸出去，別人的狗來，你倒不問，試問這都是什麼意思呢？這個病人咧，那個病人咧，大夫以先說不行了，俟後又說，不碍事了，沒有死的危險了，你聽見，也常從心裡喜歡來嗎？你按良心說吧！

不平和的人，便得咬他的仇人一口，他心裡總覺着好受。這就是說的用惡言惡行，叫人家生氣，叫人家不舒服，這樣他雖然也不放火，也不殺人，到底他不叫人素靜，不叫人家得平安。哎呀！他真能麻煩死人，氣死人！他無緣無故的找事，特意的惹人生氣，就算是零碎截斷人家的性命，怎麼說呢？因為有許多人，寧願意死，也不願意受人家的氣，你想這不多被他逼死了嗎？

朋友！我問問你，直到如今，你凌尋難爲死多些人了？多些時候了？

你雖有這種心腸，還認准你是個好人，還硬覺着你的良心平安；說得過去嗎？更有些有年紀的，有殘疾的，受病苦的，受貧窮的，你若暴躁待承他們，那不是人家傷處裡，抹上辣椒麵子，撒上鹽粒子嗎？那不是在走路走的腳上磨了泡的人的行行李上拴上一塊大石頭嗎？『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』，你這在人家身上，苦上加苦；翻過來，攔到你身上，你能受得住嗎？

再說，你害了人家的靈魂，就不算事兒嗎？我實話對你說，最利害的死亡，却不能殺靈魂，並不能傷害靈魂，他只能把天主所用的繫靈魂和肉身的結線截斷，叫靈魂離開肉身，人却能殺人的靈魂，如同人能害人的肉身，叫他在世上一生難受，這樣也能害人的靈魂，叫他下地獄受永遠的苦。譬如你同孩子們，貞女們，及年幼人們說壞話，引誘他們犯邪淫，那就是殺了他們的靈魂，叫他們的潔淨俊美的靈魂，在天主台前，立時變成了如同火燒的一棵玫瑰花那麼難看；或者你用邪教的道理，異端的學說，引誘老實人背叛天主教，實話對你說吧！你的罪在天主

台前，比黑落德惡王殺害白冷城的嬰孩，犯的罪更大更兇惡。

現今有些爲學的人，雖然上了十幾年學堂，只因爲他光知道崇尚時髦，怠惰求學，終究弄個學不能成，業不能就。及至出了學門，無事可辦，沒奈何，便隨在惡劣黨派裡頭，創立邪說，誘惑愚民，當了魔鬼的代表，如活魔鬼一般的哄別人也隨他的無神派。哎呀！誰能說准他將來害人家多少靈魂呢？教友！你當緊可要留神，保護着你和你一家人的靈魂，總別叫那些惡道理進到你家中，傷害你一家人的靈魂哪！該知道那些邪道理，真如餓狼闖入了羊圈似的，吞食你和你孩子們的靈魂，換句話說，就是拉你們下地獄。

缺少行善的本分，見人有難，能救要是不救，也能犯第五誡的大罪，恐怕現世，天主就要降罰他。有一位神父給我述說了他親自經過的一個行事，說他認識這麼兩個年幼人，一個姓王，行三；一個姓張，行五。他二人這年冬裡夜間回家，走的是一條路，却不是一齊起的身，王三先走的，張五後走的，這王三走到半路上，走不動了，緣故是因他

做了一天的重活，又加上那個地方的人窮，冬天的時候，光喝米飯，沒有乾糧，這王三身子也乏，肚裡也餓，就沒大氣力了。他走的這條路，還得爬山，還得過嶺，隆冬天氣，又下了一場大雪，冰雪在地，路途艱難，又是黑夜裡，看不真切，兩眼一黑，便坐在路旁雪窩裡，不能走了；定定神，揉揉眼，往後仔細一看，趁着雪亮兒，便影影幌幌的看見張五，快來近了。他便大聲喊說：「張五哥！快來救我吧！我走不動了。」這張五正往前走着，忽然一聽這呼喊的聲音，是王三的聲音，他不但不可憐他，反倒害怕起來；他怕什麼呢？他怕王三是被截路的打傷了，後來經官動府的，他怕跟着見官受囉唆；想到這裡，便拐彎走開了。那王三的家，知道王三今夜回家，等了半夜，老等不着，於是他的孩子們打着燈籠迎接他來了。迎到半路裡，見他臥在雪窩裏，便去扯他，也扯不動，仔細拿燈籠一照，哎呀！幾乎快凍死了，只有一點兒氣息，趕緊把他抬到家用，算是又活了一天，就死了。

你說，張五犯了殺人的大罪嗎？王三是他殺的不是呢？

又過了一年整，張五又從這條路上回家。正走到王三凍死的那個地方，有個打圍的放鎗，說也真巧，那鎗彈正對着張五的心窩穿過去，張五便立刻摔到在地，不移時就斷氣死了。試問他這不是受天主的罰嗎？

衆位明見，誰若能救人的性命，他就是不願意救，一定犯不愛人的大罪。天主在第五誡上，既然命我們愛人如己，所以誰能保護人的靈魂，名譽，性命，財產，到底他不愛人，不行這個善功，他就犯第五誡的大罪。比方有外教的孩子，得了重病，看光景也沒好的盼望，你若能給他代洗，或趁勢也能勸外教人奉教，到底你不盡這個本分。就悞了人家救靈魂，你想你就沒有大罪嗎？再比方你能阻擋人犯罪，到底你偏不阻擋，他犯了罪，就沒你的份子嗎？你能給病人請終傳，你要推故不去，他沒撈着得善終，因此下了地獄，他的靈魂，能不永遠的惱恨你嗎？還有你的孩子們，不拘黑夜往那裡去，不拘同什麼人來往，你一概不管不問，你不缺本分嗎？再說，你聽見一個人壞某人的名譽，你偏裝聾裝

啞；有打官司的，帶你的見証，你當官在法堂上，不肯實說，不肯証明誰是誰非；更有當嬸娘的，虐待前窩的孩子，你本來能阻擋，到底你袖手旁觀；能哀矜窮人，你偏不幫救，隨便他們餓死在道旁裡；或者有時候你遇見賊偷人家，你便裝看不見，就過去了，實話對你說吧！這一總不博愛，不盡行善的本分，在天主台前都犯第五誡的大罪。世俗人，冷淡教友，雖然犯了這樣的罪，他還看着很輕，覺着不要緊。在天主跟前，可是大罪呀，這種人好比耶穌說的，那個不哀矜窮拉匝祿的富貴人，及那個遇見受傷的肋味達人，將來一日，得站在耶穌的左邊，你不用含糊！

★ 第六誡 勿行邪淫

你們曾見過瘟疫病死的人嗎？該知道，凡是得這個病的，都是死的很兇，很快；好的又少，十個中，保不住一兩個能得活命的。因為這病內生毒質，損壞血液，叫那得病的人，上嘔下瀉，瀉到極利害的當兒，真能叫病人覺着死亡好比漆黑的鬼怪，鑽入他肉身的內部裡去。

俟後這鬼般的死亡在內部裡，一隻手從下往上緊緊揉搓，便得把靈魂擠出來。一隻手從上往下結實搥推，只要擋着靈魂出來，撥弄的靈魂，在已經壞了的血肉裡頭，尙能存在幾點鐘的工夫。請想！一個神體，這不就暫居在一個死屍裡頭了嗎？——瘟疫病死的人，非常難看，年輕人面容俊美，得過三四十年以後，纔變成難看的一老臉的皺紋咧，到底瘟疫病，能一天的工夫，就把俊人嬌嫩面容變的就像用乾枯樹枝做成的鬼臉一般。瘟疫病叫死屍發紫發黑，叫他立時臭爛，所以得瘟疫死的人，他們的屍首，立時顯出黑色來，一如炭團那麼黑。

瘟疫怎麼壞人的肉身，第六誡毛病也怎麼壞人的靈魂。這個毛病若扎下根去，不但叫靈魂變的醜陋難看，將受永死的苦，而且邪淫還能在靈魂上結一些有毒的果子，叫他再生出別的毛病來。邪淫人好裝好人，裝好朋友，其實他光想謀害人，他並沒有真愛人的時候，常懷着奸心，直到盼望妻子，或丈夫早死。有浪蕩人殺妻子的，有奸婦害丈夫的，這樣的事，都不稀罕。他要有邪淫毛病，有錢也不顧家，爲犯邪

淫倒捨得浪費錢財，不願意出力做活，光好偷嘴吃，還驕傲，不服人，不念經；一句包總，這樣人成了不要良心，無廉耻的人了。

哎呀！這個瘟疫病入了人的靈魂，也把靈魂變成死的，黑的，臭的，不能嗅的。連地獄的惡靈，若他在世上沒犯過邪淫，雖然他也受地獄的苦，到底比犯邪淫下了地獄的人，受苦准得減少一些，若叫他們換換地方，他必定也不願意。朋友！你的靈魂怎麼樣呢？你是什麼樣的人呢？

沒有比邪淫的事情成大罪成得那麼快的，那麼容易的；更沒有別的罪比邪淫罪那麼醜陋，那麼可羞耻的。這樣的醜陋羞耻，叫我們在善人跟前，也說不得，也提不得，真也不能說，不敢提。你可察看你身上，有這等污穢的一塊痣嗎？也察問你的行為是怎麼樣的？你可當緊的記着，你的肉身，只因領過聖洗聖事，他比一座聖堂更是可敬的，只因爲也領過聖體聖事，他比一個銀子打的，黃金鍍的，金鋼石鑲的，聖體光還尊貴。你沒敗壞過自己的，及別人的肉身嗎？禍哉那些冒用婚配的夫婦們，他們一直到死，溺在大罪裡頭。因爲他們雖是婦夫，

到底不按婦夫的正道行事。這麼不正道的樣子做下去，並覺不着有罪。他們看着婚配，能隨便放肆，是隨便圖邪淫快樂的一個途徑。卽如婦夫二人，特意的生法子，不願多生孩子，因爲他們生的這法子，相反天主的規矩，所以是犯大罪。誰還沒有在這樣大罪上固執於惡，他可快請一位有德行的神父，在神工裡教訓教訓他。

教友！你許沒辦過邪淫事，恐怕你說過話呀。哎！街上的一個遊犬，若是他會說話，叫我說，也不過相你說的那麼難聽吧！古經上記載說，聖若伯同他的眼結了合約，總不看女人。（說的是懷着惡意。）吾主耶穌說：『你們聽見過給古人說的那個話嗎？千萬不要行邪淫，我却告訴你們，凡故意看人家的婦女，心裡起惡念的，他心裡已經同她犯了邪淫。』有的人好反來復去的思想邪淫事，如一個墨猪，臥在髒水裡打滾一樣。有的年輕人，（另外崇尚時髦的）外面華麗，衣裳乾淨，臉帶笑色，言如蜜甜。據你眼光看去，似乎怪潔淨，怪體統的一個人。哎！他心裡醜惡污穢，真叫人形容也形容不出來，滿邪淫的念頭，滿髒污的

意思，真如同一包子活蛆，鬧嚷嚷的在他心裡亂蜚的一樣。據我看，這等人，彷彿一個繡花的香荷包，外頭怪好看，裡頭裝的香麵子，全都倒出來，然後裝上一些羊屎蛋子，就整天不離鼻子的聞，說道是真香真香。『相中的是愛物，愛的不嫌醜。』這話說的不錯，請看被邪淫昏迷了的那些人，聞臭味，偏說是香氣，他們的靈魂直如死了一樣；惟獨他的覺魂還在，如同那只有覺魂的畜類一般。你們聽到這裡，當緊可要小心，壓服惡念惡意吧！

我在一部古書上，看過一個壞女人的行事，說這壞女人死後，好相帶着冒火的猪形，黑夜跑回家來了，在當院裡亂跑。我說，似乎下了地獄，燒的如同紅猪一般的人，可不少呀，真是一羣一羣的。因此厄米聖人說：『在地獄裡所有一切受苦的惡人，差不多都是因邪淫下了地獄。』

★ 第七誡 勿偷盜

偷盜是什麼？沒有不知道的。即如一個人，初次偷了人家的東西，

他心裡准覺着不平安，因為他的良心，如惡虫一般的咬他的心。到底有一樣偷盜罪，普通社會上，都拿着不當罪，就是誑騙人的罪。最好犯這個罪的，另外是買賣人，他們誑騙人的財物，有兩樣的誑騙法：一是買賣貨物的時候，給人說瞎話，胡弄人家；一是在賣的貨物裏頭，攙雜假貨，叫人家看不出來，拿着不值錢的貨物，攙在值錢的貨物裏頭，一概都當好貨物賣給人家。這樣的人，雖然不偷不摸，到底在全知的天主台前，也算是個盜賊，等着吧！天主的眼，不相人的眼那麼拙，他准看透賊心。哎！我說這等人是賊，說的並不對，更進一層說，他比賊還孱的多，這纔對了哇。因為那偷人的賊，是為饑寒所累，受窮不過，纔不顧良心，去偷人家；買賣人，皆是有資本的，他誑騙人家的財貝，並不是為饑寒所迫，光是為貪人家的財貝。這樣的偷法，叫人家沒法訴冤，沒法告狀，他也不怕官兵，不怕衙役，不怕坐監坐牢；為此我再說，他比賊犯的罪更大。賊並不說瞎話，不用假的誑騙人。凡誑騙人的，還得犯第八誡，因為非得說瞎話，用假貨，不能叫

人家上當。魔鬼並不愛財，就是好哄騙人，所以凡是坑，撇，拐，騙的，都是魔鬼的徒弟。朋友！我實話對你說，凡開店的，多算人家的錢，賣酒的，在酒裏攪上水，賣麵的，在麵裏使上假，當裁縫的，留人家的布，賣牲口的，做假口，以及強賒硬借，抗賬不還，這都是犯第七誡。

胡弄別人，倒還可以，可當緊的別胡弄自己。若是有人想着，直到如今，並沒受過天主的罰，哄騙人的一切罪惡，光想着天主裝沒看見，這樣的人，就算胡弄自己。俗話說，『小賊帶枷，大賊得意，小賊好逮，大賊不辦。』天主也是照樣的辦法，天主在世界上罰小賊，不罰大賊，這却不不是不公平，只因爲公道，纔這樣的辦法咧。小賊不過是白天的時候，在人家莊稼地裏，好偷偷摸摸的，如同小孩子偷老的的白饅吃一樣，天主就罰他們帶枷。這就是說的，天主不降福他們，叫他們不能發財，不能過好日子，常得受貧窮，常得鬧饑荒。天主這樣辦法，是要提醒他們回頭改過做補贖。至於大賊，什麼惡霸咧，土豪咧，大盜土匪咧，他們

在家覺着怪得意，天主真是看不見嗎？不是！這原是天主讓他們在世享福，隨便他們吃喝穿戴，浪蕩胡爲，就是罰他們，提醒他們，也是枉然徒勞，他們也回不了頭，真是朽壞的木頭，沒法雕刻了。要說罰他們，還沒到時候，等到他們死後，天主一准用一個公道的罰對待他們，他們總也脫不出天主的手去。

朋友！你也在這兩等賊裏頭嗎？你是那一等的賊呢？世界上有些貪官，若是圖了賄賂，到斷案的時節，無理的，他硬說有理，天主必定翻案。普世的人都說你忠厚老實，你別想天主也隨衆的說你安當。人家攙假使水的哄人，或是放賬，四分五分的取利，你當緊別想着天主爲此能寬免你。實話對你說，你若同人家一樣犯罪，你就是走了那條極寬的大路，這條路上的人很多，你若跟着他們走，就箭直的把你領到地下獄的大門裏頭去了。

★ 第八誠 勿妄証

該知道第八誠的罪，另外有兩樣：一是妄證，二是撒謊。妄證害人，

平常人拿着不當事，撒謊害人，不大明顯，有時爲人還有好處，因此人拿着這個罪，更不當事。衆位，據你們看，他們想的對不對？叫我說，你們當假見證的呀！人家若是因着你們的話吃了虧，受了害，這個不是，可都全在你們身上，他壓着你們的靈魂，如同房子壓着根基那麼結實。我說個比喻，大家聽聽，卽如你有個抗活的，因你性質太古怪，不大會用人，所以他想回家，不願意跟着你了。你見他要走，便暗地裏跑到東家，又到西家，逢人便說，遇人便講，各處裏敗壞他，說這個人，您不知道他有多壞，他辦的事，我真沒法說，真丟人；我也好幾次少了東西，我真敢發誓說，准是他偷的。東鄰西舍的，都聽信了你的話，把你這妄言傳開了，越傳越多，越傳也越利害。那個抗活的，算是壞透了名譽，誰也不敢用他，雖然東一頭，西一頭的找個門道，都是白費口舌，反正無人用他了。

他若從此失望，不當好人了，甚至爲窮所逼，當了賊，你說這是怨誰呢？他以後所犯的罪，究竟是在誰身上呢？

當見證的關係大着咧，你可不要輕看了哇！官斷案的時候，全憑你一句話。你若怕落仇，或偏向一頭，或與那頭有仇，於是當堂說瞎話，不從實證明，或含糊着說，因此那頭吃了虧，抱了屈，這個罪可都在你身上，全如你自己做官，斷了不公道的案是一樣。原告因你的妄證，官司打輸了，失了臉面，白花了一些錢，按天主的道理，你得給人家找回臉來，包人家的訴費，你也懂得這個道理嗎？從妄證的罪裏，還容易生出別的害處來，比方兩家結仇恨，打架，傷人，散媒，壞買賣，這一些事情，也都在你身上。為此妄證人的罪，將來都壓着你的靈魂，比活人身上壓一個大石碑還重一些兒。凡人撒謊，說妄話，如同把蒺藜種子，撒在地裏，不多時，越傳越多，及至傳滿了地，再想滅，也就滅不盡了。那毒牙的長虫，一輩子也傷不了那麼些人，如同人的舌頭，五分鐘的工夫，傷的那麼多。

或者有人說，說瞎話害人，定然是有罪，到底若不害人，爲人還有好處，那可就成個好瞎話了吧？咳！這話正是一句很壞的瞎話，是魔鬼

爲胡弄人思想出來的，是魔鬼教給人的。我說這話，有什麼憑據呢？因爲天主是至真實的，是不能虛言的，到底魔鬼從開天闢地以來，就是說瞎話的，是『撒謊的祖宗』。世人的靈魂，站在天主及魔鬼的中間，願意隨從誰，全在他自己隨便挑選去，隨從誰，可也就彷彿誰。你若說一句瞎話，你就是離天主遠了一步，離魔鬼近了一步，換句話說，你說實話，就多相似天主，你說瞎話，就多相似魔鬼。所以好瞎話，雖然爲別人無害，到底爲你自己可有大害。說瞎話的罪，能打傷你自己的靈魂，好比電子打傷樹上的果子一樣。果子雖然受傷，在當時却看不出來，但等到秋後，纔能顯得出來，就是那果子不能存放，就沿着壞爛了。致命的聖人們，若說一句小瞎話，就能救自己，及一家人的性命財產，到底他們還是寧死不說。若光嘴裏說，我不恭敬天主，就害不了一個人，爲他們的肉身却有了大好處，可是把自己的靈魂，苦害了哇。所以當聖人們致命的時候，外教人都說奉教的人魔道，吃了迷魂藥。請看聖人們拿着一個小瞎話，是何等的凶惡，情願捨命，也不敢說。

這就是耶穌的聖神在他們心裏住着的真憑據。你若爲一個小緣故說瞎話，也是一個結實的眞憑據，可不是證明耶穌的聖神在你心裏住着，是證明魔鬼在你心裏住着。所以誰心裏若沒有耶穌的聖神，他准不是天主的人。

★第九誡

勿願他人妻

★第十誡

勿貪他人財物

第九誡，第十誡，給我們說明天主禁止貪饕。勿貪饕是末了的誡命，雖是末了的，却不是頂小的誡命，天主嚴勵的禁止貪饕。誰若說，許貪人的妻子，房屋，地土，及人的牲扣，銀錢等物，這個人准是相反天主的聖意，一定是個活魔鬼。那些狗，整天貪想人家的東西，他原是個畜類，並不知道有十誡，人爲萬物之靈，可知道有十誡呀，反倒想着要共產共妻，辦虧心事，生法想取消天主的第九誡，第十誡。人若取消這兩條誡命，可怎能稱得起是個人呢？現今天下有那一等人，叫人共產，叫焚燒地約，地格咧，界石咧，都叫扒出來，不叫人分說，這是你的，那是我的。到底我說，要與貪人家的財物，那也就許貪人家的妻

子，諸位請想，那能行嗎？尙廉恥的人，都說貪人妻，是大不合理的事，有這一說，那真要良心的人，總得說，共產也是大不合理的事。共產共妻，都是貪饕那一棵惡樹上結的兩個惡果，只因共妻這個話，叫人聽着怪炸耳朵，爲此光說共產，却也想着廢去婚配的老規矩，願意離婚，結婚的隨便。等着吧！要是共產的性習慣了，准也想着共妻，傳這邪說的，真是魔鬼的傳教徒。他們究竟都是講些什麼道理呢？他們的頭一端道理，就是說，您的也是我的，心裏可說，我的可不是您的。他們又說，一個國裏的國民，如同是一家。人咧，財貝咧，皆是國家的，凡國家的一切所有，都是公的，個人都有份子，這樣人纔爲平等，沒有很富的，也沒有很窮的，都有吃的，有穿的。朋友！請聽！他們說的可是怪好聽，怪不錯，到底辦不到呀。卽如農人種地，所見的東西，如果都算公的，官家來給均分了，你想人與自己出力，還覺着怪艱難，他怎麼能甘心與別人白出力呢？若是官家派軍人強迫着農人出力，譬如挖河咧，修路咧，民人被逼的無可奈何，不得不下手去辦，但是這樣也

能做出好活來了嗎？這個辦法，不是待承國民的法子，是待承奴才及牲口的法子。

人心裏能犯邪淫的罪，心裏也能犯偷盜的罪。人家的妻子，人家的財貝，好比天主在世界上栽的命果樹。地堂固然是沒有的了，到底知道好歹的命果樹還有咧，魔鬼還在上邊坐着咧，專等着引誘來人吃這命果。哎呀，多些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少的，貧的，富的，貴的，賤的，都站在這棵樹底下，眼看心貪別人的妻子，伸手拿人家的東西。什麼樣的人，也是什麼樣的心，一個人若是想偷人家的財貝，想玷辱人家的妻子，雖然他沒招人家妻子一根頭髮，也沒拿人家一個銅元，他在天主眼前就是個賊，是個壞人。可惜人多拿着心裏犯的罪不當罪，該知道，我們心裏的念頭意思，彷彿是靈魂的血，靈魂的血怎樣，靈魂也怎樣，或好或歹，都從這上頭看出來。肉身的血不淨，人都知道想個法子清清他，靈魂的血不淨，怎麼就不知道想個法子清清他呢？因為你重看肉身，輕看靈魂，你若願意明白心裏犯的罪，在天主眼裏是多重多

大，你該仔細的想想，在天主跟前，數那等的罪大，就是數着背叛聖神的罪大。天主在聖經上說：『我實話告訴你們，世人一總的罪，都可得赦，到底誰若背叛聖神，就永遠不得赦，乃是永遠的罪犯。』你若查看那六條背叛聖神的罪，你就知道了，不大離都是心裏犯的罪。再說無數的善神，變成了醜陋的魔鬼，並不是因為他們殺人放火，光是因為他們心裏起了驕傲念頭。你見過燒木炭的窯嗎？四外上下全用土，把木頭圍蓋起來，誰也看不見明火，到底內裏有火，把木頭燒成炭；一樣似樣，惡念歹意，在心裏能燒壞靈魂，這樣心裏犯的罪，雖然外面看不見冒出粗魯罪的明火來，哎！這樣罪，如內火一般的灼起來，燒人的靈魂，燒的漆黑，燒成地獄的火柴。所以我們當留心，查看自己心裏，恐怕地獄的黑火，暗暗的灼在心裏，說的就是驕傲，迷色，嫉妬，忿怒的慾火。這一種的惡念惡意，也相似鑿木虫，在人心裏胡蟬亂吃，將要鑽壞人的心。我給你說，許多人沒坐過監，沒上過堂，別看在人跟前，怪有面子，到底在天主跟前，還許不如那些坐過監牢的罪人咧。

長疥人的手，及癆病人的臉，你說那一樣難看呢？有癆病的人，臉面並不醜，腮有紅花，眼睛發光，雖然如此，到底是快要死的人了。長疥的人，手却怪難看，到底不多時就好了。有癆傷的人，肺裏有毒虫，他就相一個內惡外善，嘴甜心苦的人。長疥的人，外皮有毒虫，就相外惡內善的人，這等人雖然脾氣暴躁，說話不大好聽，到底心裏並沒什麼惡意。朋友！你當該捫心自問，你心裏有毒虫咬你嗎？再問，你犯的罪，那一個是最大的呢？你若在人家身上，看見了你犯的罪，你將怎麼決斷人家呢？你再想想！你的靈魂，在全知的天主台前怎麼樣呢？真奇怪呀！別人什麼面目，容易看得出來，人家或是有麻子，或是有疤痕，你便看得一絲兒不差，你自個的臉又髒又難看，反倒不知道。你如果願意知道，你的面目怎麼樣，你離不了鏡子，如此說來，你若願意知道自己的靈魂怎麼樣，也得一個鏡子照照纔好。幸虧也有這照看靈魂的鏡子，而且不光是一個，似這樣鏡子多着咧。第一就是天主的聖經，耶穌及聖人們的言行，更有你本處善人立的好表樣，你拿着他們的行為，與

你的行為對照對照，就能照看清白你的靈魂是怎麼樣的了。第二你當初年輕的時候，比方頭一次領聖體，那時的光景，比你現今的光景，你照照是怎麼樣呢？第三若外人說你有什麼毛病，有什麼短處，這也是個鏡子。你的本堂神父，你的本校教師，你的父母姊妹們，都不說你好，這也是你的鏡子。你可挨次的照看照看，當緊別以爲他們說的都是瞎話呀。第四更有個鏡子，就是你孩子們的毛病，拿他們來一照，更知道你的光景了。

你平常拿着當罪，覺得告明的那些事，還許不勝那些你尋思着不是罪，不用告明的事情，在天主跟前更大更重咧。而且頂有害的能治死靈魂的罪，恐怕同你的靈魂長成一個，叫你並覺不着有毛病，那就是你的驕傲，私愛，嫉妬，懶惰，缺本分，詭騙，妄言，及一切別的古怪毛病。叫我說，自己有這些毛病，自己再覺不出來，這個光景，可真有危險，將來必如瞎子一般，慢慢跑到地獄坑裏去!!!

許多抗活及耍手藝的，並不想人家花錢僱他，原是買他的力氣，本

事。按理他應該出力，使出他的本事來，他不但不那麼辦，還是一樣的要好工價，我給你說，這也算偷人家的工價，也算犯第十誠的罪。再說很多當父母的，該多留心督教孩子；好過的，該多行哀矜，一總的人，該多恭敬天主，他們偏缺這樣本分，還裝不錯的，咳！真是自己胡弄自己。——從前有一位城裏的太太，是很利害的一個潑婦，也不進堂，也不念經。忽然得了重病，發昏不醒人事，他的近人，請神父來給他終傳，神父給他終傳完就走了。以後這位太太又還醒過來，聽說神父給他行了終傳，便說：『我用不着終傳，除非我待承您這些難爲我的人，太慈善一些外，我並沒有別的罪。』你想這位太太，整天難爲他手下的人，到了臨死，還不認錯咧。

朋友！你信我這一句實話吧！若是忠厚老實人煩惡你，你的本堂神父不喜歡你，你的老父親，你的賢慧媳婦，你的好孩子們，因你那個樣子，他們看着你都難受，你就可以看出來，你准不是個好的，你准有毛病。哎呀！你想至聖的天主，怎能喜歡你呢？很多人相似遊夢的病人，

△第四章 天主降罰在世 ▽

第三卷

睡着覺發囈怔，起來往外就跑，如猫似的爬上房頂。若是平房，他便在房簷邊上，若是瓦屋，他便在屋脊上，很得意的跑來跑去。凡看見的人，都替他担驚受怕，病人自己却不知道害怕。你說，有個不掉下來，摔傷身體的嗎？更有些沿薄冰的人，別人見了他這樣的大膽冒險，有多麼寒心，他自己却不知道多大危險。

我可真怕你也彷彿這等冒險的愚人，也是合着眼，自己不知道，走下地獄的路！熱心教友們，及你的近人，都替你担驚受怕，你却不知道，彷彿無事的一般，我倒要看看你終究落到個什麼地步？到那裏你纔醒悟過來？

△第四章 天主降罰在世

有一天，吾主耶穌和宗徒們坐在阿里瓦山上，觀看日路撒冷城修的多麼堅固，多麼好看。因為耶穌預先就知道這個城將來該當受極大的

禍患。於是就憐惜他，慟哭着說：『日路撒冷呀！現在還是你的日子，巴不得你看透與你的平安有關係的那些事情，到底那些事情，如今在你眼前，是隱藏的，多啫日期一到，你的仇敵，把你圍困起來，將來兩塊石頭在一磊的也不給你存留。』日路撒冷可就表的罪人。朋友！吾主耶穌也許看着你，慟哭了一些時候，到底你轉過臉去，不願意看他。咳！你醒起來吧！如今還有你得平安的日子，還有工夫回頭。切不可再往後推下去，恐怕後來，買賣咧，生活咧，叫你不能心靜；享福的日子，衰老的末年，叫你懈怠；壞朋友的表樣，更能叫你心硬，挨來挨去，恐怕不料想的時候，油盡燈滅，壽限已滿，猝然間死就來了！！

說句實在話，誰若知道世上的平常人，行事怎樣，誰也知道至聖至義的天主，惱恨罪惡怎樣。他看清了地獄的路，是寬大的一條路，見這條路上，有無數的人，都高高有興的合着雙眼，往地獄火坑奔，可是在升天堂的窄路上，見的不多。——教友！你走的是那條路呢？你該省察你自己！按着宗徒們說的話：『我們若自己審判自己，天主就不用審判』

我們：『你如今起首，與你的良心清算清算。恐怕一輩子的善惡，直到如今你還沒清算過！糊糊塗塗的就過了這麼大半世，也不願意知道所做過的事。』

很多良心不安的人，就學一個當娘的哄孩子，趕小娃娃哭叫的時候，聒得連話也聽不真切，這爲娘的，趕快哄哄他，那孩子就不則聲了；這樣良心不安的，也好哄哄自己的良心，良心一要則聲，他便立刻用甜果子的話頭，安慰他說：天主是全善的，是至仁慈的，他不肯很利害罰人。他准知道我們人的軟弱，那怕什麼呢？這樣想堵上良心的嘴，自己哄自己，看着天主是一個好脾氣的老翁；他們這一種想頭，可是大錯了咧。世上有一些事，叫人真不明白天主是怎麼安排的，請你給解說解說吧！卽如兩軍在陣前對壘的時候，大炮轟炸，飛彈如雨，有些人有脫了胳膊的，折了腿的，疼的實在難忍，只在血波裏亂滾，又加上馬踏，人蹴，車軋，真是不勝其苦。窮家子弟，被逼於無奈，就出去從軍，落到這種的可憐收果，他們到底有什麼不是呢？全善的天主怎麼裝看不見

呢？——再說多些不知道好歹的小孩子，有長白喉的，有出痘疹的，到死的時候，受很大的痛苦。至仁慈的天主，怎麼能看着這無數分不清楚左右的孩童們，受這麼大的痛苦疾病呢？

當初聖教會開關的時候，外教官員難爲聖教會，殺的奉天主教的，數一千多萬，天主看見怎麼能忍得住呢？那些爲官的，聽信惡人的妄言，以爲奉教的不是良民，就出命拿住他們，用各樣的刑罰，強迫他們背教，有的被裝在獸皮裏頭，叫野狗咬死的，有被點天燈燒死的，有用慢火烤死的，更有些被鉄鈎把皮肉鈎破，以後手足縛住，就在一條滿玻璃渣滓的路上，往回的扯拉，零受死的，更有惡人把鉄汁灌在聖人們嘴裏耳朵裏的，天主看見他們受苦，也沒救他們。——還有些莊稼老實人，在打仗的時候，受惡兵的刑罰受死的，天主爲什麼也沒阻當這些惡劣的軍人呢？

耶穌降生以前，在羅馬府有座廟，是爲恭敬女神維斯達修的，侍奉這位神的，皆是守童貞的，稱呼他們是維斯達林。爲敬這位神，在廟裏

有點的永不許滅的火，就叫維斯達林黑夜白日的看守着。如果一個維斯達林犯了邪淫，就該活埋他。到底他們那國裏活埋人的法子，與我們中國大不一樣。他們領着罪人，進入一個小地洞裏去，本人的父母近人在後邊跟着，如發喪送殯的一樣。這地洞裏，點着一盞小油燈，還有一罐子清水，別的東西，一概沒有。趕這有罪的維斯達林一進了地洞，立時用石頭堵上洞口，這個洞就是他的墳墓。多咎油盡燈滅，就滿洞裏漆黑，再無看見明亮的時候了，多咎罐子裏的水一喝完了，飢渴交加的大苦就來到了，他得受好幾天說不盡那飢渴的苦楚，纔漸漸的幽囚死在地底下，可惜！可惜呀！

衆位請想！我們將來可不是受人的審判，是受天主的審判。天主可不光審問一個大罪，一輩子的諸罪，他都審問審問。他既然叫無罪的小孩子，無知的外教人，莊稼老實人，以及那些可愛的致命聖人們，身受這樣的大苦，你想那些明知故意犯罪的人，天主將來可叫他們受什麼樣的刑罰呢？誰若信天主輕看人的罪，他的天主就如同廟裏泥塑的態

像，使顏色畫的邪神一樣。到底聖經上論真天主說：『我們的天主就如同火，無所不燒，落到他手裏，眞了不得。』誰知道天主的審判，及降罰，將來怎麼樣呢？就是從天堂上來的耶穌，他可知道，他要親自來審判萬民。耶穌臨死以前，說了兩句預言：一句是論日路撒冷受罰，一句是論世界窮盡。你年年在堂裏聽耶穌言行，也就聽見過兩句預言，聖教會安排這兩篇聖經，一在聖神降臨末主日上，一在將臨第一個主日上。耶穌降生後七十年，論日路撒冷的預言，就應驗了。

當那時候，如代亞人起了反，與羅瑪打起仗來。司祭們和長老們起先挑唆百姓，不叫跟從耶穌真救世者，如今挑唆百姓，跟從假基利斯督，名叫若翰，說他是天主打發來的，要把百姓從外教人手裏救出來，所以一定得打勝仗。羅瑪的軍隊來到，先佔了日路撒冷周外臨近府縣，所有的城市村莊，盡皆焚燒，大肆殺戮。那些逃難的百姓，四方的居民，都逃到京裏去避災。原來這日路撒冷城，極其堅固，攻打不開。那城的周圍，有三十六里那麼寬大，牆高有五丈，並不是磚土修的，原是

用大方石壘的。及至四外焚燒已盡，那難民便都逃到這裏頭來，他們揀選的頭目若翰，不但是假基利斯督，又是個賊盜，狼子野心，狠毒成性，他開首先把本城的富貴人拿住，硬說他們有賣國的心，都給殺了。說的富貴人，可就是法利塞俄人，及撒杜才義人，原先比辣多把耶穌和巴拉巴領到他們跟前，問他們要誰，他們答應說：『要巴拉巴，釘死耶穌，他的血，我們和我們的子孫承擔。』只因他們殺了耶穌，如今天主的罰，也先來到他們身上。

城裏的百姓叫若翰難爲的實在沒法受了，他們就又請了個賊頭，名叫西滿，他原是山裏避頭的強賊，如今被請出來，叫他領自己的賊兵，逐出若翰去。這若翰便先佔住了大堂，是個極堅固不易攻的地方，四面俱是陡立的山坡，好比銅牆鐵壁。那西滿佔住了衙門，也是極形勢的地點，周遭的樓房，極其堅固，一時也難以攻動。於是兩下裏佔住了地勢，便在街上按了戰傷，日夜相攻，彼此追逐。賊兵復又各處放火，焚燒倉房，倉房所存的糧食，還夥好幾年用的，皆叫他們一把火燒盡了。

這個當兒，羅馬兵臨城下了。見這城不易進去，極其難攻，就在城外挖了一週戰壕，把城困起來，城裏的人一個也跑不出來，更不能往城裏運送糧食。城裏人的艱難，這纔利害咧，內裏的賊兵，因無糧食，就搶吃奪喝；百姓因無糧食，有的小孩子從父母手裏奪乾糧吃，有的父母也從孩子嘴裏掏乾糧吃。畜類不吃的東西，那些人也吃，即如麥稭樹皮，以及鞋底，皮條，牛糞等物，無所不吃。——若有人從城裏，爬城牆，跳出去，羅馬兵一准把他逮住，釘在一個十字架上，因為他們釘死的人太多，以致於四外裏連做十字架的木料，都找不出來。不用說，因為如代亞人當初釘死了耶穌，這是天主的罰。那餓死的人，真是屍積如山。有的走着路，摔倒就死了，也有被殺的，也有病死的，真沒法埋了，便越城扔到城壕裏去。據綱鑑記載說，扔過去的死屍，有五十萬。末了羅馬兵看着城牆上沒人了，就爬過城去，開了城門，羅馬兵這就進了日路撒冷京城。

吾主耶穌當初說過，這個城連兩塊石頭在一畚的也不存留。羅馬

兵也真是這樣辦的，遍燒城裏的房屋，遇見誰殺誰。按綱鑑上的話，當時日路撒冷死的人，有一百一十萬。第一因為往城裏避難的人很多，第二因為來趕贖的人，也都沒法回家，都住在城裏，所以纔有那麼些人。那敵兵進了城，也搶也殺，直鬧了三天。元帥提督斯纔下了命令，叫饒恕那些不死的。敵兵於是把他們領到城外，都看押起來。這些人算是逃了活命，有福了罷？咳！還不如死了好呢。因敵兵惱恨他們，深入骨髓，不結給他們飯吃。因此又餓死了成萬的，其餘的都被賣給人家，當了奴才。當初如達斯將耶穌賣了三十塊錢，如今羅瑪兵把三十個如代亞人，纔賣了一塊錢。

羅瑪人臨出日路撒冷以前，把城池完全勦滅，蕩為平地，應驗了耶穌的話，連兩塊石頭在一畝的也不存留。日路撒冷算沒有了！也找不着了！

如代亞人直到如今，還是散居天下，也沒有本國，也沒有家，也沒有聖堂，也沒有祭獻。古教的人，因為當時不信耶穌，殺了耶穌，為此直到

如今，還受天主的罰。這個百姓雖然分散天下，天主還保存着他，使他做個見證，證明耶穌是真天主，真救世者，因為他預先說的事都應驗了。

朋友！誰預先說了日路撒冷將受的罰，他也預先說了大罪人將來受永火的苦。既然論日路撒冷他說的都對了，都應驗了，放心吧！論你後來的事情，他說的准也要對，准也要應驗。因為如代亞人沒信耶穌的預言，所以都逃到日路撒冷城裏，去避難，准知道敵兵攻不進去，這纔正投到兇死的羅網裏去了。到底那時候的奉教人，信了耶穌的話，他們一見耶穌說的先兆出顯了，便離開日路撒冷，逃往鄰國去了，這纔是因着信德，保全了自己的性命。從此看來，耶穌真是天主，世世代代的人，都當信服耶穌的道理，也當信服他論死後的審判及論地獄所說的話。凡信耶穌的，就能得救，凡不信耶穌的，將來被扔到地獄坑裏去。——以上我們見了，天主在世怎麼罰罪人，以下我們要看看，天主在地獄怎麼罰罪人。

△ 第五章 天主降罰在地獄

講地獄的道理，不用人多費腦力，特別再思想一些利害的刑罰，只就吾主耶穌的話上默思默思，就能知道地獄的苦是多麼利害，也滿夠害怕的。耶穌怎麼說了地獄的苦呢？請看聖經上耶穌的話就知道了。

一，耶穌親自說，假善人，壞表樣的人，不信天主的人，不寬免仇人的，驕傲邪淫妄證的，不行善的懶惰人，不救濟人困苦的，存留不義之財的，一總冷淡事奉天主的人，到窮盡的末日，那永久審判之主，將要給他們說，「可惡的人，離開我吧！」哎呀！離開天主，這句話真能驚破惡人的肝膽！總包含着地獄的萬萬苦難。換句話說，就是你離開一總的喜樂吧！善人的美好，美德，你都得離開，永無享福的指望，將來也沒有朋友，也沒有安慰，羞辱廣有，恩寵毫無，無一個疼愛你的，天上地下沒有你的地方。眞所謂天地不容，神人共憤。天主

對於惡靈，滅而不滅，靈之爲惡靈，死而不死，當初天主造成人，說，你來吧！就有了人。一有了人，萬物是他的，天主是他的父親，天堂是他的本家。若人不走天堂的正路，反跟魔鬼去，到審判的時候，天主就要給他說，你走吧！一說這話，凡人有任何美好，就完全失落了。那靈魂好比埋在地裏的死屍，經過月多，再爬出來，有多麼醜陋，有多麼難看呢？

教友！天主若給你說，你離開我吧！你想你既失了天主，你可依靠誰呢？天主既不保護你，不要你，你可就落到魔鬼手裏。要知道魔鬼是怎麼樣的惱恨難爲人法，看那服魔的人受的苦楚，當即知道。

要知道天主棄絕的苦有多麼大，說一個世俗的比喻，就可以略略的明白。卽如在蒙古地方，有那麼一家，住在山坡里四不居鄰的地點。到冬令的夜晚，北風狂吼，群狼餓嗥，鵝毛雪花，飄飄下墜，足有一尺多深。這個當兒，家中老父親，把他六歲的孩子，從溫暖的被窩裏提將出來，上下無一絲兒遮體，就開開門，往外一推，呵叱一聲說，你走吧！我不

要你了，總也不許你再回家來，說罷，將門關上了。哎呀！外邊多黑多冷，真是出掌不見，冰雪在地，這孩子是怎樣的慘苦呢？天主若將來給你說，你離開我吧！你比這孩子可害怕遠了，你所受的苦比孩子受的苦，也大有萬萬倍之多。『他們將來被投到極大的黑暗中。』打炭鑛的下炭窖，先得過幾十丈深的井桶，纔到窖底，中間一條大路，離燈籠是不能走的，如若正走的時間，忽然燈籠一滅，任何物件不能看見，這個當兒，忽聽上邊大石，砰然落下，塞斷來路，正所謂前不歸村，後不歸店，請想人處在這種境遇中，心裏是怎樣一種滋味呢！——或者晚上太陽一落，天地昏黑，各業停止，如果那麼一猜思，這日光永不能再見，世上人得受怎樣大的禍患呢？那窖子裏的芋頭，白菜疙瘩，立春漸暖，即便長出芽來，這芽常衝着朝陽的一方面，似乎想吸收日光的一般。可見微末的植物，也知道光是好的，爲人更是怎樣的要緊？沒有光，真不能生活。推說到靈魂上，若無光明，可怎生是好呢？昏夜間小孩子一醒，見屋裏漆黑，必害怕哭叫起來。病人臨危，兩眼朦朧，視物不見，

一定喊着說，開開門吧！點上燈吧！黑暗的苦，好慘得很哪！更有極慘極苦的一樁事，爲表明地獄的黑暗，就是活埋人的事情。嘗聽說有得急緊病死的，這種的病症，極有轉機，雖死了好幾日，尙能還醒過來。據人看着真是死了，只得發喪殯埋，這病人如能再還醒過來，知是被埋，哎呀！黑暗的苦好不悶殺人哪！這種慘苦，說不盡有多難受。後來有時再啟墳一看，有的翻轉身臉朝下的，有的咬下個手指頭的，有喫他胳膊上肉的，情形種種不一，難能盡述。緣故因人既醒過來，那極大失望亦隨卽同來，這樣叫他在棺材裏，抓耳撓腮，心焦火滾，不知怎麼好，這樣斃死算完。教友！下地獄，可不再死。天主棄絕惡靈魂，並不是悶在棺材裏，一煞時的黑暗，乃是地獄火坑裏，永遠的黑暗。既是同天主脫離了關係，在天主爲愛人造的美好萬物裏，也就攤不着份子。天主所造的萬物中的光明，並不算小的。只因爲惡人在世不願意看從天堂上來的光，（就是人不願信服耶穌基利斯督的道理，）死後就把他推到黑暗中去。

三，「在那裏有咬牙切齒的苦」，我曾聽說一人受咬牙切齒的苦，就是一個軍人在肚子上被人刺了一槍，深入腹中，腸子脫落出來。抬到醫院裏，醫生給他托進去，用線縫上傷口。到了夜間，那傷口復又崩開，腸子重新脫落出來。這苦痛實在難忍，真受不住了，只求同伴人治死他，便一個勁求人可憐他說：「你們殺了我吧！」及至後來疼的中了風，聲喚不出，就咯咯吱吱咬牙起來，聽着好比研磨一般的聲响。

再如殺人的兇犯，他沒想着該抵償，忽聽審判官定了他的死罪，如半天裏打了個霹靂，震得他忍不住心頭，砰砰亂跳，咬牙憤恨，這樣受了咬牙切齒的苦。朋友！你將來該受天主決斷，今世裝聾不聽天主的話，到那時候大禍臨頭，却得咬牙切齒的聽去呀。四，「他們受永不能解的渴」惡靈受渴苦，看聖經上耶穌說的那個富貴人的行事，我們就知道。耶穌說：那個富貴人下了地獄，仰面看見拉匝祿，想求他指頭尖上的一滴水渴，只因深淵間隔，沒法過去，所以撈不着。請想渴苦，是多麼利害。耶穌忍受了鞭打，茨冠的苦難，蒙頭睡面的輕慢凌辱，末後被釘

在十字架上，耶穌連一句話也沒說，也沒求人幫助，也沒求人可憐。到底臨死，因內火燒的那渴苦難忍，他求人給他水喝，說：『我渴。』惡黨遂給耶穌酸醋苦膽喝。哎呀！耶穌倒是得了一口酸醋，一口苦膽喝呀。惡靈在地獄裏受的渴苦，連一口酸醋，一口苦膽，還撈不着喝咧。惡靈呀！皆因你在世沒有可憐人的心，如今天主也就不可憐你。當初在世你本能輕減人的疾病困苦，到底你沒願意，你的心比石頭還硬，如今後悔已是晚了。五，『他們受永火燒的苦』地獄裏有火，這是吾主耶穌親口說的。他說的不但一次，明明白白的說過十幾次。所以有人說，地獄裏有火，我一世也不相信，因為靈魂既是神體，火怎能燒他呢！哎！說這話的真是糊塗，他們的腦子真和豆腐腦一般的弱，他們的頭真同葫蘆一般的空，不然萬不能說出這樣的話來。這個道理若講給這樣迂闊人聽，只得用比喻。卽如你把指頭放在火裏，那是准疼，要再把別的一個，剝了皮去再放在火裏燒一燒，准得覺着比那個更疼的利害。朋友！肉身就彷彿靈魂的一層皮，你想靈魂脫去了這層皮，天主就沒法收拾他。

嗎？若棍打，火燒一個死屍，或任憑多利害的刑法待他，他就如一個泥塊毫不覺痛。凡人覺着痛苦皆是靈魂知覺的，靈魂一離肉身，這肉身便不知道疼痛。我見過一個人，腳上長了疔瘡，醫生先給他上了麻藥，以後把這隻腳給他剝了去，那病人並不知道這隻腳沒了，次日我去看那個病人，他便說，我這隻腳，疼如火燒。請想他這隻腳已剝去，埋在地裏，病人還說是腳疼，試問，到底是肉身疼呢？是靈魂疼呢？天上地下的權柄都是天主的，他管靈魂，也管肉身，雖然肉身離開了靈魂，他能叫靈魂受火燒的苦。——天主用火燒靈魂，是因為他好說妄言瞎話，好說咒罵誑騙人的話，因為他驕傲難為別人，又因他好行邪淫，吃，喝，貪饕餮養肉身，貪圖一切邪情的快樂。

聖女德肋撒寫的書上說，有一次我默想的時候，我的靈魂如同在肉身以外，不知怎的，如下了地獄的一般，說不盡心裏火燒的苦是多麼大。世界上的人受的最大的苦，也比不上我那一回兒受的苦大，緣故因為我尋思着，該我永遠受那樣大苦。咳！永遠受那樣大苦，我覺着還沒

那個失望，那個害怕，叫我難受的很咧。因為那個害怕只想泯滅我的靈魂，好比那活埋的人一樣，一醒就得失望，這就是我覺着受永遠死苦的緣故。凡世人心裏猜思的大苦，及普世病人所受的苦，給一個地獄的惡靈所受的苦比較起來，好像畫上畫的火，同真火相比，真不算什麼。這是聖女自己說的。更有些聖人，因天主的默啟，見了地獄的苦刑，及至後來一思想那苦刑的利害，真是不熱而汗，不寒而慄，嚇的如沒命的一般。聖女德肋撒還有句更能警戒人的話，他說，以上我所說的受的那樣大苦，天主默啟給我說，如果我在世界上常冷淡天主，沒入修女院，後來一准得犯大罪，死後就真當該受那樣的苦難。哎呀！真能怕死人啊！

六，『有不死的惡虫。』這個惡虫是什麼呢？加音茹達斯等人，很明白這個惡虫的利害。哎呀！我們寧願意有長虫在肚裏，也不願意這個惡虫在心裏。人在世界上，未死以前，那個惡虫，如同睡着的一般，並不動彈，及至肉身一死，他便醒了起來。假若你帶着這個惡虫升了天堂，他就能難為你，叫你甘心情願下地獄，只要能滅去這個惡虫。

這個惡虫就是大罪人的壞良心變化的一個惡虫，也能說是大罪，或從大罪中生出來的那個帶失望的後悔。罪惡就如毒虫在人心裏亂顛亂爬，亂咬亂吃，雖是那麽着，却是不吃他。——有一個異端的傳說，一位小神得罪了大神，大神生氣，罰小神變化成人，然後用大鐵鉤把他四肢牢拴，繫在一座大山頂的大石頭上。那大神變了一隻鷹，天天飛到這小神身上，用他鉤子一般的尖嘴，及刀子一般的利爪割開他的肚腹，吃他的心，喝他的血。說也神奇，及至鷹吃完喝完走後，這人的肚腹仍長的完好如先一般，哎呀！次日鷹又來，這人又得受。這不就如同地獄的惡靈一樣受苦嗎？設若耳朵裏鑽進蚰蜒去，在裏頭亂咬，准也沒有那個惡虫咬的利害。惡靈呀！這都是因為你在世的時候，堵了你良心的嘴，聽了壞朋友的壞話，不願聽天主的實話，看異端書，邪淫書，好聽戲，入繁華場，對於聽道理，便心裡生厭，不耐煩起來，皆是有惡虫的原因。論這樁事，我本來還有一些話說，到底世俗人都不耐聽。哎呀！冷淡人爲什麼不願意聽地獄的道理呢？只因爲他心裡准知道有地獄，就

是不願意信，纔佞口硬說沒有地獄。其實他要真以為地獄如同幻書上所說害人的鬼怪事一般，是不可信的，都是假的，到底他聽地獄的道理，為什麼還害怕呢？冷淡人哪！別自己哄自己啦，事到臨頭，後悔已遲了。

七『地獄是永遠沒有頭的。』以上所說的苦，除了第一條失苦為最大，其餘的比這第七條還不算什麼利害的苦。只因為苦是永遠的，纔算得是地獄的苦咧。——你若給土匪結了冤仇，他們恨你深入骨髓，不幸一日要落到他們手裡，就用坐板凳的非刑收拾你，好慘的刑罰呀！你許不知道坐板凳是什麼刑罰，你聽我給你說說；就是用一條板凳，一頭頂着牆，叫你靠牆緊依着，坐在板凳上，將你兩手綁牢固，以後再用藤繩把你的兩條大腿（即膝之上端）細在凳子上，膝下端的小腿却散着。然後他們就用力將小腿掀起，用磚墊着你的腳根，掀一次，填上一塊磚，掀一次，填上一塊磚。填來填去，你的大腿不動，小腿遂漸高起，膝蓋彎下去，筋扯長出來，蹬的筋咯咯乒乓的響聲，腿如折了的一般，疼的你身

上出汗，眼裡冒火，急燥的你便得死了，也不願受這個疼痛。

那時節又頭疼，牙疼，心裡疼，又渴，又餓，屋裡又黑，又有些老鼠上到你身上，左一口，右一口，咬你的肉吃，再不就是蚰蜒鑽到你耳朵裡，長虫鑽到你嘴裡鼻子裡，一路的亂咬。你心裡光想打跑難為囉唆你的這些骯髒東西，到底手被牢拴着了，一絲兒動彈不得。這可後悔了，巴不得沒有給他們結下冤仇纔好，也明白他們一時半時的並不叫你死，光留着你叫你零受，更不知道受到幾時是個頭兒。若真個的，一年半載受這樣的苦，就是那頭疼牙疼心裏疼咧，饑渴寒熱咧，蚰蜒長虫的鑽咬咧，你怎得忍受呢？你心裏是什麼滋味呢？咳！這苦比着地獄的苦，真算小事一端，因為在地獄受苦，並不是一年半載，得永遠受萬苦萬難，好比一個圓圈，並無頭可尋，又好比永遠停止的鐘表，萬萬年後，還是那個時候，永不再走了，地獄的苦一樣也沒有頭。在世界凡事有已往，有現時，有未來，三個時期，一死之後，也無已往，也無未來，光有現時一個時期，永遠如同天主，如同天神，如同魔鬼，起初怎樣，今茲仍然，

總沒有改樣的時期。天堂地獄開闢怎樣，直到如今還是怎樣，總不會改變樣子，所以在那裏頭什麼都是永遠的。永遠的根既是天主，只要天主在着，天堂地獄及天神魔鬼也都在着，一樣的如同天主無終無盡，沒有末了。卽如你從黃河發源的地方，直到黃河入口的地方，在那麼長的一條線上寫字，光寫極小的小字碼，個十百千萬的挨着寫下去，及至寫到頭，得寫幾千萬兆的數目呢？這個數目寫到多少就算多少年，這可算說不盡的時期了吧，趕這說不盡的時期一過，那永遠的時期過去了多少呢？哈哈！連一點也沒過去，連半分鐘也沒過去，還是纔起頭咧。

大罪人！你想想，一總下了地獄的人，固然是無法可救了。回想當初他們也同你一樣那麼壯實，那麼無病無恙，那麼不安分，那麼不循規蹈矩，隨隨便便，任意放縱行爲。恐怕終究你也隨到他們下地獄那條路上去呀。——一總的人各自有各自的壽限，都有能回頭的時期，及至壽限一滿，時期已過，天主就不再寬免了，降罰的時期來到了，就怕你的壽限也將快滿，止不住那急病猝死，要把你的靈魂扔到永遠火坑裏去，真

是這樣，可用什麼贖回靈魂來呢？好苦人哪！巴不得當初你沒長成人纔好呀。

△第六章 如何脫免地獄

諸位教胞們！曾聽說過想家的行事嗎？俗言說歸心似箭，又說是望家生悲，這都是說的生在家，養在家，離了家沒個不思想的。從前在山地裏有個年輕人，跟人家抗活。他住的這個地點，離他家有五十餘里，路程並不算遠，到底他想家的心很切。冬天活鬆的時景，每逢主日的下午，他便到一座小山上。從這山上原能看着他家鄉的山。及至到了山頂，便坐在一塊大石版上，一個勁望着西南方面。這一方正是他的家鄉，在那裏有他的父母，兄妹，親朋，以及聖堂，皆是他時常懷思的。他的眼光只放出了五十里外，眼越望，心越想，禁不住落下淚來，直如小孩子想娘的一般。趕太陽將落，到了打水飲牲犒的時候，遂慢慢得走

下山來，一步懶一步的回到主人家去。主人見他這等情形，發作起來，把他吵嚷一頓，說道你整天跑那裏去？要是想家，出門幹什麼呢？年輕人聽說紅了臉，趕快找着筭，挑起來打水去了。意思是使得離主人遠些，省得聽他這一些的閒話。

哎呀！諸多的罪人彷彿這個少年人，一聽了地獄的道理，心裏便覺着怪難受，說，巴不得我沒犯過罪纔好。他們雖說沒離過家，也可以說是想家。他們想的原是過去的一個時候。當初自己原是無罪的小孩子，心裏整天無限的高興，無限的歡喜，緣故靈魂是潔淨的，天主及世人沒有不喜愛他的。如今身上一些的罪過，想到這裏，有個不難受的嗎？

休說是一個平常罪人，卽那牢獄裏的硬心囚徒，回想他年小的時候，也沒個心裏不難過的。可愛的教友！你在天主跟前恐怕被押在罪惡裏已經多時了，如同那囚犯被押在獄裏一般。囚犯但等着過堂定罪，審判你的日子可也要快來到呀！實話說吧！凡人若想起萬民四末來，不能不回想他那無罪的時候，嘆息着說，巴不得我再能當小孩子，那樣的平

安無罪，護守天神保守着我，天主喜悅的眼看顧着我。罪人哪！你自己知道，你如今同先大不一樣了，這可慟哭失落的德行，失落的寵愛吧！這算任什麼都沒有了！你的心是黑的，靈魂是髒的，你犯的大罪，好比一塊大鉛餅子，拴在你的腳脖子上，只往下墜着，要拉你下地獄。罪人哪！你的心若是發硬，執拗着不願意回頭，你可知道你生活的資本快費盡了，天主的降罰快來了。你就要說，巴不得我沒生到世上纔好，那可來不及了。可是也有罪人彷彿那個想家的少年人，願意回頭。嘆息着說，哎呀！我沒一點盼望了嗎？只要還活在世上，就算沒法救了嗎？我發痛悔還不中嗎？我就安慰他們說，當緊別失望，有滅罪的法子，有回家鄉的路徑。可是一件，光發痛悔，可不是跑出地獄的路徑。諸位請想，殺人的兇手，放火的強盜，因他們說一句，『我們後悔了。』判官遂當堂開釋，那能是個理嗎？聖經上說，茹達斯後悔了，後悔的還很利害，咳！終究一樣下了地獄。地獄的惡靈，因為後悔難受的自己咬自己，反正沒法得救，惡虫也死不了。請看世俗場中，光痛悔也不能辦事。坐

監的囚犯，即便發痛悔，也出離不了牢獄。浪費家財的，即便後悔，也並抓不回一個錢來。吸大烟的，喝醉酒的，受了病，傷了身體，他們却也痛悔，到底痛悔，醫生，都不能治好他們的病。寡婦改嫁，不用媒人，可以自己作主，俗話說，先嫁由父母，後嫁由自身。到底他尋個年輕人，這個年輕人除了有幾個毛病，家中淨光，一無所有，及至寡婦過門以後，沒有飯吃，光有虧吃，這纔知道上了當，即便後悔，那還管什麼事呢？罪人若問，回頭行嗎？答說不行。朋友！你如今熱心念經，一心行善，不過是在天主跟前盡到本分罷了。今日行的善，不能泯滅昨日做的惡。修理葡萄園的很明白這個事情。葡萄園裏的活，都是有時候的。六月裏翻翻土上上糞，這却是宜時做的活，到底二月間該剪鉸那些滑條亂枝，你並沒有剪鉸，耽誤過去了，如今不是白費力嗎？六月間不能再剪鉸枝子，所以葡萄樹光長一些滑條，就是不結葡萄。再一說，你先好拉賬，如今不拉了，你先拉的賬，就算還上，人家不給你要了嗎？你要住在林上，到那個當兒，就不犯罪了，也不打架鬪毆了，也不使性胡

爲了，居然成一個安當老實人，只因你不再犯罪，難道就減了你以先犯的罪嗎？

有一次我同一個如代亞人閒談，我問他，你們如代亞人到死的時候，倒是怎麼求天主赦罪呢？他答說，我們多念經，多求天主。罪人若問，多求天主多念經行嗎？又得答說，別想啲！不行呀！比方在火線上，大炮子把軍人的一條腿打下來，他就求天主叫再長出一條新腿來，咳！那能穀呢？再不然一個人殺了人，就立時後悔跪下念經，求天主叫死人復活，你想癩蝦蟆想吃天鵝肉，那不是心高妄想嗎？念經既不能叫被殺的人復活，這樣祈禱也不能叫你死過的靈魂，失落的德行，再復活起來。囚犯當堂一路的給判官磕頭哭叫，懇求着判官別罰他，你想判官聽這些的話嗎？必定還是照律例上定的條件罰他。天主也是照樣的做法，因爲他是公道的，所以不能不罰罪惡。天主的義德，及他的聖德是永遠改不了的，如大山一般不能活動，如日月一般風颳不跑，若要天主不罰一個罪，直如強逼一個老者却老還少，真是個不能的事情。

當初我在岱東山地裏，見過一個病人，這個病人最無知識，也不懂得道理，所以一輩子犯的罪不少。我一看這病是該死的症候，爲此我要指導他，使他明白靈魂若帶着一輩子所犯的罪，准應當受天主的罰。如今死亡將到，勢必領你受罪惡的報答去。到底若不願意下地獄，就有一條出路，得找一個替身來替受罰。病人瞪着眼睛看着我，我遂問他，有那麼一個人，願意替你受罰的嗎？他想了許久，方說道，我的母親也許願意。我給他說，那不中。因爲你將受的罰太大，你母親替不了你，況說你母親他自己也有罪，已經斃他受的，怎能替得了你呢？那病人一聽這翻的言語，覺着無路可鑽，便失望說，這可無法了，該我自己受罰，除了下地獄，別的門路一點無有了。

我一聽病人要失望，就趕緊給他講耶穌的福音說，不要失望，幸而天主是仁慈的，你還能救靈魂咧。天主聖子降生爲人，居住在世界上，曾報給我們一個大喜信說，天主自己願意補贖世人的罪，願意替人受罰。緊接着我往下講給他聽，耶穌爲補贖世人的罪，怎麼甘心願意替

人受罰，怎麼甘心受萬苦萬難，到末了怎麼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誰若真心發痛悔，依靠天主，信服耶穌，求他救助，誰也准能得罪之赦，也准能升天堂。遂又給他提說右盜的比喻，說，同時有一個大罪人，同耶穌一齊釘死的，他臨死發了信望愛三德求耶穌寬免，當天同耶穌一齊升了天堂。那病人本怕下地獄，怕升不了天堂，一聽這些慰心的言語，便立時覺着心裏痛快，滿面愁容變做了喜悅的春色，更傾心信服愛慕耶穌，專一的依靠救世主。這個愛耶穌的德行，立即把蒙他靈魂的黑雲影，給消散在九霄以外，他心裏這可有了依靠，這可有個結實柱子抱定了。我的教友！實在的，天上地下沒有比天主的仁慈及天主的愛情再大再奇妙的，耶穌一降生，同時愛天主愛人的德也來到世界。

法國有座大城，名叫圖魯斯，據本城縣誌上說，在這城裏當時有個大紳士家的子弟，依仗有錢有勢，門頭又高，他便無惡不做，上不恭敬天主，下不孝順父母，常是恨天怨地，忿怒不已。一日晚間，他到了田地裏，不知怎的又生起氣來，張口就是咒罵天主，說惡話越說越多，生惡

氣越生越大，直如瘋魔的一般。遂抽劍在手，仰頭望天，恨聲恨氣的說道：「有天主嗎？如果真有天主，天主要真有點能幹，如今我口出不遜的罵他，他就該叫天上落下大石礮來砸死我。大家聽他這惡言惡語，心裏猜思什麼呢？必想着他咒罵天主，這還了得？天主定然得立刻罰他。哎呀！這等想法，可大想錯了。人用有限的腦海，測量天主無限的仁慈，那不是以滴水較洋海了嗎？到底天主怎樣對待他呢？聽吧！他正在忿罵的當兒，從半空中落下一張雪白的紙條，飄飄的落在這少年的腳前。他一見說，怪呀！那來的紙條呢？心裏怪悶的謊。及至拾起來一看，上有金色的字跡，說道：『天主可憐你。』這少年一看，驚得一身冷汗，魂靈幾乎下了海外爪哇國去了。心想似我這兇惡的大罪人，天主怎麼還能可憐我呢？到了這般光景，親眼看見了天主的仁慈，請想還有個不發痛悔的嗎？便急忙的跪下，兩眼如撒豆的一般落下淚來。石頭却硬，梅瑟聖人用棍子能從裏頭打出水來，這樣天主用仁慈的棍子，把他如石頭一般硬的心，給他打出痛悔及愛天主德行的水來。這少年便跪在

地下，感謝讚美天主的仁慈。歸家後，回了頭，一輩子度日，真有聖人一般的行爲。

諸位！你們聽的並不是人思想出來的故事，更不是演義出來的小說，天主果真這樣待承了世人。這個青年子弟，便是表明帶着萬罪的萬民，那張白紙條，便是表明天主聖父打發來的耶穌，耶穌沒有用金字，却使了他自己的寶血，在他身上有給我們寫的遺囑說：『天主可憐了你們，饒赦救援了你們。』

△ 第七章 耶穌受難

可愛的教友們，年年有衆多的熱心教友往日路撒冷去，爲朝拜耶穌的墳墓及聖堂。多是從遠方來的，一路的風霜，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跋山涉水的走好幾個月，真算得是千辛萬苦了哇。及至到了日路撒冷臨近地點，還得過一座小山，上到這山的嶺脊上，就第一步望見所仰望思

幕的那座聖城，映着太陽的光彩，照得更覺美麗出色。那些教友們一看見日路撒冷，突然從心裏發出一喜一憂的兩樣心情來。憂的是看見耶穌受苦受死的地方，不由的動心難受，鼻酸眼癢的落下淚來。喜的是親眼見了耶穌復活升天的地方，不由的喜悅歡舞，心安神樂的流出喜淚來，於是心裏覺着到了本鄉老家，遂就求天主扶助，好能在世跟着耶穌走苦路，死後也能享見天堂上的日路撒冷。

日路撒冷聖城是在一座山上修的，山下邊，還有個樹園子。頭一千九百年某月某日的夜間二更天的時候，你若到這個園子裏來，就要遇見一個人，見他很難受，俯伏在地的跪在那裏：「你也要聽見他念了三次經求天主說：『天主！我的父！你是無所不能的，若是可行，求你免去我這個苦爵吧！但是可行可止，不要隨我的意思，全隨你的聖意。』」

這人難受的過量，汗流夾背，那汗却不是水分，全是血分，頭上，眼裏，滴滴點點的流出來，掉在地下。離此處不遠站立着三個人，你要問他們，那個難受跪在地的人是誰呢？他們也就難受着答說，他是基利斯督。

活天主子，爲除免世罪，把我們的罪都叫他一肩兒挑起來了。——兄弟們！這是耶穌在山園祈禱出血汗。

到第二天早晨，你若跟着跑到殷雀比辣多的衙門裏，一進前院，便又遇見在山園裏出血汗的那個人，赤着背綁在一個石柱子上挨打。一些衙役用帶鋼鈎子的皮鞭，盡力亂打。原來這鞭子是皮的，端梢上結着鋼鈎，鋒利無比，鞭子到處，鈎子也到，一打一拉，肉雨亂飛，一塊一塊的落到地下，口子是一道一道的普及體上。雖是遍體傷痕，那些衙役仍不卸力，還是輪流着打。膚無完膚，肉無完肉，筋既突出，骨亦暴露，鞭鈎到處，錚錚的聲響。這鞭答的刑罰是多麼利害，真是叫人一言難盡，衙役有時打罪人，把肚子給打開，腸子都流出來。（諸位弟兄們！聽說這話，不要轉過臉去，我們該知道，救贖我們的爲我們受了多大的苦難。有時衙役把被打的人解開，他就已經死過去了，死屍便咕咚倒臥在他血波裏。

你若問一個當兵的，這個人犯了什麼罪呢？他就答應說，不知道。

外教兵不知道，先知依撒依亞可知道，他說：『他是爲我們的罪惡受傷，他是爲我們的罪惡挨打，懲罰來在他身上，爲的救援我們。因着他的傷，我們得了痊愈。』這是耶穌繫受鞭答。

你若難受的還不會回家去，你必定看見挨打的那人，滿身的傷痕，滿身的血污，披着一件紅袍，坐在當院一塊大石墩上。那些虎狼的兵丁衙役，一窩蜂似的圍繞着他，這個摻臉一掌，那個照頭一拳，吐臉睡面，任意的凌辱。以後又見他們拿過葛針條編的帽圈來，按放那人頭上，遂使木棍敲打那個葛針茨冠，爲的叫那一二寸長的葛針深入他的腦中。弄的沒頭蓋臉盡是血污。試問你也知道這人的歷史嗎？這人原來坐在天堂光榮的寶座上，最大最體面的天神都圍隨朝拜，不離左右的侍奉他，他乃是天主的聖子，天地的主宰。如今在世如同落在地獄裏，兵丁衙役好相從地獄裏鑽出來的惡鬼，他就坐在他們當中，受他們的凌辱。他只吹一口氣，惡人就得立時摔倒在地，縱然不死，也得癱瘓。只說一句話，地就得裂開口子，把他們都吞下去，如同從前那些嫉妬默瑟聖人

起反的惡黨都被地吞了下去的一樣。到底耶穌也不辦這，也不辦那，一如羔羊被牽到了宰場，總不則聲。因為他願意為我們人受茨冠之苦辱。一個瞻禮六上半晌的時候，在日路撒冷大街上有些人，駢肩累跡，擁擠擠擠的來看一個人，衙役牽着他，一臉的血污，一臉的唾沫，真是令人可憐。肩抗着重大的十字架，那十字架的兩塊大木頭，好比兩條房椽那麼粗大。他穿的衣裳都是血染的，都被血浸透了。出了城門，還得爬上山去。哎呀！十字架太重，他跌倒在地，十字架壓在他的身上。

如果他是拉車的牲口，摔倒地下，你不能不幫着他起來。如果他是外來的生人，你不能不可憐他。就讓他是你的仇人，你也看不上呀。設若你看見他們要釘死的，是你的父親，你不就立時疼的把攢着心嗎？

我的朋友！你看這個受苦的人，可不是外來的人，也不是你的仇人，他曾當過滿備萬福的君王，他一輩子沒惹人難受過，他疼你遠超過父母愛子女的心腸，他掛念你的靈魂，比天下最慈善的神父掛念他的教友，過於萬倍。

這人是誰呢？是吾主耶穌天主的聖子，他爲我們背負十字架。

當兵的從日路撒冷領出一個人來，往法場裏去。這人被鞭打的渾身傷痕，然後又給他穿上原身的衣裳。只因爲這衣裳是被血浸透了的，及至到了城外，在路上被風一吹，血都乾了，衣裳肉皮全粘到一塊，結成一個了。趕他到了法場，衙役們要扒他的衣裳，那衣裳是粘在肉皮上的，本扒不下來，那很毒的衙役使勁硬給撕下來。於是傷口重新又扯開了，鮮血淋漓，滴滴點點淪流出來。他今站在衆人跟前，赤身露體，渾身血污，不寒而慄，抖擻成一堆。就有一個善心人，哀矜他一塊白布束在腰裏。以後衙役把他放在十字架上，兩個人按胳膊，兩個人按腿腳。有人拿過大鐵釘來，那鐵釘有大拇指頭粗，七八寸長，把釘按在手腳上，就用錘子打起來。釘扎透了手脚，穿斷了筋骨，鑽入木頭裏去。那人的血往外一潰多遠，都潰到衙役的身上。趕釘完了，攏攏鐵釘，試試還活動不活動。然後將十字架豎立起來。（原先預備好的石頭，這石頭上有鑿的窟窿，如今就把十字架插在窟窿裏豎立着。這人高高的懸在上頭，上

不搆天，下不着地，身體只往下墜，他的手腳該是怎樣的疼法呢？這人就這樣死在十字架上。哎呀！腳踏的泥虫，也不能死那麼苦，半死的泥虫還能動彈動彈，到底這人身上萬分的痛苦，一絲兒不能動彈，手腳都是釘穿過的，一動彈，釘穿的窟窿疼的更利害。這個人自天而來，降在世間，世人倒不收留他，並且均分了他的衣裳。他臨死連一口水也無人給他喝，直到他死，連一句好話，也無人給他說，反倒有人嗤笑他凌辱他。

他在萬般苦難裏頭，如同下到地獄裏，一點兒安慰也沒有。因此他如同失了望的一般，仰天呼號說：『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為什麼離開我呢？』這就是吾主耶穌爲你被釘十字架上死了。朋友！你可想想吧！耶穌爲救贖你的靈魂，甘心受了以上說的那些苦難，你可發痛悔，感謝他救贖你的恩典吧！

衆位教友們！我們也當感謝耶穌的母親瑪利亞，瑪利亞跟着他背十字架的兒子耶穌，同時也受了很大的痛苦。你只想到了加爾瓦略山上，

聖母心裏受多大的苦呢？卽如你見一個人獨自坐在屋裏桌子傍邊，兩手放在桌面上。你走近前一看，見從桌子上流下血來，仔細一瞧，哎呀！原來用大鐵釘把這人的兩隻手釘了桌子上。他卽便是個頂壞的人，你一見准得說這法兒待承一個活人，可是太過了呀。這要是親娘見他兒子受這樣的苦，他兒一見是母親來了，娘兒兩個彼此心裏該是怎樣的難受，怎樣的落淚呢？如今把這母親的苦，同聖母的苦比較比較，那就得說，萬分之一也比不上。瑪利亞倒甘心受苦，爲救贖世罪，把可愛的獨子獻給了天主。

第八章 依靠耶穌得救

當時在日路撒冷有一個水池子。有時候天主的天神，來到這個水池子裏，搖動那水池子的水，水就如同開鍋的一般動作起來。趕水一動，那一個病人當頭下在水池子裏，不拘他有什麼病，因天主的全能，他

立時就好了。教友們！我們這裏若有那麼個治病的水池子，多麼好呀。我知道在那裏有一個，你們聽了地獄及耶穌苦難的道理，只要如今能覺出靈魂的病來，如同覺着肉身有病來那麼快，也那樣誠心願意生法治好他，那我就能告訴給你們，現在那裏有那麼一個治病的水池子，你們靈魂的病在那裏頭都能得洗乾淨。該知道降到這個水池子裏的不是天神，原是吾主耶穌自己，他也並不是用水，反是用他自己的寶血及他所立的功勞，要痊愈人的靈魂。可是也得你們自己願意下這個水池子裏去，耶穌纔能救你咧。這個意思是說的你們當用敬畏愛慕天主的心，依靠耶穌的仁慈，發痛悔求求耶穌救你們，那麼不怕你們的罪如血點似的那麼紅，如海水滴子似的那麼多，你們的靈魂准能好了。我們若是自己默想這個道理，天主耶穌自己願意救我們的靈魂，我們就不能不驚訝着說，哎呀！我的天主，你居在天堂上，掌管着天地萬物。日月星辰雖是發光，到底在你面前，真如同相似要滅沒滅的小火星一樣。海洋廣大雖說無邊，到底在你面前，真如笱底上的水滴子一樣。天下

萬民在你面前，可算什麼呢？真相似樹枝上的一窩小毛虫。天主呀！你怎麼不踐踏燒滅這個毛虫窩兒呢？衆位！這是因天主疼愛世人哪。

請看天主這個愛人法，我們的眼可算看見奇妙事了。自古以來，都是罪民求王的饒赦，都是有罪的人求寬免。如今天主倒歡迎我們，將他求和睦的手伸出來，遞給我們。不但把救援我們的手遞過來，而且把自己的獨子耶穌交給我們，當我們補贖罪的祭品。——古聖人亞巴郎，爲聽天主的命，願意把天主賞給他的獨子燒死，當祭品，獻給天主。雖然天主不肯真收下這個祭品，到底明顯亞巴郎愛天主在他兒子以上。請看天主怎樣愛了世人呢？雖然我們總沒悅樂過天主的心，常犯他的誡命，聖父還是把他的獨子，送給我們罪人，交給他的仇人手裏；惡人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，天主也並沒有阻當。哎呀！我的天主！你怎麼能打發你可愛的聖子，下到這個苦地獄裏呢？雖然世上的人大多數不願意你救贖他們，推辭你慈善的手，你還是捨不得縮回你救援的手去，還是命你的聖子耶穌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救贖不知恩的這些民衆。倒是怎麼個事呢？

聖若望給我們解說明白了這事，說天主是全善的，一心裏只是疼愛我們。天主既是愛我們人到這步分寸，我們一輩子，可不能失望。我們的罪天大，天主的仁慈還是超得過去。天主無窮無盡的仁慈，叫聖父捨了自己的聖子，叫聖子捨了自己的性命，這都是爲的救援我們。可見天主願意叫我們升天堂，比我們自己願意的還真切咧。我們這可讚美感謝天主的仁慈，及他全善的聖心，到無窮之世吧！

衆位！當緊記着，獨有天主自己是真救世者，我們千萬的可別忘了。除非依靠耶穌基督，總是不能得救的。再者除非耶穌死在十字架上，別的也沒有救世的法子。如果天主知道有別的善法子，能救世人，到底不用，特意的命耶穌死在十字架上，那麼天主可不算是全善的神，得算是個利害暴虐的邪神。到底全明智的天主，真也想不起別的路來，只可叫他的聖子離開天堂的萬福，生在世上來受苦。這纔叫耶穌走了一世的苦路，在白冷那馬棚裏降生爲人，直到日路撒冷背負十字架，走了上山的那一條苦路，自生至死，等等一切，都是天主明智的按排。

爲這個緣故，也沒有別的救世者，獨獨的耶穌救贖了我們。那些不信耶穌的，不能得救，所以外教，回教，古教人真是苦民哪。更有些奉天主教的人，光上個名字，光領了洗，名譽上是個奉教，到底不守耶穌的誠命，他們更得算是苦人。因此宗徒們什麼都棄捨了，願意效法耶穌飽受各樣的苦難，好傳播福音，把耶穌救贖的大恩送給世人。直到如今世世代代有彷彿這些宗徒們的那些傳教的神父們，時時處處的傳揚耶穌的真教，學習外國的方言，隨從異鄉的風俗，拋家捨業，背鄉離井，不怕風霜雨露之苦，不怕疾病災害之難，犧牲上自己的性命，但是爲相幫耶穌，救人的靈魂。更有歐美二州的奉教人，資助傳教的銀錢，熱心求天主保護各處傳教士，他們這也算相幫耶穌救世人的靈魂。以上說的這些人真稱得起是天下最大的慈善家。從此看來，那些引誘別人背教，阻當人奉教的，可是犯天下最大的罪呀。這種人辦這種事，真好比那種無道德的人，治死一個老家燕子，梁上的一窩小燕子，赤着身唧唧的亂叫，專等着老燕子來喂養，如今竟被這無道德的人治死，撇得小燕子孤孤獨

獨，無依無靠，諸位，您看可憐不可憐。一個人要阻擋別人親近他們的救世者，叫他們的靈魂無依無靠，將來得永遠受苦，他這辦的可是什麼事呢？那個辦的既不是人事，這個辦的一定是魔鬼的事。天主教在他的聖子耶穌身上，罰別人的罪，還罰得那麼重，你說將來罰這種人，當怎樣的罰法呢？所以千萬的不要背教及擋人奉教！

教友們！在巍巍榮榮的天主台前，能補贖大罪的，只有兩樣，或是受地獄的永苦，或是依靠耶穌受的萬苦。我們罪人非做補贖不行，這個規則乃是至公義的天主定的，是萬不能挪移的。誰若不願意在地獄裏受苦做補贖，那就得依靠耶穌受苦做的補贖。要做頭一樣補贖，得自己受苦去，要用第二個法子，但用信從耶穌，就能躲開地獄，但用領洗，在耶穌受苦立的功勞裏就能攤着了分子。天主自己要替我們做補贖，我們救靈魂還不容易嗎？既然非做補贖不中，願意做那樣補贖，任憑個人自己挑選去，或有信德或無信德，全在人自己做主。當時耶穌被釘十字架死的時候，同時在他左右也釘死兩個大罪人。右邊的因為信服

了耶穌進了福地。左邊的因為不信服耶穌下了地獄。這兩個人，你願意效法那一個呢？

我再給大家講講依靠耶穌有多容易得救。請聽聖經上的一個行事吧！當吾主耶穌那個時候，有一個有毛病的婦女，願欲轉意回頭，到底不知道怎麼能消滅他的罪，更不知道誰能叫他心裏平安。正在這心裏痛悔難受着，忽然想着說，誰知道呀，也許那個人，他治好各樣的病人，相幫無數的苦人，他說話那麼良善，大概他能可憐我吧？我知道他所救的人裏頭，也有同我一樣犯過大罪的，他一准按着自己的良言做事。他講道理也曾說過：「一個罪人回頭，天堂的天神喜歡他，更過於那九十九個用不着悔改的善人。」這話多麼善哪。他又說過：「凡做難的，擔重任的，都往我這裏來吧！我都要安慰你們。」哎呀！那有比罪惡的責任再重的呢？

那婦女這麼想着，心裏也決定了，一心要立時找耶穌去。他不怕人說這道那，他聽說耶穌在富翁西滿家赴席，就大着胆一直的跑進了客

廳，跪在耶穌腳前，用口親他的腳，淚珠兒滴濕了耶穌的腳。耶穌用仁慈的眼看他，給他說：『你平平安安的回去，你的罪我都赦了。』

那婦女平平安安的回。生前享受耶穌賞給他的平安，身後享用天堂上的永安。這個聖女名叫瑪達肋納。

我如今想起一個受重病的婦女來，病苦雖大，還沒怕死的苦，使他難受的很咧。因為他信准死了以後得下地獄。他這失望的苦，比肉身的苦，叫他的靈魂更是難受。這等失望的人，臨死很害怕，兩眼發怔，傍觀的人，也都跟着他害怕。覺着好相看見一個惡靈帶着地獄的火，從他眼裏往外看的一般。苦人哪！你但是能同聖女瑪達肋納似的，要一齊跪到耶穌跟前，那有多大幸福。你必也跪着不起緊噓頭說，耶穌你救我吧！耶穌准也對你說，你放心，你的罪我都給你赦了。

有一個人問，耶穌親自赦罪，人得了罪之赦，那是准知道的；現今一個人若真心痛悔，天主赦了他的罪，也能得個確實的准信嗎？我答應說，怎麼不能呢？從前天主愛回頭的人，難道說如今就不愛了嗎？難道

耶穌的苦死，光爲救頭一千多年的如代亞人受的苦？不能吧！再一說，莫非耶穌不是天主的羔羊，除免世罪的嗎？莫非天主沒先仁慈，沒先寬洪大量了嗎？不能，不能，萬萬不能。天主不改變，也老不了，也小不了。他說到那裏，必也辦到那裏。教友！你若真如聖女瑪達肋納或右盜似的一樣發痛悔，一樣的發謙遜，雖說不能像他們似的看見耶穌，聽見耶穌，到底你可放寬心，包管不碍事，你一樣得罪之赦。這事倒怎麼能行呢？衆位知道最仁慈的耶穌立了一個會，名爲聖教會。在這會裏，不拘那等的罪人，也不拘什麼時日，只要他真心回頭，一樣能得罪之赦。因爲耶穌臨升天以前，把赦罪的權，全交給聖教會的主教神父們。爲這個緣故，他們若赦誰的罪，全是如同吾主耶穌親自給他說，你放心吧！你的罪都沒有了。

▲ 第九章 告明己罪

前幾年間，有個年輕人，給人毆打，氣忿間把人殺了。他怕打官司，受刑罰，便遠走高飛，爬山越嶺的逃往關外去了。在關外給人家傭工，找碗飯吃。據他想着這可沒事了，可平安過幾年吧！到底有句俗話說：『爲人莫要結仇怨，走路方便，睡覺安然。』似他這殺人仇怨既結下了，怎麼能得方便安然呢？所以他在關外住了不幾年，他就回家去。爲什麼回家呢？說也稀罕，他竟自個進城投案去了。當官呈明，某年月日某人，是他殺的，一向在逃，今特投報。官家錄了他的口供，便搖頭嘆氣的問他說：你既一向逃走在外，緣何今日又來投案呢？那年輕人答說：因爲我時時處處的危害，坐不安，睡不寧，心裏總是不着穩，只覺着心裏有點什麼緊催着我來投案。

衆位你們都明白嗎？一個奉教人若是辦了異端，行了偷盜，犯了邪

淫等等的大罪，只要他還有一點兒信德存在，良心必定大大的鬧起來，叫他因着痛悔心裏發熱，如同受風的頭暈腦痛，耳熱眼跳。罪人有了這樣的光景，非告明他的罪，靈魂沒法兒得安。卽如人長惡毒的瘡，非出膿不能好，又如中了炮子的，非把炮子起出來，傷不能合口，也好不了，所以真心痛悔的人，也得甘心願意告明，說出他的罪來。請看耶穌說的那個敗子，他在父親跟前要告罪，並不是父親問他的罪，原是他自己願意說的。匪蓋伍當着大眾聲明自己存了不義之財。瑪達肋納在酒席筵前，衆目之下，不怕不羞的跑到耶穌腳前，俯伏在地，痛哭流淚，承認他是罪人。右盜臨死也說：『我們受罰，應當其然。』卽是如達斯還告明說：『我賣了無罪的人。』聖保祿宗徒也曾寫信說，當初他怎樣傷了耶穌的心，因他以先也曾難爲過奉教人。——所以誰不告明，他的罪同他的靈魂長成一個，是分不開的，那瘡的內毒出不來，終究治不好，便成了要命的瘡。

當曉得人是照着天主的肖像造的，因此人的本性自然是善的，有明悟，也有良心。只看人公有的心性脾氣，也能知道天主是什麼心意。例

如那脾氣暴躁的人，給你虧吃，欺服你，你必是難受，覺着這瓜兒芋頭怪噎人。實在難嚥。及至這人看出自己的錯來，每逢與人言語間，便說他辦的事情，大大的對不住你，事到如今他實在的後悔。朋友！這話要傳到你耳朵裏去，你心裏不怪舒坦怪愉快嗎？有個不願意寬免他的嗎？天主既是給人造的這等心腸，天主准也是這樣心腸。所以你有罪，只要認錯告明，天主也是歡悅，也是願意寬免你的。達未聖王曾說過：『幾時未能告明，我的罪便在心裏發作起來，如火燒着的一般，使我整天的難受。天主降罰的手，晝夜懸在我的身邊。我今既已告明，既已承認，天主也就赦了我的罪。』

天主也曾叫原祖父母告明他們的罪。准知道他們吃了命果，還是問他們一聲說：『吃了命果嗎？』因是原祖承認，天主也就願意救他們，和他們的後代子孫。天主也曾叫加音告明，問他說：『你的兄弟在那裏？』因為加音想隱瞞他的罪，天主也就沒饒赦他。達味聖王犯了大罪，天主既打發耶坦先知去盤問他的罪，天主這樣也叫每個罪人承認己罪。

另外給奉教的出了命，犯了罪非告明不可。

兄弟們！請聽一段安慰罪人的道理吧！有人問說：我的罪既已告明，可怎能知道天主准寬免了我呢？衆位！當曉得有四個確實憑據，使我們既已辦了妥當神工，准可放心，定而不可疑的，結實的得了天主的饒赦。第一，因為天主愛我們。若是一個罪人，心裏害怕，後悔罪，真的，他心裏很願意知道，天主真寬免了他沒有。你們說對不對？人都知道，這乃是有關係的事情。如果罪人信准天主再不寬免他了，他必定最容易失望，心裏也不想愛慕侍奉天主了，便如先是一樣犯罪，說我既然升不了天堂，那還恭敬天主做什麼？爲此他也不回頭。加音失了望，東竄西走，如達斯上了吊，說我的罪太大，那就是這等人前車之鑒。如果罪人信准天主寬免了他，於是他以爲天主發了仁慈，沒罰他下地獄，又因為盼望死後能升天堂，故此他便高高有興的喜歡侍奉天主，更覺着往後該守規矩。聖伯多祿聖保祿兩位宗徒，便是這等人回頭的表率。最仁慈的天主既然很願意救贖我們罪人，你們想想他焉有不

願意給我們個准信，說寬免了我們嗎？焉有不這樣鼓勵我們，使我們回頭改過嗎？

第二，有吾主耶穌的話爲憑據。耶穌屢次說：你回去，你的罪已經赦了。假若天主叫我們死後，纔叫知道我們得寬免沒有，耶穌就不用給罪人說：你的罪已經赦了。他就該自己心裏想着說：你等着吧！到死後你自然知道，那纔對呀。

再說，假若我們一輩子不知道天主寬免沒寬免，光叫我們心裏猜思，那法兒人心恍恍惚忽的不定，可怎麼勇敢改過遷善呢？可怎麼恆心修德前進呢？在小膽多疑的人，雖然天主真的寬免了他，他倒疑惑着天主沒寬免他，在大膽放縱的人，雖然天主實在的沒寬免他，他便確鑿的信天主寬免了他。我們知道魔鬼好哄着我們說他的話是天主的話，人自己再好哄騙自己，人的秉性願意信有什麼，他也好說有什麼，這樣人容易哄騙自己。人的心思意念，彷彿是從火裏冒出來的一溜烟氣，可不是人能依靠得住的個柱子啊。非得天主給我們確實的憑據，

給我們依靠得住的一個柱子，那纔能行咧，這便是他自己說的話：『我寬免了你。』

第三，耶穌命我們領聖體是個結實憑據。按耶穌的聖意，我們該勤領聖體。到底聖經上天主說：『誰若冒領聖體（帶着大罪）他是吃嗑自己的審判。』就是加上冒領聖體的大罪。你們想想，若不知道天主准寬免與否，誰還敢領聖體呢？我若不准知道我的罪，天主饒赦了沒有，一輩子也不能領聖體。既然耶穌命我們領聖體，勢必能叫我們妥當領。若不叫我們知道得了罪之赦與否，我們也不能妥當領聖體，耶穌也不能命我們領聖體。我問，耶穌叫我們沒有這個領聖體的大阻擋，就沒及早的預備到嗎？你們聽第四個憑據，就可以曉得。

第四，有耶穌立告解聖事說的話爲憑據。聖若望福音第十二章，耶穌向宗徒們吹了一口氣說：『聖父怎麼打發我來，我一樣打發你們去。你們領受聖神，你們赦誰的罪，誰的罪就赦，你們存留誰的罪，誰的罪就存留不赦。』你們聽見了嗎？耶穌預先就照料到了。我們現世的人衆，

雖不能從耶穌嘴裏聽見赦罪的話，可是他把赦罪的權柄交給了宗徒們，所以他們赦罪，同耶穌赦罪，全是一樣。

再說，這個權柄不能同宗徒們一齊死，不然，耶穌還算是沒照料到。耶穌不是不明白，他既然願意救萬世萬代各方的民衆，因此纔立了神品聖事。因着這個禮規，赦罪的權柄，從宗徒們手裏，接緒着傳到如今。主教神父們手裏，所以聖教會時時處處有赦罪的權柄，直到世界窮盡，總是不能間斷的。耶穌對宗徒們說：『聖父怎麼打發我來，我也一樣打發你們去。』這話的意思是說的，聖父怎麼打發我來赦罪，我也一樣打發你們去赦罪。如同我把赦罪的權柄傳到你們手裏，你們以後也得把這個權柄，接緒不斷的交付給接你們任的人手裏。

朋友，你如今明白這個道理了嗎？神父只要赦了你的罪，天主也承認赦了。所以你依靠着神父的饒赦，就能無恐無懼的去領聖體，死後也不用害怕到天主台前去聽審判。如若天主不認可，你能給天主說：我信了你的話，你自己叫我求你的代表神父饒赦我的罪。耶穌在世的時節，

常誇有信德的及結實信他話的人。所以我們見人辦了神工以後，立時心裏安穩高興，也不用奇怪稀罕。這是他知道神父既赦了他的罪，天主也赦了。

衆位教胞們，你們如今知道，願意得神父及天主的饒赦，得辦神工。可是得辦妥當神工。爲辦這個妥當神工，得先查考自己。就是說的得用心查考犯了什麼罪，查考痛悔是真是假，定改結實不結實。你的心忠信不忠信，一言包總，你得查看你的靈魂，這樣叫神父及天主能寬免你嗎。當知道天主雖是全能的，那也不能寬免一個不回頭的罪人。罪人查考自己以後，神父還得查問罪人咧。神父開工彷彿坐堂的判官，只怕教友省察不妥，所以神父還得查問罪人。神父查問罪人，所以然的緣故，是因爲我們人論自己的好歹，都有偏向，個個人如同瞎子，看不見自己的短處及毛病。神父一聽一問，以後就好決斷，是否你真是這樣，或能赦或不能赦也能決斷了。他若看出來，你真回頭改過了，遂就因天主的權，寬免你的罪，他若疑惑你不是真心回頭，那就聽天主的命，不

赦你的罪。

爲這個緣故，耶穌不但給了宗徒們及聖教會赦罪的權，也給了他們不赦罪的權。緣故耶穌預先知道，將有些假善人裝回頭，有冒辦神工的。所以耶穌不叫給他們赦罪。神父若按良心得說：天主不寬免你，那就不許念赦罪經。若但疑惑你是冒辦神工，那也不許赦你的罪。但是辦妥當神工的教友，能結實的說：天主寬免了我。你若用心查考了自己，真心痛悔改了過，也誠心告明了你的罪，再願意做補贖，那就能依靠着神父的饒赦，認准你是個沒有罪的。如果光你自己知道你的罪，你自己却也願意回頭做補贖，在神父方面並不明白你的光景，可怎能決斷說，天主寬免你呢？所以不拘怎樣，都該給神父言明，按良心告明你的罪。這乃是天主耶穌的命令。休說咱們平常人，即便主教神父以及教化皇也得辦神工，也得告明，纔能彀得赦咧。設若一個人瞞下大罪，冒辦神工，他並非是誑騙神父，簡直是哄自己，雖是辦了神工，全無益處，是彷彿給已死囚徒解去銬鎖，閃開獄門，毫無益處，是一樣的理兒。且明知故

意的瞞下大罪，那是想蒙天主，緣故是神父代替天主的權柄：你算效法亞納尼亞及撒非拉；要是不知道他們的事蹟，請看宗徒行實第十五章便知明白。

當初吾主耶穌不光打發宗徒們去給萬民付洗，也曾使他們教訓萬民，全守耶穌的規矩。這樣說來，神父開工不但爲赦罪，也是爲教訓人。神父開工聽了人的罪，看透了罪人的心底，於是爲教訓他說一些勸言。這些言語只可說與他自己，在講道台上萬不可聲明，怕的是人聽得出來，說的是他，壞了他的名譽，所以只得等到辦神工的當兒，纔給他獨自個說說。再說恐怕個人看不准自己的罪有多大，看大罪是小罪，看小罪是大罪，皆所不免。又怕本人痛悔不大，他回頭的主意還如同纔生的小娃娃，自己站立不住，只得用別人扶着，養活他。爲教訓罪人，使他認識自己，發真痛悔，真心回頭，或勸化他避惡行善，神父沒別的好機會比在辦神工的時候再合適再相宜的。可是罪人得把罪及毛病的情形，全顯露出來，神父纔能對症下藥，如同病人給醫生說明病

源，是一樣的理兒。病人若是明白，便情願給大夫報明他內外的病況。大夫若把他的病源細細的再說得清亮明白，病人更是依靠他。却也有患寒疾病的，心中迷糊，不懂人事，見大夫來，便胡說亂道，也不願意吃他的藥。一個教友不願意給神父說明自己的罪過及毛病，恰好彷彿這個病人。他的迷病便是驕傲，就如一隻公雞站在糞堆上，便覺着他高的了不得。驕傲人只因不願意發謙遜，也不想告明罪，爲此天主沒法救他的罪，沒法治好他靈魂的病。

爲救我們的靈魂，吾主建立了聖教會，也立了告解聖事，把這赦罪之權，就交給了聖教會。聖教會以這個權柄，定了規矩，每年至少當告解一次。有些極糊塗人纔會說咧，說告罪是主教神父們定的規矩。請想告明罪的規矩，若不是天主耶穌定的，（若是人定的）天下萬國的信友們就認可告明他們的罪嗎？裂教人也承認告解是吾主耶穌立的聖事。請想那希拉教人是頭一千五百年（因爲不願服羅馬教皇管轄）已經背了教，假使告解是羅馬教皇定的，他們還認可辦神工嗎？路得路是立耶

耶穌教的，那背教的神父還沒敢去消告解聖事。俟後却纔有牧士說，告解不是耶穌立的聖事。他們說這話倒是怎麼來的呢？原是因牧士們不願意守貞，耶穌教的國王及紳士家又不願意辦神工，商議妥了，國王准許牧士娶妻成家，牧士准許他們不辦神工。總而言之，兩方面都想隨便自由就是了。

教友們！在天主跟前犯罪既不害羞，怎麼在人跟前告明倒害羞呢？如果天主定下了規矩，說犯大罪的人得受鞭打，看不潔淨的眼得挖出來，行不義的手得砍了去，只要有真痛悔的，為做補贖，也願意受此罰。如今天主不叫我們受這種刑罰，只命我們告罪，叫我們自己劃開我們驕傲的毒瘡，（要我們拔出罪惡的毒根來）我們若是嫌疼，嫌這個補贖太大，那麼我們的定改必定是假的，毫無一點價值。若有人說，我但給天主自己告明我的罪，倒不願告明給別的一個人。我就給他說，這個樣告罪的人，除非魔鬼，別的沒有喜歡的。朋友！你不要想光你自己知道你的罪，天主全知道，魔鬼也知道，護守天神（若不把地方早讓給了魔鬼）

△ 第十章 赦罪之益 ▽

第三卷

他一定也知道你的罪。你想到審判的時候，他們不告你嗎？你如今可想吧！當緊不要錯了主意。到世界窮盡的時候，萬民都知道你的罪，你的罪永遠羞辱難爲你。若是如今你願意發謙遜痛悔，把你的罪告明，只有神父一個人知道，永遠不許他往外露。這兩條你是願意那一條呢？全在你自己挑揀，全在你自己當家。

△ 第十章 赦罪之益

我們人誰若妥當辦神工，神父也就能妥當用天主的權，因天主三位的名字赦他的罪。爲叫大家明白赦罪的益處是多麼大，我如今講一講告解的益處。我們要妥當領告解聖事，就一准得天主聖三的特別恩典。今先把天主聖父賞賜我們的是什麼恩典，說上一說。衆位知道，回頭的罪人，直如敗子回家是一般樣的，天主聖父真如慈善的父親，藹然收下他爲義兒。請聽一個行事，便顯然能明白這個道理。卽如一個青年人，

瞧着他父親私自出門，跑到上海去找事情，可惜一時我不着，盤費使盡，無路可投，不免就忍飢受渴起來。一日可忍，兩日可撐，日子一多，便不能支持。一日正走在大馬路上，便覺兩耳轟隆，眼前一黑，頭重脚輕，摔在路上。警察一見，趕快過來，將他扶起用酒擦在他眉頭上，一會兒，還醒過來。問他是那裏人氏，緣何到此，有什麼貴幹。青年人便說明家鄉居處，並將盤費使盡，因餓得病的話說了一遍。那警察就叫了一輛東洋車，暫且把他送到局子裏去。到了局子裏，把他領到一口小屋中，只因他餓的站立不住，就躺在床上。那些當兵的給他拿乾糧端湯，然後稟明局長。到第二天局長問他怎的出了門？怎麼來到這裏？一一問明白了，就把他地解還家，這是上海一帶通行的例子。遂發給他一張路單，着沿途各官府衙門，一站一站的調換着排人把他送到家去。這青年見了有兩個兵丁，肩負着槍送他，也是覺着怪不雅觀，再加上路途艱難，雨咧，雪咧，千里遙遠，鞋襪都跑掉了，弄的泥老鼠似的，滿身塵垢，哈哈，這翻光景回家，真不絮裏人哪。可是究根澈底一問，倒是怨誰呢？誰

叫他聽父母的命，暗拿錢偷跑了呢？原想着外邊的日子好過，無拘無束的也不做活，自由隨便來啣，那能料到這步田地呢？及至到了本村，街坊鄰居都掩着口笑，眼光直射的瞧他。至於青年人的老父親，自從他跑出了，是怎樣的難受呢？整天盼望他兒回來。這日正在家中悶坐，見小孩子跑來報說他兒回來了。老頭子滿心歡喜，疼兒的心切，把兒子以前的過錯，都拋到九霄雲外，急忙的跑到街上來迎接兒子。青年人一見他父親來接，便滿眼垂淚，求他父親寬免。老父親倒不顧得聽他兒求寬免的話，心裏喜歡的光好言好語的安慰他兒。

青年人一進家，他姊妹們都喜歡歡的來看他。見他又黑又瘦，都很難受，心裏發慘。赶快將衣裳鞋襪拿來給他換上，又生着火叫他烘烘，好身上溫暖。又做的好飲食，叫他吃了，好心裏高興，便不發愁了。到夜間他獨自個躺在火炕上，反來復去睡不着，覺着心裏雖是怪喜歡，又帶着一翻的難受。回想偷跑的時候，多麼傷他父親的心。如今却後悔了，拿定主意，往後要盡孝道，老實的聽命，情願同弟兄們一心一意，安分

守己的過日子。喜歡現在回了家，有知疼知熱的近人，老父親並不責備，也沒吵嚷，慈顏悅色的寬待了他。青年人心裏尋思着，我家上下人等怎麼能這樣善待我這個忤逆不孝的敗子呢？

我說的這個行事，乃人間常有的事。可是父母對於敗子的仁慈，萬也比不上天主對待回頭的罪人那樣仁慈。我們要曉得天主是誰，原是造化萬物者，萬王之王。又要曉得我們是誰，原是個受造者，卑賤的罪人。雖然這樣，天主還是收罪人爲他的兒女，待承他全如沒犯罪以前是一樣的情腸。再說，天主寬免罪人並不是一半願意，一半不願意。他是甘心願意喜歡寬免罪人，卽如耶穌說的那位好父親，用口親他的敗子，叫他知道父親真是愛他，真正寬免了他，這樣天主也叫回頭的人知道。爲此天主愛他，把他的罪都忘了，叫他心裏喜歡，叫他有安慰。人若辦了妥當神工，以後必是覺着非常高興，滿心的歡喜，真是好幾年沒有那麼歡樂過。實在天主是慈善父親，在他所造的靈魂中，一個也不願意叫他下地獄，都願意叫他回頭，都願意叫他們救靈魂。天主雖是那麼慈善，仍是

有罪人心硬不回頭。這種人真是軟的欺，硬的怕，依惡不依善的。逼得天主沒法子，只得發威動怒，很很的降罰，他們這纔知道害怕回頭。哎！他們真算不到黃河不死心呀。罪人若是心裏不害怕，因境遇上順當，便信天主喜歡他叫他享福，那可害怕天主許是棄絕不要他了哇。

罪人若真回了頭，便可放心。以後若念經求天主，天主也喜歡聽。他求的爲他真有益處，天主必也允他所求。從今後天主安排他的事情：凡靈魂肉身要緊用的恩典，都要賞給他。爲這個緣故，神父赦罪，他是用聖父的名赦人的罪。

天主與我們和好了，誰爲同人呢？那有憑據文約證明天主寬免了我們呢？真有這個文約，就是耶穌當同人，用他自己的寶血寫的文約，親手畫的十字架爲憑據。當初有一位有名望的神父講道理說：魔鬼用七把鎖鎖着罪人的心，好阻擋天主帶着他的神恩進來，第七把鎖就是失望。那位神父又說：教友們！千萬不要失望。如果一個人他本身犯的罪，真有自亞當到如今萬民所犯的罪多，只要他真心痛悔，立下結實主

意，再不犯罪，實話對你說，到世界窮盡的時候，他一准要站在耶穌右邊。我們有天主的羔羊親手寫的一張憑據，這張文約即是耶穌受鞭打的那個肉身。耶穌在自己肉身上明明寫着，說他完全補贖了世人的罪。他肉皮上寫滿了字跡，就把這張文約，（他的肉身）掛在一個高十字架上，叫萬民都能看得見。又在這文約上印上五塊大印，就是他的五傷。葉肋米亞先知預先見的那張有五塊印的文約，那即是帶五傷的耶穌，他永不焚燒廢棄這張文約，所以我們總不許失望。

我們這樣因聖子之名得赦，爲此耶穌替我們受罰死了。他一生在世所受的苦，都是爲補贖我們的罪受的，所以我們的罪，因耶穌的功勞能消滅。神父就因聖子之名赦我們的罪。我們辦了神工以後，又領聖體，那就是領得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。我們領了他的聖體寶血，就同耶穌結合成一個，他的功勞也是我們的功勞。這樣我們因着耶穌，回頭改變了心腸，成了天主的兒女。神父給我們念赦罪經，耶穌也對我們說：你不用害怕，你的罪都減了，你將同我在福地裏。耶穌喜歡你，真相似善牧童

把失迷了的羊找回來一般喜歡。

大凡人在要命處受了重傷，靈魂就要辭別肉身。靈魂一走，肉身便成了死的。肉身一死，就大變了像，身子既不會活動，手脚也停了工作，耳朵咧，眼目咧，都成了虛設的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。死屍變得醜陋難看，臭氣薰人。放上幾天便生出蛆來，人就趕快把他抬出去，埋在地裏。

朋友！天主聖神若離開人的靈魂，這靈魂也如同是死了。人一死，五官雖然全在，到底是虛假無用的。有大罪的靈魂雖然三司仍存，到底他所願所思所行，皆是徒勞無功的。大罪人只圖世上肉身的快樂，亦如那沒有靈魂的畜類一樣。他的靈魂如同死屍一般，大罪叫他在天主跟前，醜陋難看，大發臭氣。終久天主差死亡把他從世界上拉出去，就活埋他在地獄坑裏。

教友們！我們若辦妥當神工，神父就因聖神的名字赦我們的罪，天主聖神又進我們的心，叫靈魂有超性的性命，及三大德，連先所失的功勞，並先所有的俊美平安，一齊都復活過來。

從此我們便因着信德喜歡想念天主，因着望德喜歡念經，因着愛德不願意犯罪，光願意拿着悅樂天主的事，當最要緊的急務。以先並沒想到習慣的毛病能改過來，如今看着倒是很容易的事情。好孩子頭一次善領聖體，心裏極其喜歡，我們如今也是那個樣子，因為心裏有天主。你問一個回頭的人，他心裏怎麼樣，他便答應說，以先我心裏是冬天的光景很冷，什麼善德都如同死了的一樣；如今即是夏天的光景，我心裏滿滿的熱火，因為以後行什麼善，修什麼德，我都能隨心自如的立功勞。再說我們的痛悔，先前若是下等的，如今就變成上等的。我們先是因為怕天主罰我們下地獄，纔痛悔罪，及至辦了妥當神工，天主聖神又住在我們心裏，如同太陽發光發暖，叫我們心裏明白熱心，說既然天主那麼愛我，為救我甘心死在十字架上，我還能再犯罪嗎？我寧死可不要得罪天主了。——我有一位朋友，談話的時候，他述說了這麼一個行實。他說，我哥哥先好賭博，任性不改，我父親多次的替他還賭博賬。後來真看不上了，就說，我再不給你還賬了，你還有弟兄們咧，我若屢次給

你還賬，他們准覺着抱屈，將要鬧着分家，所以我要再替你還賬，可真是對不起你兄弟們。

不多日老父親又聽說我哥哥輸了一百八十吊錢，要賬的那些博友都上門上戶的討錢。這一次老父親可真作了大難，要面子的人，說出不還賬的話來；說過了不再替他還賬，君子人又不能食言，反來復去的思想，生不出門路來。大家請聽，看他想的是個什麼法子吧。老頭子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又替他還了這一百八十吊錢的賬。然後給我哥哥說，我既說了不再替你還賬，因為錢都是公夥的錢，事到如今又替你還了賬，我可不能害你的弟兄們，我總得在我身上，把這項錢省出來。從此以後我也不喝酒，也不吸煙，幾時省出你輸的一百八十吊錢，補在公夥裏，那時我再喝酒，再吸煙。咳！縱然有再利害的刑罰，也不能如我父親這個法子，叫我哥哥回頭那樣爽當。從此以後我哥哥也定主意不喝酒不吸煙，自然的博也不賭了。

教友！你也回頭吧！別妄了天主耶穌爲還你的賬，受了極大的苦。

既然你的大父天主愛你，你也該還愛，甘心體貼事奉天主纔是。

咳呀！回頭的罪人，歸到正路上來，就能說，巴不得立時死了纔好。怎麼說呢？怕得是他的靈魂剛洗乾淨，舊病再發，重新又走老道路，復犯他的老毛病，又骯髒自己，投更大的禍患呀。有位老太太一聽說某家孩子有病，他必是求天主收那孩子的靈魂，緣故，怕孩子大了學壞，下地獄。他這個辦法怎樣呢？要答這個問題，請聽一個行實，便可曉得。有一位童女，年方十二，是很靈巧很老實的一個女孩子，但是自小多病，身體極其軟弱。這次得了寒疾病，他的父母看着孩子的病難好，就給他預備臨終的事情。因為這孩子聽過領聖體的道理，遂求神父初次給他開聖體，親戚鄰人都跟着他念經，想這孩子雖是初次領聖體，可也是末了的一次。屋裏滿人，卽如在聖堂裏，都恭恭敬敬的跪在地下。靠床邊預備了一張小桌，擺設的如同小祭台那麼好看。病孩子領聖體十分熱心，滿面的笑容。衆人見這孩子得那麼好的善終，也不知道是可喜的，是可苦的，惟有那位太太，一准是求天主叫這孩子早死，怕得他好了長大，

死不那麼妥當。

不料想天主不是那麼個想法。領過聖體後，孩子的病，重一天，輕一天，究竟好了。趕他長大成人，家中雖說好過，他一心裏想棄絕世俗，進女修院。因本處修女院地方窄狹，沒法收留他。這位姑娘便入了外國的女修院，在那裏充當一個伺候病人的修女。終身行善，一直到死專爲耶穌的緣故，伺候病人。請問還是叫他活大年紀，多行愛天主，愛人的事情好呢？還是叫他當無罪的孩子早死好呢？這兩樣那一條高尙呢？

這個苦世界，風波危險，固然是多，若天主不叫回頭的人立時脫離世界，准沒有惡意。天主並非叫人多活幾年，爲叫他多犯一些罪，特意叫他下地獄，如惡人哄愚人似的，沿着薄冰過河，終致落在河裏淹死。所以叫他多活幾年的緣故，原是給他們這個時間，多能行善，多能立功。已過的時刻，他們算是空過的，如今就叫他們到天主台前聽審判去，怕得是兩手空空沒法子去。——可是回頭的人，跑出魔鬼世俗的網來，那

魔鬼世俗並不灰心，便得把他們再逮回來。更有人的肉情，叫人煩惡害羞當熱心教友，光叫他害怕一輩子守規矩，不叫他辦到救靈魂的事情，撥弄着他如小娃娃怕水似的，總不願叫娘給他洗臉，多啗一給他洗臉，他便掙手蹬腳的不往前去。又叫他相似一個糊塗母親慣瞎了的孩子，多啗父親命兒子出去跟師傅學藝業，這孩子便鬧着不願意去。緣故，他知道跟人家學徒，不能隨便，又得聽命，又得出力，怕受人家的拘束。這便是恆心行善事非易，定心回收却不難，堅持到底方得救，朗朗經訓天主言。

教友們！你們如今許想問，若要回頭的人不再犯他的毛病，不像那大兒似的，扭轉身來再吃那髒污的東西，可該做什麼好呢？這個問題實難答應，只因人的靈魂，脾氣既然有別，毛病也就不同。前者我在京裏問了一回路，我問的那人，答應的很清亮，他說，你先上東，拐彎往南去，以後再上東，偏向東南走就對。他看着我的臉，心想大約這個人也記不清那麼些，因此接着又說，你照我說的往前走，到那裏再問別人

吧。這句話我也對你說，我指給你一條正路，對你說明，該行什麼善，盡什麼本分，躲避什麼機會，改什麼毛病，到底我不能常跟着你，因此我也給你出個好主意，往後你就問你的本堂神父吧。

耶穌有言說：「瞎子怎麼領瞎子呢？瞎子要領瞎子，終久必落在陷坑裏。」換句話說，盲人騎瞎馬，夜半的時間，臨到了深池，那不危險極了嗎？所以你要求人領你走升天堂的正路，當緊不要求瞎子。倒是誰能領你升天堂的正路呢？答說，就是本堂神父，他也不置地，也不要土，也沒有家眷，更不求名圖利，反拋家捨業，專為救人的靈魂，領人走升天堂的正路，故此他極疼愛他的教友。你一心信服他，依靠他，准能盼望升天堂。神父既然這麼疼愛教友，教友也該孝愛神父。當知道本堂神父，彷彿耶穌，也是一位善牧童。善牧童把九十九個善性的羊，留在曠野，親自去尋那隻跑迷的不善性的。一個堂口，若有那麼一位好神父，真比掛一個千頃牌强的多。他真如一眼好甜水井，衆多的老幼貧富，都從這井裏取靈魂的神力，心裏的安慰。

誰家中一有病人，誰便不辭遠路的勞苦，南裏北裏去請大夫搬先生。好教友爲治靈魂的病，也不怕遠路的辛苦，去尋一位神父爲辦神工領聖體。吾主耶穌當時論神父們說過：『誰聽你們就是聽我。』到底你該知道，不拘那位神父，你當緊神工辦得妥當，都能妥貼的赦你的罪。

教友們！你們若想改毛病，修德行，就得去求神父。一個最善的法子，卽是求神父幫助你辦一個妥當神工。良心若提醒你們辦總神工，當緊別糊塗着往下挨說，到大瞻禮再辦吧。那時候神父太忙，顧不得細細問你開導你。倒是什麼時候辦呢？就是到避靜或神父下會的時候。這總神工的意思，就是把自己一年或幾年裏頭所犯的罪，清算清算，告訴明白。你們可不要怕神父嫌你們的罪太多，神父也是同天神一般的喜歡罪人回頭，他一見罪人回頭，喜歡的光想讚美感謝天主的仁慈。請看雨過天晴的時候，空中尚有微細的水分存在着，便現出一道長虹，照出了太陽五色的光霞，悅人的眼目，爽人的精神，真沒有比這

再好看的；這樣罪人回頭，在他靈魂上現出天主的仁慈來，使人另有一翻的神味，一翻的神樂，那有比這再奇妙的事。天主在天上地下，除了在罪人的靈魂上，並無別處可現露出他的仁慈來，天神聖人望這個光榮，永遠讚美天主。巴不得你也能看你的靈魂帶着寵愛多麼好看，可

是天主不許你見，緣故，怕你看見了起驕傲。

可惜罪人回了頭，魔鬼咧，老毛病咧，光想使法子打倒他的好主意，引誘他仍舊走犯罪的老道路，所以本堂神父要給你們說，以後得勤辦神工。你們若勤辦神工，神父就有法子教訓你們怎麼能離開惡朋友及躲避犯罪的機會。不然壞人還是哄你們跟他們再歸那犯罪的舊道。要真不幸又上了魔鬼的當，受了壞人的胡弄，就該立時發上等痛悔，想法子快辦神工，別往後推。再說，你得全按神父的話做他罰的補贖，也更得做天主罰的補贖。即如補還不義之財咧，還借的賬項咧，補復人家的名譽咧，等等補贖，都是天主定的，總是不能脫的。也當曉得神父是天主聖過的人，他在世捆綁的，天主在天也捆綁。你若聽神父的

命，天主將來要厚厚的賞報你。

我還有兩句要緊的話。你也聽過匪蓋伍的行實嗎？這個身量短小的大罪人回了頭，耶穌來看望他，他心裏獨有一樁掛心的事，就是怎麼補還不義之財。看着他的心，又照照你的心，就知道你回頭是真的假的。你若有不義之財，你當誠心正意的問神父，該怎麼補還，他就指你一條明路，你就全按着走吧！

也有回頭的人，起首怪熱心，幾個月一過，便慢慢的冷淡起來。這冷淡可是極利害的毒呀！准能藥死人靈魂的善主意，却是個慢毒。先覺着念經儼的慌，以後又說念經沒工夫，再後便覺着行善行不起，恭敬天主無滋味，末了遇見犯罪的機會，便陷落在誘惑裏，恐怕犯罪比先還大。逐走的魔鬼，帶着七個別的魔鬼，復又回來住在他心裏。人越有年紀越容易歸舊轍，為此我們當緊小心這個冷淡。因為我們回頭以後，恆心到死走升天堂的路，是天主賞給的最大的恩典。若保着這個恩典，天主的報答就是天堂的永福。為鼓勵我們恆心走天堂的窄路，盼望天

堂的永福，是頂好的法子。

△ 第十一章 天堂是回頭之報

大地環球，凡老奉教的地方，每到聖誕瞻禮，爲父母的都給小孩子們買些好東西，好食物，好穿頭，就給孩子們說，這是耶穌聖嬰送給你們的。慌的些孩子們，頭瞻禮好幾天，就問父母，爹呀，娘呀，到瞻禮還有幾天。父母答應他們說，還有四五天咧，不多，還有六七天咧。孩子們又問，耶穌聖嬰倒是給我們送點什麼來？父母又答應說，送來的多着咧，你們若老實聽命，就有你們的，不然可沒你們的呀。

朋友！耶穌叫我們如同孩子一樣，所以你也得相這些孩子們，盼望耶穌的恩典，就是永遠在天堂裏過瞻禮，可是你也得先老實聽命纔行呢。有道理書上講天堂的福樂，叫老百姓一點不懂得，聽着沒滋味，光想打盹。誰還願意享那樣的福呢？卽如說的，聖人享上智的福咧，享自

由的福咧，私情不擾亂咧，心裏沒疑惑咧，沒怕情咧，常享見天主讚美天主咧，這些話都不大動人的心。請聽聖經上天主自己說天堂的福樂是怎樣的吧。吾主耶穌說，天主給他請來的客預備很體面的筵席，聖人們都俊美好看，大發光榮，住在金子的城裡，耳朵裡聽的是天神作的音樂，眼光中看的是天主的光榮，住的地方不冷不熱，享的福樂無窮無盡，從此再無痛苦難受的事情了。耶穌說的雖然都是比喻，到底我們聽得出來，天堂的福總是很實在很豐厚，彷彿好酒的濃豔，不像涼水的淡泊。爲引動教胞們遷善，我就要用天堂的福樂。恐怕有人說，天堂的福樂，既然我們現在也看不見，也聽不見，更覺不着一點，怎麼能引動人呢？我說，若言天堂的福樂，在世上一點不能覺着，這話說的不對，我說幾個比喻，請諸位聽聽。

卽如伺候病人的修女，一輩子整天爲天主出力，光想輕減人家的病苦，不問自己的禍福，半夜三更還是念經讚美感謝天主。或者一位神父，每逢主日忙個不得了：開工咧，講道理咧，教訓小孩子們咧，看顧

病人咧，一剎那不得閒着。及至到了天夕，雖是儼得很，還是得上漫地裡，或樹園子裡，僻靜區處，去念本分經。或者那好奉教的在地裡做了一天的重活，不用說又困又乏，可是每逢念晚課的時候，總少不了他們。這等人現世多的很，盡了一天的本分，到晚上便覺滿心的喜歡，滿腹的安慰，世上的萬福，比着他們的福，真有水酒的區別。天主從他福樂的海裡，只取了一滴兒，落到他們心裡，因為他們盡了一天的本分。你想這些人非是一朝一日，乃是一生爲天主出力，到死後天主還能不賞他們進入他那無窮無盡的福樂海裡去嗎？我曾認得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子，他受了個長遠病，只因他光想自己是同耶穌一齊背十字架走苦路，所以 he 忍耐病苦，漸漸的就但愛天主，光盼望天堂。病到了臨危的時候，忽然暈過去。等他還醒過來，就哭哭涕涕的淚如雨下，說你們爲什麼把我喊醒，叫我又回到世上呢？我見了多體面的天神，你們就沒看見嗎？

可是天堂的福樂，我們在上總不能知道有多大，雖然如此，論天

堂的福，也得說兩句。教友們！如同惡靈在地獄裡，內有惡虫，外有永火，這樣天堂的聖人，內有萬樂，外有光榮。日後不但聖人的靈魂享福，肉身也享福，肉身的眼所見的，耳所聽的，口所嘗的，都是叫靈魂滿心的喜歡。聖經上論天堂的福說，天主爲愛他的人預備了那麼大福樂，真是世人眼未曾見過，耳未曾聽過，心裡總也料想不到。吾主耶穌在大博爾山變聖容的時候，原是一刹那的工夫，到底宗徒們看見了耶穌的俊美，都簡直的喜迷了。伯多祿喊着說，住在這裡可好呀，我們就在此處修房子吧！我們大眾請想，在一個光滑的山頂上住，再不想走了，那怎能行呢？請想他們還沒有見過天堂的光榮，不過只見了耶穌身上發出來的一道光彩。既然我們沒見過，也就沒法說天堂是多麼好。母胎裡的嬰兒，還沒生在世上，他也沒法知道世上有什麼光景，因爲他尚未曾見過。我們當初尚未生到世上的時候，天上的太陽，月亮，及無數的星辰，以及那雲咧，霧咧，雨咧，露咧，一點不認得；地上的五穀百果，飛禽走獸，水裡浮的，土中爬的，以及那山咧，嶺咧，河咧，海咧，總也都

▲ 第十一章 天堂是回頭之報 ▼

第三卷

沒見過；也沒聽過樹上的小鳥叫喚，更沒聽過雷電風雨的聲音，連個人的爹娘都不認得，況說別的呢？現如今我們的靈魂在肉身裡頭，一如嬰兒在母胎裡，所以我們在世上沒法知道天堂的光景。爲此宗徒說人眼沒見過，耳沒聽過。聖奧斯定指着肉身說他是蒙眼的一層紙，擋住我們看不見天堂的美好。世上的福比天堂的福，真是懸天隔地。蒼天比地高多些，大多些，天堂的福比世上的福，也高多些大多些。若把天下萬福，盡歸一人，叫他獨享，這人的福可大極了吧？哈哈，要把這人享的福，同天堂上一個最小的聖人享的福，兩相比較，這人的福，好比要飯的孩子得了個白饅饅的福一樣。

我們該知道，天主用盡他的全能，好給聖人們預備一個享福的地方。古時候撒落滿給天主修的大堂多麼體面，我們見不了日路撒冷的大堂，到底我們許能見主教的大堂，是怎樣的體面。見着了這個大堂，也算見了天堂的一個肖像。這座大堂，坐北向南，混磚到頂，對角磨棱，高有十餘丈，寬亦七丈多，前面兩座亮亭對峙，傍有兩個小亭陪襯，是

按十字形修的。上蓋琉璃瓦，紅黃相間，日光一照，霞光燦爛，萬點星紅，金碧交輝，奪人眼光，觀不盡的勝景威濶，說不盡的錦繡壯麗。這不過但是外表的壯觀，及至進到裡面，更覺異樣的光彩，異樣的鮮豔。東西兩蹬明柱，都是整個的青石鑿成，光滑無比，合抱不交，上架着棖弓石，兩面合隴來，全按二龍吸珠的故事。奇呀，大呀，真是有口難說。仰觀上面，則有天青色的頂蓋，萬星點點，平看窗戶，則有花草人物，皆是五色琉璃鑲成的。俯視下面，則有紅色的方磚鋪地，往來穿成花樣。後看風琴樓，音管林立。前看大祭台，巍峨高大。美呀，妙呀，更是有筆難描。這大祭台所佔的地點，高出七層台階。祭台全是黃金鑲成的，照人眼目，蠟燭花瓶分設左右，圍着聖體樓。聖體樓兩邊，上層是本教區六位主保的站像，下層是聖類斯等六位的半身像，最上層中間亭子內是聖神之淨配，無染原罪的站像。更有一切擺設，都是能人製造，最精緻的細工，這原是至聖之所，天主耶穌住的地方，所以裝飾的十分體面。左右還有六座木刻色畫油漆的祭台，也鋪得十分完整。每

逢大瞻禮日，滿堂中更是鋪設的齊備，明柱遍掛綉緞的繡旗，滿懸着彩紙紮的串花，五色燈籠空中懸掛，奇花異草，擺滿台上，修飭得煥然一新，真所謂人間的天上呀。堂前面有四口大鐘，音有高低，配成四音的合音。拉動時，叮噠齊鳴，悅耳耐聽，報告遠近教民，都來望彌撒朝拜聖體。衆信友乃魚貫肅敬而入，何止千人的多呢？忽然炸炮聲響，風琴齊奏，震得耳鼓內都作響，真肅嚴，真驚心呀。以後輔祭的童子，外穿小白衣，內襯大紅袍，一對對手捧聖蠟，一個個端顏碎步，從更衣所裏出來，真如一羣天神，陪着神父祭獻天主。最後主祭神父上了大祭台，左右有五六品相陪，行祭獻天主的大禮。教友們，或唱歌，或念經，也一齊讚美天主，真可說堪爲天堂的肖像。衆人眼所見，耳所聽，皆是最能樂人心意的；至於他們心裏所存的喜樂安慰更是大的。這座大堂，是人給天主預備的，悅樂天主的地方。人的力量也算使盡了，錢財花的亦不在少數，真是蓋的沒法再好了。

朋友！我們可想想，最富足的人，還沒天主富足，最巧妙的人，還

沒天主巧妙。緣故，人不是全能全知，不能如天主一樣造什麼。所以人任憑修蓋多好的宮殿，在天主台前，真如小孩子用碎磚壘的小屋一樣，使脚一踢，就倒蹋了。請想無巧無能的人，尙且給天主修蓋那麼體面的大堂，全能的天主給他自己，給天神們，給聖人們預備的地方，該是怎樣的體面呢？

當初魔鬼引誘耶穌，使他自高山頂上望見天下萬國的福樂。猜思耶穌沒有不貪這世福的，那知世上的萬福，在天主眼裏，不過如同一個螞蟻窩那麼小，那麼卑賤。耶穌輕看世上的萬福，可是重看在天堂上，天主給聖人們預備的福樂。耶穌講了真福八端，以後就說：『你們正是有福的，你們該喜歡踴躍，因為你們天上的報答是豐厚的。』咳呀！我們若猜思猜思，天堂的萬福既然能得，也能失落，這樣患得患失的活在世上，有個不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的担驚受怕的嗎？請看但用真心回頭，就有天堂的分子。儘大家自己說，恆心行善，勇敢退誘，值不值呢？每逢年節以前，小孩子比先多聽命多老實，抗活的多出力多勤

勵，不是盼望多得兩個代歲錢嗎？本來我們恭敬天主，不可圖賞報，應該但爲愛天主恭敬他纔是，到底還怕我們的德行沒修到這個地步，爲此天主用世苦世樂，引動我們的肉心。

我曾給七八歲的孩子說，你好好的念書吧，等你大了就能做官。本來我說的好話，這孩子並不動心，直如對牛彈琴，他總不想後來的事。心裏倒想說，我不要你的官，還不如給我兩個燒餅吃好咧。教友們！我以上勸你們走升天堂的路，我也怕你們彷彿這個孩子給我說，天堂呀！那引不動我，今兒天堂，明兒天堂，誰曾見過呢！再說，我還沒多大年紀，只是用看不見的天堂，想叫我守齋念經，我不願意。誰知道天堂怎麼樣呢？終究能進去嗎？我現在享世福是真的呀。

朋友！你的意思，我曉得了，你是說的眼見爲實，耳聽爲虛，現在的福爲實，後來的福爲虛，後來的福全是如同過去的苦一樣，不動人心。比方我昨日患牙疼，今天好了，昨日的牙疼，就不叫我今日再難受。夏天怪暖和，到底如今是冬天，手也冷，腳也冷，夏天的暖和爲我可有什

麼好處呢？諸位聽聽，眼見的爲實，論世福說的倒對，耳聽的爲虛，論天堂的福，說的却不對。天堂的福在世固然不能看見，到底他在世人心裏已經起頭扎根，永福的根苗在世，就是在人現今所行的善功。如同莊稼人先得耨麥，後來纔能收麥咧。又如同太陽雨水雖好，却不能叫麥子從石頭裏長出來，這樣人非修德立功，不能享天堂的真福。假若罪人升天堂，他仍是一個醜陋難看的罪人。天堂永福的根在人心裏，人在世活著的時候，永福的根已暗暗的在他心裏發芽生長開花。這永福的根，就是天主的寵愛。有寵愛的人，行善就有功勞，死後這功勞自然結果，這個善果就是永福。再說，人心裏若有永福的根苗，（寵愛）卽在世間也是享福。緣故，是有升天堂的盼望，有心裏的平安安慰。吾主耶穌在山上變聖容，還活着帶着肉身，天主的光，天堂的福，從他肉身裏便往外發，使衣裳潔白如雪，面目發光如同太陽。這樣天堂的福在世界善人的身上，已經發顯出來。你看人若真心歸向天主，得了罪之赦，天主聖神就帶寵愛降臨到他心裏。這人的靈魂就潔淨好看，因他得了超性的生命，

▲第十二章 世福是回頭之報 ▼

第三卷

當了天主的兒女，請想人要知道有這些天堂的恩典，能不喜歡嗎？多些回頭的人辦了神工，好比是從煉獄裏救出來的靈魂，滿心歡喜，感恩不盡的給赦他罪的神父磕頭，感謝感謝他。自己心裏想着說，我一輩子真沒覺着過心裏那麼舒服，那麼喜歡。

▲第十一章 世福是回頭之報

回頭的人，不用等死後纔受賞報，在生前也有他的賞報。他不受大罪的危害，便能享心裏的平安。看大罪人受的世苦，就知道回頭的人享的世福。一二月間，常是半個月不見晴天，整天非是下雨，即是下雪，真是悶的了不得。一旦天晴，太陽露出來，人人都非常的歡喜，知道冬天已過，春景來了。春日已到，樹枝的萌芽，即長出來。滿地裏麥子發青，路傍裏的草芽也生了出來。因為太陽漸漸的發暖，地土如同內裏的醇子化開了發熱，所以各處的草木有放葉的，有開花的，到了春分的節

氣，天下便如無邊的一座大堂，幾百萬的天神，慌忙的撒花，裝飾這個世界，預備天父的瞻禮，就是頂好的一個春天。

冬季和春季的光景，表明罪人回頭的情形。

教友！若你真心回頭，也是這樣。罪人的靈魂，先時又昏又冷，心中所思所願的，都是無功無勞。那惡情如同霧氣，罪過如同雲彩，籠罩着罪人的靈魂，擋着天主的恩典，擋着天主的愛情，省得發暖照明他的心。趕他一回頭，罪惡的霧咧，雲咧，全被痛悔的風吹散，使愛德發光如太陽似的，照得他那靈魂又俊美又新鮮，好比纔造的，老罪人立時變成了新善人。罪人一回頭，心內光想着做補贖，爲此他受窮受病咧，或別的大災大難將加於他咧。只因他要做補贖的善主意那麼大，那麼堅持恆久，都不能阻擋以後忍耐苦痛的真切。請看這樣人怎樣忍受病苦。病苦纏身日久，身子都破了，瘦的沒個人樣，只因他回頭的心切，躺在床上，心中倒平安。雖是知道該死，病不能好，仍是堅持忍耐，隨天主的意思。我曾見過這麼一個年輕人，以先無所不爲，後因癆病在身，便

回了頭。及至病勢加重，臨危的時節，便自己看着自己的胳膊，皮包着骨頭，大聲笑起來了。別人問，你笑什麼？他答說，我笑的我這個肉身，以先他不願意做補贖，如今可不能不做了！再請看一個不願回頭的，仍溺在罪惡裏的怎樣吧。這個罪人多麼害怕，請這位先生，搬那個大夫，又是要這，又要那，一點忍耐也沒有。看他的形容，聽他的氣息，却只是想叫別人可憐他，咳！只是他那個樣子，真討厭的很哪，我真不耐煩看。

衆位兄弟們！我們既然犯了罪，得罪了天主，就應當受窮受病，到底病苦窮苦還不是最難忍受的呀。倒是那樣事情，叫人最難忍受，如苦膽似的那麼難嚥呢？那樣事情，叫人心裏如灼火似的，見氣就迸就跳，好比一塊火炭兒，落在鎗藥堆裏，立時起來呢？那就是別人得罪我們，給我們虧吃的時候。即如仇人背地裏說我們的長短，評論我們的是非。再如給人家傭工，東家許到年底加工價，到跟前他又不承認了。又如園中種的菜蔬，被壞人偷去了大半。更如官司的事情，大半年不得心靜，

還妄費了些錢財。這些事情說不出來，道不出來，存在肚裏，直如一塊石頭往下墜的一樣，真叫我們難忍受呀！

當曉得，上自教皇，下至教友，上自大總統，下至乞丐，都有生氣的事情。若問受屈吃虧，誰能忍耐呢？誰能不許忿怒的火燒毀他心裏的和平呢？誰能不許憂愁踏滅他心裏的愛火，使從內裏光冒出抱怨天主的黑烟來呢？就是好奉教的及回頭的罪人。他們說，耶穌寬免了我，我也甘心願意寬免人家。回頭的人多咎吃虧受凌辱，多咎耶穌在他心裡，使他念經求天主說：「天主聖父求你寬免他們吧！」天主聖神教訓回頭的人，爲做補贖，使他們效法聖斯德望。聖人被亂石砸死，天主聖神借他的口說：「主，求你不要罰他們這個罪。」

世人最怕的就是死，可是有個頂好的法子，能打下死亡的毒針，能拔出死亡的毒牙，就是真心回頭，老實做補贖。頂好的補贖，就是甘心聽天主的命，忍受死時的病苦。臨死我們該把靈魂肉身一切所有，全獻給天主，在天主隨意定我們的死期，安排我們的死法。有一段經，臨死

的時候，誰從心裡念，誰得個全大赦。這段經的意思，叫人甘心聽天主的命，忍受死苦。內中包含着上等愛德，故此人死後不下煉獄，簡直的升天堂。這段經即是：『吾主，吾天主！爾之聖意所願，我願隨之，任何死法我願受之，任何苦痛我願忍之。俾我於茲日，於茲時，皆樂受於爾之手。』一回頭的人忍耐做補贖，不但免死後之苦，他們也見別樣善效果，就是享心裡天主所賞的大平安。

如果我們能坐飛艇，遊翔空中，飛遍天下萬國，從這飛艇中往下看，那各城各莊的人俱在我們眼光裡頭。假使我們有神一般的眼睛，能過物，也必能隔着肉身看到人心裡去，勢必看清這人心裡有天主，那人心裡窩魔鬼，善人的靈魂平平安安的俊美好看，罪人的靈魂，像似臭爛的死屍，醜陋難看。黑羅德還活着就被蛆虫吃了。惡人的靈魂也如黑羅德的肉身那麼難看，他自己還不知道呢。

人最大的禍患，就是在他心裡有大罪，及大罪的惡效果。這話甚對，這等人如得了熱症的，他覺着內火燒的苦，比伏天最烈的日光曬的

苦，難受的多。再如地獄裡的罪人，他們知道內裡的失苦，比外面的覺苦利害萬萬倍。這樣大罪也叫世上的人心裡受苦，比一總疾病叫肉身受苦利害的多的多。所以我們幾時將大罪的毒根拔出來，幾時也把禍患的根拔出來了。我如今從罪惡生出來的禍患中，挑兩樣最大的給你們看。

我們先上監牢獄裡去，看看那囚徒受的苦怎樣。我不說他們皮肉受的苦，但說他們心裡的苦。咳呀！他們的良心難爲的叫他們覺着燒紅的鋸條鋸他們的心。殺人的兇手夜間常見他所殺的人，頭上帶着大刀砍的傷，滿臉的血污站在跟前，直瞪着眼睛看他。嚇的這兇手光出汗，驚醒過來，自己並不知道是做夢見的，是醒着見的。一個掐死孩子的婦人，夜間常聽見他掐死的那個孩子哭叫。

淫婦覺着他藥死的丈夫，奸夫覺着他逼死的妻子。同是一樣的光景。放火的人，從睡中驚醒，喊說，火灼了呀，灼了火呀，做夢又見他放火燒的人家的房子。更有罪犯做夢，見兵來抓他，見官，過堂，他還

說瞎話打自己的嘴。——咳！如同善人是的，還在世上活着，便起頭享天堂的福，那不同頭罪人，也是還在世活着，就起頭受地獄的苦。多些大罪人的床鋪，像似停他死屍的靈床。聽他們說夢話，那是他們聽天主的審判咧，屋裡的黑暗，尋思是他們永遠的黑夜。

可是也有囚犯並沒殺人放火，只因偷盜誑騙等罪，坐了監獄；雖不如殺人的兇手那麼害怕，心裡也是不能甚平安。只因他們心裡窩的惡虫，現今還沒長成，或者也許是睡着了。他們心裡受的苦，好相鑿木虫似的，暗暗的，慢慢的，在心裡蟄，他們常思想着，只爲自己一人不安分，如今連累的老父母，及自己的兒女在家挨餓受罪，一家子人露頭就得受人家的抱怨，受人家的凌辱，打官司就得花錢，非是拉賬，卽是賣地；趕賣淨花淨，這日子將來怎麼過呢？罪人在監獄裡，因閒着無事，難爲他的這些事情，都有工夫想得起來，光嫌天長，嫌黑的慢。坐監的年月，如一窪死水，下去的很慢。

囚犯要出來，回了家，怎麼樣呢？咳！一輩子沒臉見人，一輩子得抱

怨自己：當初沒打官司，沒犯國法以前，有吃的有燒的，母親疼愛，孩子孝敬尊重，即是頂小的孩子，回想那時在懷裡，叫爹喊娘的，看着他喜笑的臉兒，說不盡那家庭的樂景。如今可享不着那樣的福了！常是夜間睡不着，光尋思這些事情。有時正思想着，就忽然涕哭，別人問他哭什麼？便咳嗽嘆氣，用袖子擦擦眼淚說，沒哭什麼。——教友們！天下無數罪人，及他家人受的苦，是從那裡來的呢？不是大罪招惹的害處嗎？天下的監獄，病人院，瘋人院，是誰立的呢？原是大罪立的。人若不許大罪入心，或是早回心轉意，那裡還有這樣的事呢？

我們要到医院裡，或患病的人家裡，看看那病人受的苦，真是令人可慘。那個莊上，沒一個兩個病人呢？那個城裡沒幾百口子害病的呢？那病人黑夜睡不着覺，他內裡發熱，如火燒的一般。再不然渾身作痛，渾身發冷，咳！真是無苦不有。至於他的近人，也都得跟着作難，又得花錢，又得囉唆，更怕有傳染的危險，請想這些苦，都是自來的嗎？地下的走獸，空中的飛禽，他們怎麼都沒病呢？不是因為他們沒有罪嗎？

從此看來，人衆的疾病，都是自罪惡中生出的。有的因爲貪財，出力過度，得了癆病；有的好發忿怒得了氣鼓；有的在貪饕迷色上得了重病；有的受病，因冷淡受了天主的罰；更有賄受了壞血的，成了遺傳的病症；也有父母把家業浪費盡了，孩子們跟着挨餓受病的；也有主人刻簿工人，待承他們還不勝畜類，因此工人得了重病的；並有丈夫虐待妻子，胡打亂罵，因此妻子得了重病的；還有兒女不孝敬父母犯上，因此父母難受就得了重病的。咳呀！還有一樣子大罪，更能加重最大的苦難，這個罪就是邪淫。邪淫最容易叫人長醜陋的惡瘡，這宗瘡又易於傳染。我們若有天主全知的眼，必能望見無數的人因邪淫受了大苦。這邪淫的毛病，處處惹禍，鬧亂子，出人命，並發生官司事情。若把古來的歷史察一察，大凡傾國敗家，起爭端，逼人命，多半都是從邪淫惹出來的。教友們！人多大工夫隨着肉情，多大工夫就離開了天主。在這個時間裡，魔鬼很覺得意，那可就壞事了！

有個年輕人，在機器場裡做工，起先却也老實，把所有的月給，都

如數交給他父親。俟後慢慢的少交，再後連得一個也不交了。倒是交給誰呢？咳！他有外務，把錢交給女朋友了。二人往來已久，女的也不免出了醜，瞞不住了。父兄氣的亂打亂罵，母親難受的哭叫連天。先時本莊人有知道的，因有些碍口，都不敢說。這如今一鬧，合莊上全知道了，這個也說，那個也講，談個不止。這一家子真丟透了，頭也沒法抬，那女子的臉更是沒處擱，一生的體面算壞盡了。至於這女子的靈魂受害更大，怕天主的怕情容易失去。他那靈魂彷彿一隻小船，裂開了大縫，罪惡的髒水浸滿了船艙，終究非沉到髒水的坑裏不止。咳呀！又瞎了一個人。誰能說盡邪淫生出多些兇惡來呢？雖說不盡，我也要給你們說幾樣最大的兇惡。

第一，殺孩子的大罪。閨女是老戶人家的女兒，怕出醜，怕丟人，就把私有的孩子掐死了。

第二，立壞表樣。別的年輕人容易跟這等人學。

第三，閨女難尋好婆家。大凡好戶人家都嫌他的名譽不好，終究尋

到一個相同的下流人家，有了孩子也跟着他當好徒弟，吃，喝，嫖，賭，無所不爲，這都是老的親自傳授的，只因孩子常見老的立的壞表樣，才學到了這個成色，可憐呀，真正可憐！

邪淫同一切毛病，都是魔鬼的走狗，各處的亂趁人，把成羣成隊的人，都給趁到魔鬼網裡去，叫他們生前死後常受永苦。誠然要能把罪惡滅了，同時也就滅了萬苦萬難。可惜毛病叫人是瞪眼的瞎子，大睜着兩眼看不見，如迷了竅的一般，尚不如禽獸明白咧。一個飛禽見別飛禽被人逮住了，他以後必然小心，不再落那個圈套。一隻狼見別的狼落在陷坑裡，他以後也必然小心，不再走那個有陷坑的地點。至於人有好喝酒的，有好賭錢的，有好吸大煙的，吸白丸的，吸海羅英的，他們雖見別人在那上頭受了大害，你想他們可得受驚多加小心了吧！咳！沒那麼回事喲！在他們想着毛病害別人，准害不了我！這等人真可憐！我們若見一個瞎子跑到水坑裏，再爬出來，身上濕淋淋的，我們准得嘆息，要見罪人大睜着兩隻眼，睛跑到爬不出來的地獄坑裏去，還能不難受嗎？

△第十三章 末篇道理

教胞們！我在一部老古書上看了一個行實，雖是一個比喻，裏頭很有道理，就是人若但顧近不顧遠，只圖肉身的快樂，終究陷於兇惡，失落靈魂。這等人好比那走道的，忽然見一隻老虎，自背後追來，他便沒命的奔逃。正是飢不擇食，慌不擇路，慌慌張張的往前跑着，又不住的往後看，不料前邊有個大山澗溝，只聽響了一聲，掉了下去。衆位！請想有個不頭破血出跌死的嗎？幸虧這山溝，日久年深，在半懸空中石縫裏長出了一棵大樹。這溝壁雖是陡立，却是參差，長短不齊的石頭錯着縫兒。湊巧，這人正吊在那棵樹上，手攀樹枝，腳蹬石縫，上不搆天，下不搆地，懸住了。心裏纔略略的着了穩兒，緩過這口氣來，仍是把不住的心跳，猜想着這還好些，暫且保住命，不要緊了。正在這般的思想着，仔細一看這棵樹根上，有兩個老鼠，一黑一白，不住嘴的儘齧樹根吃。

咳呀！不好了！已經齟齬一多半了！再仔細往那山澗深處一瞧，又有一條大長蟲盤在那裏，張開輾盤的大口，眼瞪的有盈口大，等着要吞他。這人便不寒而慄，渾身篩起糠來，不敢往下看了。及至又往左右一看，離他蹬的那塊石頭不遠，有一個小山峒，有三個大長虫從裏面探出那兇惡頭來，伸舌瞪眼的瞋着他。據我們想着，這人在九死一生的關頭，必是抖擻着不敢妄動了吧！咳！他抬頭一看，見他攀的那棵樹杈上，懸着一蜜蜂窩，那蜜順着樹身，直往下流，正淌在他臉前嘴邊。他一見有蜜吃，便歡喜起來，登時把崖上的老虎，山澗深處的大蛇，左右的長虫，齟齬根的老鼠，一概忘却，只顧伸出舌來舔那蜜吃。

教友們！這個比喻是表明貪享世俗富貴快樂的人有多麼糊塗。我給你們解說說這個比喻的意思：老虎表的死亡，常寸步不離的緊跟在人的背後。山溝表的滿危險的世界。那棵樹表的人的性命。黑白老鼠表的黑夜白日，緊催着人的性命，直到斷氣的日子。那三條長虫表的魔鬼世俗肉情，靈魂的三大仇。蜂蜜表的世界上的富貴體面，安逸快樂。大

蛇表的地獄，人的性命一斷，必然落到惡蛇嘴裏，就是落在地獄坑裏。只因人光顧的愛世福，不顧求天堂的永福，所以這個貪情把持他，把靈魂肉身的大危險都忘却了，光知道舔那世福的甜蜜吃。魔鬼世俗肉情，也就借着財貝面子快樂，迷糊人的心，使他們忘了救靈魂的大事情。

兄弟們！千萬不要像這個糊塗人似的，一點也不小心那靈魂的三仇，每逢聖誕瞻禮臨近的主日上，神父給教友們講公審判的道理；自開關天地，直到世界窮盡，這世世代代的民衆，在天主及天神眼前，算是玩的一台大戲，那最可怕的末一齣，就是世界窮盡。耶穌及路濟弗爾在這世界的大戰場上，黑夜白日的爭鬪，一似兩國交兵，奪取天下的一般。於是世界上兩個大國對立着，一個是天國，一個是魔鬼的國；既有萬萬人事奉天主，也有萬萬人事奉魔鬼。這兩個王爭的非是國土，非是權利，乃是我們不死不滅的靈魂。雙方的勝敗，爲我們大有關係，一面關係同天主永遠享福，一面關係同魔鬼永遠受苦，爲這個緣故，世界叫做戰爭的疆場。這兩國王雖說是在世界上開仗，其實在個人心中裏爭奪；兩方

面都願意在世人心裏爲主作主，叫世人誠心隨從事奉他們。天主用他賞給人的明悟及良心，勸人隨從他，魔鬼用世俗及虛假光榮，引誘人順着他。這個人隨着良心，便是叫天主給他當家作主，那個人順着世俗肉情，便是叫魔鬼給他當家作主，這行善作惡，要在各人決定去。在這個戰陣上，不但耶穌同路濟佛爾戰爭，一總的善神惡鬼也是互相爭勝。善神相幫耶穌，保護人不陷於誘惑，不陷於兇惡；惡鬼相幫路濟佛爾，引誘人離開天主，離開正道。天主的劊子手（死亡）站在兩陣的中間，忽抓這個，忽捉那個，並不問他是善人是惡人。把他抓住，將他的靈魂帶到天主台前，去聽審判，天主就按他的善惡，給他定一個相當的永遠所在。兄弟們！我再略伸前言，給你們解說解說。大家都曉得，天主造的神人，都有自主之權，或行善或作惡，一憑自己作主。天主預備叫神人升天堂享福，可是非先立功勞，得不着這個賞報。善惡彼此相反，一如水火不能相立。在昔善神惡神在天堂上已先戰爭起來，善神戰勝了，得了永遠的賞報，惡神戰敗了，下了永遠的地獄。這些惡鬼遂生妬心，

往地堂裏去引誘原祖；魔鬼佔了勝利，原祖被貶出了地堂。從此私欲盛發，惡情興起，原祖的後代子孫在苦世界上，也就分做了兩等：一等是天主的兒女，一等是魔鬼的兒女，有奉教的，有外教的。真可憐哪！只因人有了原罪，魔鬼路濟佛爾遂稱世界君王，跟隨他敬邪神的人，比恭敬天主的人多的多。末後普天之下，只剩了右代亞國的百姓還恭敬天主，其餘的全隨了魔鬼。眼看惡要得勝，善要失敗，魔鬼堪堪要獨霸普世。天上的大君王（天主）看不上了，乃離開寶座，從天降臨，生世爲人。於是把他的旗號豎立起來，號招一總良民棄絕魔鬼，來跟隨他。天主爲可憐世人，要親自同路濟佛爾決一勝負，分個高低。結果得勝了魔鬼，把他的權杖奪了回來，救贖了一總棄絕魔鬼的人。這位得勝者，就是吾主耶穌，他立的天國就是聖教會，他的旗號就是十字架。從此萬民可能救靈魂了，也容易升天堂了。可是得跟着耶穌忍耐背十字架，恆心走天堂的窄路那纔行呢。誰跟隨耶穌，誰當天主的兒女，誰順從魔鬼，誰做魔鬼的奴隸。！衆位！明白了嗎？天主是怎樣的看重我們的靈魂，一總

的善神是怎樣的掛念我們，留心看世人或行善或做惡，真是如看戲的一樣。吾主耶穌從天堂上仔細察看世人，究竟跟着誰，究竟事奉誰。趕天主定的那世界窮盡的時期一到，萬民演的這台大戲，也就到了最可怕的末齣。那時天主耶穌要親來審判生死者，把善人及惡人分得清清楚楚，請善人站在他的右邊，命惡人站在他的左邊。——兄弟們！我們要願意耶穌請我們跟着他升天堂，現在却能自己當家作主，要等死後可就來不及了。所以該堅心定志說，我要回頭，結實的要跟着耶穌，從今往後再不敢犯罪得罪天主。天主既是這等的勸化我們，千萬可不要錯了主意。

衆位兄弟們！我們要能看清，因我們犯的罪，怎麼壞了表樣，怎麼引誘了別人，怎麼難爲了人家，怎麼害了人家的性命，名譽，財產，又怎麼傷了自己的品行，壯健；那也就要望清因爲犯罪，到老來要難受，要受病苦，死後得受天主的重罰。再一說，我們要是知道這一些的禍患暗暗的長成，漸漸的來近，快到了臨頭，必是胆戰心驚，睡臥不得安寧，准叫我們立定志向，從今以後寧死再不敢犯罪。衆位！你們現下聽了這

些道理，許是天主賞的末了回頭的機會。天主的恩典可是有數的，千萬不要推辭天主的手，怕的是天主將來要推辭我們求救援的手。如今耶穌請我們跟隨他，只要我們如今聽耶穌的話，將來准也聽見耶穌給我們說：我的忠僕！你來吧！請你進天國吧！普天下無拘是誰，只要他不跟隨耶穌，也別管他是那一教的，是何等的人物，千萬別隨着他。因為他是魔鬼的人。一人不能事二主，只能事奉一個，或是事奉耶穌，或是事奉魔鬼。

我們若信天主經上的道理，不但願意自己回頭，還想勸別人回頭咧。請看那打仗的時候，殺傷多些人命，使那孤兒寡婦慟哭流淚，這都是怎麼來的呢？就是忿怒咧，嫉妬咧，貪婪咧，散滿天下，傳布開的大災害。我們再想想，時時處處見天死多些人，（每天死十萬人）你可捫心自問，他們永生不死的靈魂往那裡去呢？我們若能看見這些人因為犯罪，如今落在地獄裡，或是在煉獄裡，受那極大的苦，心裡就不能不驚駭，不可憐他們，巴不得立刻能除滅這般禍患的根（大罪）纔好。那麼着，

你准願意相幫人救靈魂。相幫人救靈魂也常有機會，卽如阻擋人說壞話，阻擋人打架吵鬧，勸人息訟和好，領着手下人天天念經，每主日聽道理，望彌撒，再查看他們同什麼人來往，看什麼書，辦什麼事，當緊的自己要給他們立個好表樣。教友勸教友，很容易勸到心裡去，因爲人的常情，都願意聽平等人的話。

古時梅瑟聖人站到天主台前，舉起手來懇求天主寬免他那有罪的百姓。耶穌行了晚餐以後，就站起來給信服他的一總的人求天主保護他們，不許他們陷於誘惑，救他們於兇惡。

朋友！爲效法聖人，從此以後我們不但要救自己的及近人的靈魂，但給自已念經，也該效法耶穌爲萬萬人祈求天主。那麼我們爲天下萬民也舉起手來，求天主寬免，求天主保護，救贖一總的人於大罪的兇惡。從此天主站在天主台前，誠心敬意的念天主耶穌親口教給我們的經言：『爾免我債，如我亦免負我債者；又不我許陷於誘惑，乃救我於兇惡。』亞們！

28
404044
1281

7

404044

29